



# THE WORLD SCREEN

世界影劇名片說部叢刊

吉用頁譜述



上海慧協書店刊

上海國風書店

## 世界影劇名片說部叢刊發刊辭

以影劇爲消遣，爲娛樂的時期是屬於過去的時代了。二十世紀清了這個舊的，陳腐的，錯誤的觀念，而意識到影劇是教育大眾的最然，——只要看晚近以來的國際教育電影協會的成立，即其明證。

現在我們編刊這部世界影劇名片說部叢刊的目的，所要忠實地向讀者坦白宣示的是：

一、這一部叢刊的編撰，我們並不是在創製影劇的劇本，貢獻影片商以銀幕上的攝製品；而是將中外各國的著名的影劇，編成說部，以供無緣和銀幕接觸的，或是雖目接而仍未能明瞭其全部情節的讀者的瀏覽。

二、我們決不濫取一切影劇的故事，不問有無正確的意識，有無教育的價值，相反的我們專精地選取那有裨世道人心，有益社會大眾的見識與智慧的影劇，特請名手撰譯，務使讀者讀，不徒獲取一點「噱頭」一點離奇的情節而已。

三、本叢刊是本店的完成以藝術教育大衆的第一步任務，倘使這第一步做得並不錯的話，我們將着手自行編輯影劇的第二步的工作，這樣我們將不徒從銀幕上搬取說部的題材，而將使說部搬上銀幕。——不過這是未來的目標，只是在此預告而已。

這三點是我們發行本刊所必須宣明的，而讀本叢刊的讀者是必須首先明瞭我們的立場的。

本叢刊預定每月刊行一冊，如果讀者需求過分的時候，我們可以月刊二冊或三冊。惟是創刊伊始，容有未是之處，極盼愛讀本刊的讀者，隨時提出他們的寶貴的意見，——因為我們認爲出版者、編者、讀者是始終應該打成一片的。

末了所要聲明的是：本叢刊大約分爲「愛情」「歷史」「冒險」「哀情」「戰爭」「偵探」等等幾類，每類的數量並不固定，只要有好的、有教育價值的、有激發讀者情緒力的影劇，我們將隨時介紹於讀者之前。

斐  
斐寫於廿九年八月十九日

世界影劇名片說部叢刊

第二種

姊妹花

上海慧協書店刊行

上海國風書店總經售

# 目次

一	一對孿生姊妹.....	七
二	下榻逆旅.....	一五
三	爬山的奇遇.....	二五
四	將錯就錯.....	三五
五	亞倫的求愛和驚愕.....	四三
六	狂舞的晚上.....	五三
七	婚後探險之行.....	六三
八	安慰病日老父.....	七二
九	胞姊無聊招遊.....	八二
一〇	狂風肇禍.....	九三
一一	船塢老大的誠實.....	一〇一

一二	爲了愛不惜鑄錯	一一三
一三	盲目老父的勸阻	一一〇
一四	回返姊姊的家中	一一一
一五	安特生的施窘	一一〇
一六	忍辱往見安特生	一一六
一七	影院中的喜驚	一一四
一八	飛行場上的歡迎	一一四
一九	冷談和譏諷	一一七
二〇	摩斯的招宴	一一八
二一	在歡宴席上	一一九
二二	瑪丁娜的失蹤	一〇〇
二三	追尋瑪丁娜	一一〇
二四	蜜月旅行	一一九

對學生姊妹

湯墨士先生在他的喬皇富麗的坐憩室裏靜坐着，銜在嘴巴上的雪茄菸發出一股股的霧，直冒到天花板上，隨即嬾着，嬾着，悠悠地飛出敞開的玻璃窗外，消逝於甯靜的天空。

湯墨士先生現在是近六十歲模樣的人，就憑他那副和善的、堂堂的相貌，便足以顯示他宅心是忠厚誠實，爲一切士紳階級中的最善良的人物。他的身軀是相當魁梧的，滿臉落腮鬚，些鬚髻要是長在別人的面上，也許會嫌得惹厭，然而配合在湯墨士先生的面門上，卻反而增了他的既威嚴而又仁慈的氣派。他在倫敦是個著名的紳士，早年曾經爲自己的事業奮鬥而得了很好的地位，現在是老了，那種朝氣勃勃的精力是衰退了，憑着一生工作的蓄積，很可以此來消度他的暮年。所以現在湯墨士先生不大出門，天天在自家的那所莊園內起居着。嫌得的時候，便在莊後的那所私人花園散散步，玩賞玩賞那些常綠的樹木，色彩紛雜而豔麗的花，或則瞧着那小魚池內的游魚，嗅嗅地呼着水泡，心境悠游，使湯墨士先生感得他的暮年的

活，是過得如何的恬靜啊！不過近來他覺得有些納悶起來了，老居在倫敦是總究嫌得沉悶而單調，他應當換換空氣，變變環境，接觸一個簇新的天地才是。

瑞士，這個歐洲的天國，世界的樂園，他是一向心嚮往之的。早年，他曾到過這風景絕麗的山國樂土。如今，已有整整的十多年沒有遊賞了。想到那鳥語花香、風光明媚、河山佳勝的景色，他的勃勃的遊興便一發而不可遏止了。這時候，他在那棕黃色的沙發上，正在銜煙默思，作着到瑞士去旅行的計劃呢！

他的習性是這樣的，一件事情安排定了，他便會斷然地付之實施的。即使有什麼阻撓，他也會努力將他擊碎的。

漸漸地，他從沙發上擡起身軀，邁步蹣跚着，把一大段的灰白的煙灰彈到鍍銀鑄的高腳圓口痰盂中，吁了一口氣，走近窗跟前望望屋外的天空，陽光正在鑽透雲霧，射出萬道金色的光芒。

——這美好的初春佳節，正是宜於旅行生活的啊！

他自語着，踱了一個來回，想到自己的妹子在瑞士已經多年不見了，正好趁此機會去鉞鉞手足之情，盤桓一個月或兩個月呢。回來的時候，如果她同意的話，那可以請她回到故國暢遊一

下呢。

湯墨士先生的意志已經決定了，於是他拉開那扇房門，用不高不低的聲調喚叫着：

「薛爾芙娜，瑪丁娜，來呀！」

隨即退到沙發上，懶洋洋地坐了下去。

三分鐘過後，兩個活潑天真、婀娜綽約的女郎推進門來了。「爸爸，爸爸，」她倆齊聲叫着，敏捷地，露出可掬的笑容，直撲上父親的懷前。

這是一對孿生姊妹，是湯墨士先生的兩顆僅有的掌上明珠，她們的媽是早已亡故了，她們受着慈父的撫養而長大起來的。兩個人的身材都是一般長大，嫩藕臉，尖尖的鼻樑，綽約的嘴唇，遠山似的黛色的眉毛，脈脈含情的兩顆游魚似的眼睛，明潔細白有如編貝似的牙齒……這些，勾畫出了那兩具盪人魂魄的面貌。全相樣，相像得完全如從一個模型裏所製成的兩個膏像。任誰具有怎樣銳敏的眼睛，卓越的制斷本能，對於這兩位女郎，也將無所施其判斷的技能了。

總之，從相貌上，你是無論如何不會發覺她倆有怎樣的差異的，這簡直是「兩位一體」的化身，世界上並沒多少姊妹的姊妹兒，我敢說湯墨士先生的這兩位千金的相像到無可辨分，

可以說是曠世的奇蹟了。

相貌上，這一對孿生姊妹是確乎無可判別，然而在性格上，卻有着明顯的分野——先一二分鐘出世的姊姊「薛爾芙娜」，她有着活潑的風姿，舉止談吐是處處有一種嬌媚底潛力，配上她的那具可愛的笑顰，是具備着非常大的對男性的磁力。再因為本性的楊花水性，靡有所定，所以她對於任何男子都交際，而對任何男子，都不能保持堅真的愛。除此以外，她的特點是自私、嫉忌，愛替自己打算，以滿足自己的慾望。至於她的妹妹「瑪丁娜」，那就絕端不同於薛爾芙娜了：她有一顆聰慧的、賢淑的心，她拙於交際，而且時常以一種羞答答的情態，對待那不論認識的、或陌生的人們。她坦白、寬厚、愛甯靜，浮盪的劣點，你是無論如何不能在她的身上探找出一絲半毫的。便爲了這，她比姊姊更贏得了老父的慈愛。

這便是這一時姊妹的內在的差別——一種絕不相同的鴻溝；然而這個要不是跟她倆有着較多的往來的人，怎麼能夠判別得出來呢？

湯墨士先生爲了使這膝下的一對千金有個狀態上的判別起見，他命令薛爾芙娜的髮絲挑成右披的「頭路」，而瑪丁娜則挑成左披的「頭路」，以便使自己的微昏的老眼，不致於有

時也弄得迷離莫辨。

這時分，湯墨士雙臂摟住他的兩個女兒，用摯愛的眼睛旋視着她倆，一股興奮的，足以使兩人雀躍的情緒在他胸頭暴漲着，然而他不即開口，「我的孩子，好孩子！」說着，他吻上了她倆的額角，這吻，是充滿了親子的疼愛的熱力的。

「爸爸，你一定有什麼好消息告訴我們吧？」薛爾芙娜柔聲地說。假在父親的膝前仰視着，「是的，孩子。」湯墨士說：「我想生活在這裏太寂寞了，不如去旅行一次，趁這旖旎的季節。」

「好呀！再好沒有喇！」她雀躍而起，軟得孃孃的腰肢擺動起來。

「爸爸，那兒去旅行呀？」瑪丁娜開口了，她的態度是始終莊重的，對於旅行，她是最愉快的，父親每次旅行到甚麼地方去，她總不肯差過了機會。「我猜得到的，」她接着說，露出一臉的疑思氣色。

「你猜得到孩子，你說。」

「父」

「對孩子，你真聰敏。」湯墨士擲着她的金髮，「一點也不錯，你猜得準。」

瑪丁娜顯得比方才活潑起來了，拉着姊姊的手，熱忱地微笑，薛爾芙娜也滿心喜悅。——倫敦住得膩透了，到樂園的瑞士去，明媚的風光，河山的可餐的秀色，可以映上眼簾，而且也許可以結交幾個新穎的朋友，以充實生活上的樂趣，這樣私自較量、盤算、想像着，於是顯得比妹妹更愉快了起來。

「姊姊，到瑞士去，我一定要爬山，爬那座『平尼內阿爾卑斯山脈』的白山，這是『歐羅巴』的第一高峯，一萬五千多呎高，直聳入雲霄的高山哪！那裏有漫巔的體體的白雪，水晶似的冰河，真是個好所在。還有『盧塞納』的『利幾山』，我也要去，聽說這是具有湖山絕景的一座山。同時，我們還可以游『蘇格湖』，游盧塞納湖，姊姊，你想，我的心裏是多末的高興呀！」瑪丁娜這末說着，彷彿他已經置於這個天國樂園的境域中去了。她的神經興奮得太過了，她全爲那些名勝所激動得緊張起來了。

薛爾芙娜卻並沒有這些想頭，她有她的計劃，她的與會，這在上面我們是已經報道過的了。「妹妹，我們最好立刻便動身。」薛爾芙娜向瑪丁娜陪着。

「爸爸，明天動身嗎？」瑪丁娜捧住了父親的胳膊說，她的心，早爲湖山勝蹟所勾引去了。

「要是來得及的話，明天，明天也可以。」湯墨士捋着他的胳膊鬚，悠閒地說。他並沒有他的女兒們的活躍，他究竟是年齡太大了。

「來得及，怎麼來不及？」薛爾芙娜說。

「要是爸爸沒有別的俗務要料理，那是準來得及的。」瑪丁娜說。「爸爸你一定也喜歡『白山』，喜歡『利幾山』的。」

湯墨士點點頭，瞧了兩個女兒一眼。「好吧，我的孩子，你們去預備吧，明天便動身，反有什麼事情。」

於是這一對活潑的、可愛的孿生姊妹，打着輕鬆的步子，取着「華爾茲」舞的步式，拉開門，一直朝向樓上的臥室裏去了。——她們馬上動手收拾她們的簡單的旅行箱，以便明天的早上，離開這住膩了的倫敦。

湯墨士重又點燃了那支雪茄，吸着，吐着悠悠的煙霧。

——活潑的孩子，

他想起了他的悼亡已久的嬌妻，這一對掌珠的可憐的媽，不覺微微地噓喟了一回。

——要沒有這兩個女孩子，我將如何地過度那枯寂的暮年呢！

他又自慰了起來。他的全部的情趣是都放在他的孩子的身上了，得有一天能使這兩個孩子各各獲得一個乘龍快婿，那末，他的畢生的心願也就了結了。

重又從沙發榻上站起身，拍了拍掉落於衣裳上的菸葉灰，把殘餘的半截雪茄，擱到整潔如玉的白磁煙缸上，喚進他的家庭會計先生，殷殷地吩咐了好一回之後，就遲遲地跨出門，一步一步踏上臥室的樓梯，瞧他的女兒去了。

一 下 橋 遊 旅

兩天之後，湯墨士先生和他的兩個女兒到達了瑞士的國境了，這真是個極樂的天國，整個的國境是在崇高的高原上建設起來的，兜入眼簾中的種種景色，在在足以清醒人們的耳目，興奮人們的情緒。多霧的倫敦，大洋性氣候的大不列顛島土，是絕端不能與瑞士相比擬的。途中，這幸福的興奮的旅途之中，瑪丁娜是全神灌注於沿途的景色的賞鑑，時不時憧憬於崇山峻嶺的宏偉的大自然的絕景，對着她的姊姊，她時常這麼說：

「姊姊，我希望你能够同我爬登白山，瞧瞧那峭壁萬仞、峻嶺千丈的偉大的山光。」

可是薛爾芙娜卻以一種並不同意、又不反對的態度，對待她的胞妹。

「是的，我會實現你的那個期望的，妹妹。」

其實這是她的一種隨口而出的答辭，一點也不認真，不過是敷衍着瑪丁娜，以免掃她的一團興緻而已。

年高的湯墨士先生卻扭髻微笑地拊着瑪丁娜的背胛，——那豐腴的矯健的背胛。

「可惜你的爸爸年老了，精力不濟，否則我也會伴着你去啦！」

「唔，是的，爬山對於年高的老輩是不適宜的，我知道。」

不久，湯墨士父女三個，已經到達了擅有湖山佳勝的「魯塞納」了，兩天來的舟車的勞頓，使他們的身心上都感受到了疲倦的傷害，——他們都是嬌養慣的，在安閒中過着生活的人，經受了這樣的奔波，自然非有一個時間來休養一下不可了。

他們步入那個宏大的魯塞大旅館，招待員穿着雅潔的服裝，露着可掬的笑鬢，以無比的殷勤，接待着這三位由英倫旅行到此的貴賓。湯墨士先生是素性喜歡雅靜的，他吩咐招待員引導到二樓上，揀一個敞大的、僻靜的房間租下了。這是魯塞旅館的有數的高貴房間，裝璜精潔，一切的生活上的設備是完全具備的。一個普通公民的住室，是決不能比擬得上這個大號房間的。全室一共分隔為三間，中間是接待客人的會客室，雖然嫌得小一點，然而設備卻異常的精緻。左旁跟右旁是兩間臥室，橙黃色的油壁，荷綠色的檯燈，單從色彩配合的那末調和上看來，就可以見得旅館主人經營這建築物時，是煞費苦心的了。

湯墨士先生獨自占用了那左傍的房間而有着兩張舖位的右旁的房間卻作爲他的愛女倆的臥室。她們對於父親的租居這樣的旅舍感得非常滿意，——至少，這不比在英倫的自求的居室，多出一點什麼缺憾來的。

湯墨士先生當招待員完成任務退出房間去時，他坐到沙發上，闔上眼，養了一回神，感得雙目忽癢忽疼地有點作怪，便感到自己這痧眼的病症現在又在加深地演進了，平淡的蒼老的臉上，微微地透出一星星憂鬱的神色，——這憂鬱，自然全是爲那染患了近二十載的目疾而發的。此時瑪丁娜走前去，倚在沙發榻的一旁，半個身子偎着父親的臂膀，同情地望着父親的臉膛。

「爸爸，你的目疾又發作了吧？兩天的旅行太勞苦了！」

「不，」湯墨士艱難地睜開他的微染着一絲紅砂色的眼仁，「不要緊的，瑪丁娜，這是宿疾，不會有多大妨害的。『薛爾芙娜呢？』」

「她在房間裏梳裝，爸爸，你叫她嗎？」

「不，別叫她，你的姊姊真是最愛漂亮的，」停下來，不休息休息，便又梳妝打扮起來了。」停了一回，他闔攏又睜開了他的眼睛好幾回，然後捫捫瑪丁娜的手，「孩子，你打個電話給你的姨

母，她聽了一定便會來的，你記得嗎？她是多末喜歡你嘞！」

瑪丁娜站起來，款款娜娜地走到那耳機的跟前，用最懇切最嬌柔的聲調，通知了她的姨母，並且請她要是可能的話，最好能够立刻到魯塞大旅館，他們是鵲候着她的蒞臨的。

放下耳機，瑪丁娜趨近父親的跟前，嘻嘻地說：

「爸爸，姨母馬上坐車來了，她說，她今天沒有再高興的事比聽見我們到瑞士的這個消息。爸爸，現在你眼痛好一點嗎？」

「你別擔心，孩子，不礙事，老毛病了呀！」

瑪丁娜輕盈地讓鞋跟打擊着蠟光的地板，發出有韻律的「咕嗚」的聲響，開進右旁的臥室，薛爾芙娜正在點綴她的絳脣，才換上的那套銀色的細綢的裙裳，益發增加她的媚態了。

「姊姊，姨母馬上便要到旅館裏來瞧我們了！」

「唔，我很高興她來。」薛爾芙娜嫣然地回答。實際上，她的內心的喜悅，決不如她的面部一般，會高興得衝動起來。她很知道姨母是深愛着瑪丁娜的。她的歡喜自己，較之歡喜瑪丁娜，那至多不過二分之一的成分吧了。

瑪丁娜隨即在妝檯之前略略地梳理了一下，梳理了那略帶紊亂的金髮，同時稍微地在她  
的蘋果色的莊重而惹人愛的臉門上，略施了一層脂粉，這樣，對於姨母的來臨，便不至於有失禮  
貌了。

「妹妹你應當再搽些巴黎的香油，使你的濃髮可以更豐潤一點。」

「不，我不需要！」

瑪丁娜退出去，又走到父親那兒去了。

湯墨士先生在會客間裏踱躑了一回，眼痛似乎稍微減弱了一些，戴上那副隨身攜帶的墨  
晶眼鏡，望望壁上的時鐘，正指着三點半，預計妹子也許不會得立刻趕到，便想下樓去到餐廳裏  
用一點茶點；然而便在這個時間內，會客間的門推開了，走進了一個年老的婦人，一束鮮花握在  
她的手中，起了皺爛的顏臉上，擴散着春風似的微笑，她便是湯墨士先生的妹子，瑪丁娜太太。

這老婦人是個善心的、忠厚的人，身材並不高大，然而也並不比一般婦人矮，年約有五十  
以外，肌肉卻依舊豐腴，致使她走動的時候，終是左右搖幌。她的臉孔是老了，兩鬢那圓有的輪  
廓作觀察，顯見出她在青春的時代，也是個風姿楚楚的女郎。

她走進了會客間之後，湯墨士立刻熱烈地握住她的手，瑪丁娜直擁住了她的肥胖的身軀，薛爾芙娜從臥室裏奔出來，也擁住了她，她簡直要被熱烈的歡迎，弄得喘不過氣來了。

「胞妹，親愛的芙亞荔！」湯墨士先生喚着她的本名。

「姨母，親愛的姨母，」瑪丁娜跟姊姊一齊叫着，她們跟她已經闊別了多年了，所以益顯得無限的親暱。

一度狂熱的歡迎過後，那緊張的神經逐漸弛鬆下來，空氣平靜得恢復原狀時，大家便坐下來，敘談那闊別的離衷。

賽甫克太太希望他們能在瑞士多勾留若干時間，回去的時候，她願意陪着他們同往倫敦一行，因為她已有多時沒有回到祖國的懷抱，已有多時夢想着那出生的娘家了。

他們留住她，要她在這兒旅館裏同居一禮拜或半個月，可是她拒絕了，她說家裏放心不下，不過每天她終可分身到這兒來探望她的哥哥和她的甥女。湯墨士點着頭，無可如何地說：

「那末，芙亞荔，你每天來吧！我這次到瑞士是爲了遊玩而來的，我需要和你時常聚談，我們是唯一的兩個同胞啊！」

「是的，哥哥，我決計聽你的吩咐。」賽甫克太太說。

於是四個人便一同走下樓房，到餐廳裏去了。

賽甫克太太自此每天總抽些空暇的時間，到魯塞旅館來瞧她的哥哥和甥兒。對於瑪丁娜，她是那末的親暱，那末的疼愛，而對於薛爾芙娜卻在疼愛之中，顯然現得冷淡，這並不是由於她的偏心，而是薛爾芙娜的態度的輕佻，以致使得這位善心的姨母發生了歧視了。

旅居的第三天的早上，瑪丁娜換了一套潔淨的素裝，這素裝是再宜於山行沒有的。略略地整理好了她的頭面以後，她向着她的姊姊，用一種興奮的口吻說：

「姊姊，爬山去，這是一樁最有趣的玩兒。那高高的，高得上接雲霄的白山是多末的莊麗呀去，姊姊，我們兩個兒一同去。」

可是薛爾芙娜卻斜欹在臥床上，半仰着頭顱骨，眼皮兒微微地下垂着，臉膛上顯出欠舒服的神色，顯然，她是在故意裝作出一種病態。

「瑪丁娜，對不起，我的好妹子，我不幸正在患着頭痛，恕我掃了你的遊興，不能陪你去了。」

瑪丁娜很知道姊姊是缺乏那種遊山玩水，欣賞大自然景色的興會的。一刻鐘之前，在餐廳

裏進着早餐的時候，薛爾芙娜是精神活潑，與致淋漓的，現在怎麼會病了呀？無疑的，這定然是她的飾詞，然而她不便戳穿她，只當作她是真的頭痛症在發作着。她說：

「那末，姊姊，你別去吧！」瑪丁娜故意殷勤地慰安着她的姊姊，「我一個人不會寂寞的，你放心，姊姊。」

這時是上午的八點鐘光景，湯墨士先生已經出去會他的老朋友去了。瑪丁娜便在這個時間裏，離開了魯塞大旅館，實現他的爬山的夢想了。

瑪丁娜一離開旅館，薛爾芙娜立刻活潑起來了，頭痛症在俄頃之間便消散於無何有之鄉。她走到那大理石的妝檯的前面，對着那面高大的衣鏡，顧盼了好一回，然後重新施脂抹粉的，整容了好一回，把那條茜色的百欄裙扯來又扯去地弄了好一頓飯功夫，重又梳理着那披覆於耳旁的鬢腳，足足有刻把鐘光景。當她滿意於自己的這樣的打扮是完全配合於美的條件時，這才微微地鬆了一口氣，拿起那個香味最濃的上等的香水瓶，握住那個鵝蛋形的，圍着杏黃絲線的橡皮球，混身上下噴射了一個酣暢，這才提起那隻價值十金鎊的皮篋，離了房間，離開了旅館，而一直向熱鬧的街市上去了。

除了去逛鬧市、遊公園、跑舞廳，或是去賽甫克太太家之外，我們再不能測知她的目的，好在我們的注意，始終是集中於瑪丁娜的身上，也就別去管她了。

## 三 爬山的奇遇

白山，是峻峭的，巉崖嶙峋的，那黃色的沙質壤土，那筆立的峭峯，那千丈的懸崖，那蒼溟的積雪的山巔，那險巖萬態的陡絕的岩石，是白山的特有的景狀。時令雖然已經臨到了初春的時節，然而青滋的綠意卻還沒有茁長於這個山嶺。景色是顯得枯顛的，可是這無害於她的崇偉，反顯得這是歐洲大自然中的一個宏偉的點綴。

每年，歐洲的，以及世界各國的醉心大自然的驕子們——不論老少男女——總要消耗他們的不少的金錢，時間與精力，來到這世界樂園的瑞士，爬登這高入雲霄的白山，探奇攬勝，以飽賞他們的眼福。不過，他們大都是在爛熟的春季，才跑到這崇高險峻的白山。現在時令尚在早春，因此，無怪乎白山的山麓、山腰、山巔，是難得有遊興勃勃的男女，可以使我們隨便接觸到了。

然而孀生慣養的瑪丁娜——這位楚楚綽綽的學生的小姑娘，她終於打起了滿懷的興致，孤雁似地翩翩地飄上這白山來了。她的那套白色的運動裝，襯着那冰肌玉膚，益顯出她的瑩淨

姣美的體態是倍增人們的愛憐。然而當她穿起那有齒底的爬山鞋，奮勇往危崖上爬行時，卻使你立刻會驚訝於她的矯健揉升的膂力，決不輸於一個平常的男子的。

升着，爬着，鼓足了全身的勇氣，決不因爲山崖的高峻而餒弱了她的雄心，當她爬登到一個石磴之上，她微微地咻着氣，香汗淋漓的，瞭望着四圍的沒落於山麓下的村莊、田舍、都市、房屋，以及遠處的青山白水，不覺更增高了她的遊興。

——這真是天下的奇觀哪！

她想，她祇要能够罄其全力，直登山巔那故國的英倫，是無疑地可以攬入她的目中的。是一個天真的，從沒有和大自然的偉觀接觸的女郎，發生這樣的思想，自然是在情理之中啊！

從石磴上重新鼓勇往上爬登時，山崖更陡峻了，峭壁也就更形巍巍然的，岩石是那末的崎嶇不平，只要身軀的重心，微有偏欹而不能憑自己的力量控制時，那一失足的危險是會出於我們的意料之外的。

當瑪丁娜迤邐地盤旋而上，攀拊揉升的時候，在她的足底下，距離十多碼光景的山岩上，有一個年輕的俊偉的少年同志，也在努力爬行而上，作遨遊的壯舉。

這是一位與瑪丁娜同為英國籍的偉男子，粗壯的身材，碩大的骨骼，堅強的肌肉，一望而知是個擅長運動的角色。他不但是軀體超人，而且他的面貌是那末的清秀（雖然爲了爬山，略有些風塵僕僕之色），永遠潛藏着一種誘人的力——自然，對於女性，這個力是更豐富地施展着的。他混身穿着套深灰色的獵裝，那雙爬山的皮靴，是特製的，從他的外表上，一望而知是較平常的登山皮靴更爲堅韌耐用。他是旅行各地，以探奇覓險爲樂的一位運動家，而且對於爬山一道，更操有非常人所能比的絕技，白山，這個著名的高山，曾經印上了他的不少次的足跡。因爲他是個爬手的名手，所以報紙上時常漏着他的大名，而且不時會有一張風流倜儻的照片在替他作更廣泛的捧揚與宣傳。在照片的適宜的地位，常用一種活體的字母，綴着這樣的一句短文：

登山名手——亞倫先生真容。

現在這位少年登山名手，正在施展着堅實的步伐，一步步地朝向上升。在崖山上登臨，本來是一件極費精力的事情，然而亞倫少年卻似乎跋涉在平地上一般的，絲毫沒有倦怠的神色。他的烏木的手杖，不時在岩石上擊拄着，發出「禿——禿——」的聲響。

當他爬近那立有警告界牌的山壁處時，他立刻停止了腳步，企圖另覓上升的他途，因爲如

果不聽界牌上的警告而貿然上升，那是會遭遇不測的。這界牌，他是曾經注意過多次的，爲了這兒是從山麓上升的第一個轉程處，所以他每回總要在這裏讀一遍警告，然後再循着他道而上。在亞倫談完那警告句，正想離開這兒的時候，一陣「哧喇哧喇……」的沉重的響聲暴發了起來，就在這響聲的發作中，瑪丁娜已翻身滾落到山坡上了，幸而吉星高照，爲一塊岩石所擋住，這才停止了她的滾瀉，否則她的直滾下去的危險，將是慘絕人寰而不堪設想的。

她的肘部擦傷了，足踝骨爲了跟岩石的摩擦太甚，感得疼痛異常。好容易爬起身，使用手指梳整了一下她的頭髮，正在這時分，一個笑聲，卻從她的背後騰躍了起來——

「呵呵呵！跌得還不錯！」

瑪丁娜雖然是個不喜歡嘈囂的人，然而接受了這樣的「幸災樂禍」的笑，無論如何再也忍耐不住了，於是她旋轉身軀，正對着這位少年運動家，正言厲色地說：

「對於人家遭受的災禍，卻用歡笑作爲自己的快慰，除了浮滑的少年，我不相信再會有這種人的。」

亞倫微笑着承接了她的反唇相譏，笑容收斂了，於是跨前一步，微躬着腰，雙手拄住那橫鳥

木手杖。

「對不起，姑娘，我並非笑你的摔跤，而是可笑你連界牌上的警告都不注意，以致遭受了危險。今天你是天大的幸運，告訴你吧！姑娘，不少爬山的人，爲了不顧市政處所立的警告牌而弄得粉身碎骨的，不知有多少呢！這裏，不但不能爬上去，而且不時有風化的岩石從上邊滾下來。」

亞倫正說到這裏，忽然一陣「哐啷」聲又響徹了起來，一塊石磨大的碎石從上邊滾下來，瑪丁娜由於亞倫的警機的拉扯，才避過了這第二次的危險，望着那塊碎石無止境地一瀉千里，不覺心頭「砰砰」地悸怖起來。現在她非但不噴怪亞倫，反而感激無似了。兼之亞倫是有那末的個儻的相貌，並且富有經驗，越發覺得這決不是個浮滑的纨绔之輩了。

這時，亞倫注視着她說：

「怎麼，我的說話大概是可信了吧？姑娘。爬白山是不能不處處留神的呀！

「謝謝你，」瑪丁娜誠懇地說：「我方才錯怪你了，真是無限的抱歉！」

「現在，姑娘，你可以瞧瞧那界牌上的警告了。」亞倫用手杖指着那整平的岩石上所刻繪文字說。

瑪丁娜望着那蟹行的文字，不覺呆瞪了半晌，說不出話來：「請不要笑我，我還沒有讀過瑞士文，連字母都不大能够認識清楚呢！」

「那末姑娘，我讀給你聽吧。」亞倫一點也不客氣的，便用英語來譯讀那警告的文句。

「此係險境，行人止步，否則遭禍！」

魯塞納市政府警告

瑪丁娜一壁聽着，一壁吐了吐舌頭，她深自額手慶幸於自己的險遭不測了。

當他們離開這個險境之後，亞倫自告奮勇地願意陪同瑪丁娜一同上行，以便自己隨時可以指示她途徑。她首肯了，隨便揀了一塊平整的岩石，兩個人面對着坐下去，瑪丁娜用沉靜的目光，瞧着這少年的面貌，彷彿想從他的臉門上，要觀察出他究竟是個內心怎樣純良的人物。亞倫以一種靈活的視線反射着瑪丁娜，沉默了一回之後，終於彼此互通了姓名，敘述了到瑞士來的目的。

「這好極了，原來瑪丁娜姑娘是愛玩山水的人，真是我的同志了！」亞倫說。

瑪丁娜點頭笑了笑，她默認了，她默認亞倫對於「同志」這兩個字眼的的使用。

「要是您再預備爬上去的話，我想我最好回下去拿一些攀拊的工具。」亞倫說，他非常遺憾於自己今天沒有攜帶那套繩索出來。

「爲什麼定要用工具呢？」

「因爲你是第一回爬登瑞士的高峯，應該謹防危險才是呵！」

「不過，這太有勞亞倫先生了。」

「不，我的旅館便在山下的近旁，去取來是不消十五分鐘的，瑪丁娜小姐，請你在這兒等待片刻，我決不會遲來的！」說吧，他便急速地下山去了。

瑪丁娜望着他的背影低語道：

——這是位熱心的朋友，真是，他的樣子多麼純良哪！他決不會欺騙我。

亞倫去後不到二十分鐘，他已急急忙忙地又回到了瑪丁娜的跟前，細汗珠像水點似地滿佈在他的額上，可見他這一回的跋涉是費了甚大的努力的。他含笑地在回憶方才在旅館裏取繩索時候，朋友們對他的玩笑，並且他們說，他們將以望遠鏡來密切注意他的行動。其實他是純粹爲了幫助一個爬山的女同志，他的行動是最坦白、純潔的啊！

現在他以一種誠摯的態度蹲到瑪丁娜的身旁，她羞澀地略為把她的身軀移過一點，亞倫傻笑了起來——真是個初出茅廬的女郎，哪！他自語着。

「現在，瑪丁娜姑娘，我們繼續努力吧！」

「好的，亞倫先生。」她隨即站了起來。

「要爬登這最高巔是不可能的，瑪丁娜姑娘，我們盡我們的能力爬上去吧！」

瑪丁娜知道他是個極有爬山經驗的人，「是的！」她不反對。

瑪丁娜有着識途的老馬伴她爬登，她的膽子更壯大了，她的心中為一種愉悅所盤踞；對於這次的出遊，探攬名山，邂逅到這樣的一位熱忱的朋友，那潛在於胸頭的慶幸之情，真是不可以言喻呢！

不久，亞倫已攀登到一座峻崖之上，在這兒，是大可以擴拓胸襟；周覽遼闊的；茫茫的原野；「瑪丁娜姑娘，來吧，我幫助你！」於是他放下他的那根粗長的麻索，瑪丁娜勇敢地緊握着下端，像井底的水桶，飄飄地、悠悠地，為亞倫所吊上了。

「啊，這真是一個多末奇觀的地方啊！」當她立足於這峻崖之上，她驚叫了起來，一種木辟

然的宏偉大觀，幾乎拴住了她的整個的胸懷了。飽覽之餘，她坐下來，取出那盤在膠漆的乾樹葉，傾出了不少的牛脯、麵包、餅乾、乳油之類的食品。

「請吧！亞倫先生！」

「謝謝你，」亞倫豪爽地一點也不客氣的吃了。

漸漸地他們把探奇覓勝的目標，轉移到密切的敘談上面。亞倫自我介紹着自己過去的歷史，家庭的景況，以及服務的機關，這些道白是率直的，表示他的性格是豪爽正直而毫無矯飾的。當他詢問瑪丁娜的身世、經歷、家境的時候，她卻吞吐其辭，——不知是爲了含羞的緣故呢，還是爲了某種的原故，而不便直說。尤其當她說及她的姊姊時，更是不願對於她多道一言半句，因爲她意識到姊姊的爲人，然而又未便直言批判她的性情、意志，以及奢侈的生活。亞倫爲了初交的關係，自然未便多所詢問。他只暗暗地想，只要以後有機會和她時常會面，那一定可以對她的身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這一對懸崖邂逅的少男少女，諄諄地互談的時候，他們的動作，卻全都囂入於山麓下的那所小旅館曠場上的望遠鏡的鏡頭裏了。「摩斯」與「加爾」這兩個亞倫的至友，他們輪流地

「嘿，不亦樂乎。」

「哈哈，亞倫的手腕倒真不錯呀！」瘦個子的，有着憂鬱之色的摩斯笑着說。

「那真是一位莊重的，可愛的女郎。」胖胖的加爾接着說。

「但願有情人終成眷屬。」摩斯因為新近失戀之故，因此便發出了這個含有雙關意味的話語了。

「摩斯，你又在發你的失戀症了，省省吧！女人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動物哪！」加爾打趣他說。

「對呀！加爾。」摩斯覺得這個意見是再可以同意沒有的了。

瑪丁娜和亞倫已經消磨了老半天的光陰，她恐怕慈愛的患着眼症的老父也許會擔憂她的遊程，而且再因為幾個鐘點的不息的勞動，身心上都感覺異常的疲乏；因此她對於方才亞倫所說的話覺到真是經驗之談——「超登山頂是為精力與時間所不許可的。再，望着那漫巔的白雪，更感到氣候的酷冷，決不是自己的嬌弱的身軀所能勝任的，於是她決計預備半途而返了。」她說：

「亞倫先生，要是你同意的話，我們回去吧。留待下次再實現起飛幻想，是不會得不兌現的。」

「是的，瑪丁娜小姐，我們回去吧！」

於是亞倫顯着比方才更殷勤的、更關切的情態，不時扶持着她跨下那危險的山壁，漸漸地他倆的身影消失於小旅館中朋友們的望遠鏡頭之中了。

當瑪丁娜登上那輛墨色而發出烏油光彩的汽車時，亞倫鞠躬着躬，替她開關着車門，並且用最懇摯的聲調說：

「瑪丁娜小姐，要是你不嫌我冒昧的話，那我想你不會拒絕我到魯塞大旅館裏來拜訪你吧？」

「不，我非常高興你光臨家父一定會歡迎你的到來的，不過……」她說到這裏，忽然扭轉了話頭，「我想還是我到您處來拜訪的便利，因為我的善心的姨母，她時時會邀我們出去遊玩的。」其實這實在是她的一種遁辭，她是預防着也許會發生某種意外而才如此說的，自然這「意外」她是專防着薛爾芙娜而才打算的。

「那也好呀！不過有勞您的佩駕光臨，使我心裏感覺很不安呢！」

瑪丁娜微笑地搖一搖頭，「不，」汽車便如同飛也似的絕塵而逝了。



#### 四 將錯就錯

在密士西旅社的那個寬敞的，窗前有着一個小小的園庭的房間內，爬山名手亞倫仰臥在沙發上，失戀的摩斯在一旁讀着當天的報紙。忽然侍役從外邊拿進一份才從半點鐘之前到達魯塞納的電報，他鄭重地交給了亞倫之後，便又輕步退走了。

亞倫定神瞧着這份電報，大約三分鐘之後，「霍」地站起身，穿上了那套赭色的上裝，便預備離開這小旅社。

「怎麼呀？亞倫，是『顧斯德』詢問你到西藏去探險嗎？」摩斯放下了報紙，視線直透上他的臉門。

「不錯，摩斯給你一猜便道個着。」亞倫此時已經走過去捫住那房間門的手旋器，他轉過頭去回答。

「你預備去冒那個險嗎？」

「爲什麼不去呢？這世界的高原能够印上我的足跡，那是我生平第一件的榮幸啊！」

「可是那個常來的安琪兒，她可要失去一個密侶了！」摩斯打趣着。想到自己的情人的被奪，又有點黯黯的傷起來了。

「別講了我的老朋友！」

門「啞」的一聲關了，亞倫便消失了他的影蹤，摩斯卻嘆了口氣：

「亞倫真是個幸運兒哪！」

十分鐘之後，少年亞倫已不在那幢偉大的電報局的營業處了。這是間很寬敞的辦事房，職員們在間隔着鐵欄杆的工位裏，工作得那末的忙碌，有着重要事務跑進門來的顧客絡繹不絕地進出着，你可以見出每個顧客的臉上多少是帶有緊張的情緒的——要不是傳遞消息的緊要萬分，他們是不會趕上這兒來的。

亞倫在那繕寫檯上把覆電底稿擬好以後，走近櫃檯上，立即交付於那忙碌異常的服務員之手，當他轉身過來，正想拿起常禮帽跨出電報局的時候，他瞥見一位裝飾得異常華麗的女郎，正好在走向局門裏來，這面貌，亞倫是熟悉異常的，雖然她的衣飾不如平常的樸素。於是他還回

一步微側着身軀又走前了一步。

「吓！瑪丁娜，想不到你也會到這兒來啦！」

這位陌生的女郎楞了楞，可是立刻機警地點點頭，露出一股淺淺的媚笑。在這機警的一瞬間，她已明白了這面前的壯碩美秀、容光煥發的少年，一定是她的妹子（瑪丁娜）的情人亞倫（她會從瑪丁娜的閒談中探知過的），由於亞倫對於她的第一個印象的接觸，已經打動了她的心，於是這位學生的姊姊薛爾芙娜便決計施展她的手腕將錯就錯了。

「亞倫，我特地上這兒來瞧你呀！」

「是摩斯告訴你，我在這兒嗎？」

「是的，」她莫名其妙地回答。

憑亞倫的目光怎樣地銳利，憑她和瑪丁娜會有多少次的接觸，可是眼前的這位酷肖瑪丁娜的女郎，他無論如何不會懷疑到她是李代桃僵的角色。

「瑪丁娜，怎麼你今天打扮得這末的狡豔？你是特地找我來的吧？」亞倫好奇地問。

「是的，爲了感到在這可愛的春節，不應該時常以一種素服來拜會你跟你朋友們，所以，我

想我是應該有交換裝束的必要的！亞倫。」她蠻俏地瞟了他一眼，嬌軀便靠上了亞倫的肩膀，亞倫陶醉了，他感覺到瑪丁娜的愛的宣露，這還是交際以來的第一次呢。

「唔，瑪丁娜，你說得對，你今天真是豔麗無比的天使，這樣的裝束，跟過去的瑪丁娜好像是兩個人哪！」

「是嗎？」她嘻嘻地笑，心裏也在嘆喟地笑了起來。

現在他們已經從電報局裏退了出去，在繁喧的鬧市上步履着。亞倫全爲這位冒名頂替的薛爾芙娜所蠱惑了，他不暇分析她的舉動、談吐、性格等等的跟過去的瑪丁娜的差別，他全爲薛爾芙娜的媚惑的手腕所灌醉了。他大膽地挽起她的胳膊，緊貼住她的輕盈的嬌軀，機靈的天藍色的眸子，時時俯瞰着她。

他們在行人道上緩緩地邁步着，亞倫預備一如往日似地閉步談心於林蔭道上，以及市外的晴朗的清曠的郊野，然而他的愛人今天卻反對了，她要求亞倫到樂園大飯店去進餐，順便還可以跳一次酣暢的舞蹈，亞倫雖然驚奇於她的與會的改變，然而他無暇去作精細的推諉，而順允了她的意見。

「亞倫，你到電報局是幹嗎的？」走着，走着，薛爾芙娜找到了話題。

「唔！」他思索了一回，他想忠實地告訴她呢？還是……終於他決定絲毫不加隱瞞地說：「瑪丁娜，我已經答應我的至友跟他們共同出發西藏，實現探險的宏願，瑪丁娜，你贊成我的志向嗎？」

「贊成亞倫我非常高興你有這樣的雄圖你是會替祖國造福的。」她說着，面上露出了特別歡喜的色彩，心裏卻覺得有點不大舒適。

將要行近樂園飯店的時候，亞倫想起了他的摯友摩斯和加爾，覺得他們是應當共同參加今天的宴會的，於是他便在一家理髮店的公用電話處，打了一個電話，約他們立刻趕到樂園大飯店來。

飯店的餐廳裏擁擠着不少高貴的賓客，在這兒大部分是瑞士的士紳、行政官員，以及宦家子弟、名門淑媛等等。同時，這裏也充斥着各國的人士。人們都有一種萬分悅樂的心情跑到這兒來的，因為這兒的廚師都是超等的名手，那烹調的美味，是為遠近各處的飯店所望塵莫及的。餐廳隔壁的音樂室裏正在演奏出悠揚鏗鏘的舞曲，人們聽着這醉心的樂曲，身軀便如同

在飄舞起來一般的。

亞倫和薛爾芙娜揀了一間較大的餐室，坐下來，正在互通款曲，脈脈送情的時分，摩斯和加爾卻早已應召而來了。他們拖帶着一團的高興，不像是按步而入，而像是跳躍着進來的，胖胖的加爾坐到椅子上，滿圓的嘻皮笑臉，彷彿饒涎快要吊下下頷似地。

「亞倫，今天又請我喝香檳吧？還是威士忌？唔唔，我說還是威士忌，我頂愛這個。」

「又來了，加爾，」摩斯笑中潛藏失意的苦痛的情調說：「吓，瑪丁娜小姐，今天與我特別好，可不是？」

薛爾芙娜點點頭，「不，也不。」她自然地回答着，彷彿她曾經一如瑪丁娜一般的跟他們攪得很廝熟的樣子。她笑着，那盪人的笑，那蜜意的笑，對於亞倫的這兩位朋友，她是那樣的殷勤招待，有說有笑的。摩斯是個很有心計的朋友，他的神經上對於目前的瑪丁娜，彷彿有些異樣的感覺。他很認識瑪丁娜，他曾經留神考察過瑪丁娜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以及她的閑醉淑慧的性恪……然而今天的瑪丁娜是絕端的不同了，有如在這短別的時間內，換投了一次胎似的。

豐盛的餚饌，消耗於他們的狼吞虎嚥之中，帶着酒意的薛爾芙娜的俏眼，水汪汪地益覺膩

媚動人了。睨着，睨着，她如同獵獲了一頭心愛的雄獸，那一「巧笑結兮，美目盼兮」的拘魂的情熱，幾乎致使雄勁昂爽的亞倫不能自持了。胖子加爾，只顧牛飲着高脚玻璃盃中的美釀，神志有點糊糊塗塗地的，「喝，喝呀，美酒當前，幹嗎不開懷暢飲呢？」摩斯一壁在注視着薛爾芙娜的表情，談吐，一壁又在思想起他的永遠不會回到自己懷抱中的戀人。

這一天，他們是可以算得盡情歡聚的一天了，餐畢之後，便在這飯店的樂舞廳裏送走了老半天的光陰。瑪丁娜跟她的慈父湯墨士先生在魯塞大旅館中猜測着薛爾芙娜的行蹤，可始終不會意想到薛爾芙娜卻正在跟亞倫盡情狂歡呢！

傍晚的時分，街燈在空間如疎星似的透射瑩潔的光明時，亞倫薛爾芙娜等意興闌珊地離開了那所飯店而分別回轉他們的寓所了。

亞倫執意要送瑪丁娜回去，然而卻給瑪丁娜（這個冒充的賈貨）所委婉地拒絕了，她說：過一天她一定準備歡迎他的拜訪，至於今天，恐怕父親跟姊姊又到姨母的家中去了，所以她是不能有勞他的大駕了。她說這個話是有一種存心的：只要自己的愛的誘惑達到成熟的地步，那邀請亞倫到魯塞大旅館去會見父親與妹妹，便不至會發生什麼變化了。這便顯見得薛爾芙娜

的宅心的狡黠，智慧的高出於乃妹之處了。

熱烈地彼此握手再會以後，亞倫和他的醺醉的朋友回轉了自己的旅社中。加爾因為酒量的過度，面色薰的猪肝樣，倒頭便呼呼地熟睡了。摩斯卻銜起板煙斗，讓煙圈一條一條的吐了好幾回，才認真地向亞倫道：

「老友，你覺得今天的瑪丁娜的真相嗎？」

「唔。」

「我有點疑慮亞倫我們是好朋友聽我說」他的眉窩皺了又皺的，這個瑪丁娜彷彿不是過去的瑪丁娜吧？」

「胡說，摩斯老弟，你醉了。」

「不，加爾是醉得可以了，可是我卻清醒，我一點也沒有糊塗。」

「別妄用心思吧！」亞倫笑着說，呷了一杯開水，「你應當清楚，一個獨身的姑娘，當她鍾情於一個男子的時候，她是會改變那固有的態度的。你沒有研究過女子心理，自然你是不够了解的。」

「難道一個懷着的好娃會改變得這樣快嗎？」摩斯抗辯着。

「別多辯吧！單憑相貌，你便不能拿出任何證據來判明今天的瑪丁娜不是過去的那瑪丁娜。」

「唔，這個……」雖然摩斯無法抗辯下去，然而他的疑慮並不因此而便告肅清了。「我問你，亞倫，年青的老弟，你打算跟他結婚嗎？」

「也許。」

「在你飛行西藏之前嗎？」

「這，我怎麼能够回答你呢？摩斯，你一定醉了睡去吧！」他連拖帶挾的直把摩斯推到床鋪上，「睡他三個鐘點，回頭我再跟你講話。」

「好好，」摩斯毫不反抗地便躺了下去。

亞倫手指縫裏夾着根檀香色的雪茄，火星在煙爐中熄滅了，他沒有覺察，簡直瞧都沒有瞧過一下。長頸的頭顱低垂下來，他浮洩到了幽思默想的境界中去了。

賽過一座木雕像，他呆在那兒，久久沒有重新動過他的座位。

## 五 亞倫的求愛和驚愕

從那一天起，薛爾芙娜是成爲瑪丁娜的庖代者了。她每天去找亞倫，花蔭月下，時常會發見她的芳蹤的。她現在是專心一意的運用她的智慧與媚態，在企圖誘發這位有着凌雲壯志的少年的愛心。

那是一個晴朗的下午，她跟亞倫兩個人邁步在那座雅靜的市立公園內，在蔽日的綠蔭之中，悠閒地踱着。那早春的花卉已經開遍枝頭，玲瓏的金絲雀和小巧靈活的黃鶯兒在林間穿梭似的飛旋着，潺潺的假山上的瀑布傾瀉着，飛濺着，他倆在堆疊着的光滑的火層岩石上慢慢地坐下來，亞倫緊貼着薛爾芙娜的身軀，不時用手指替代着搔梳的工具，給她整理那微微地爲春風所繚亂的金髮。一股盪入的濃馥的笑渦早開始在她的面部浮動，陽光和煦地陶醉了她的胸懷，她懶洋洋地偎依在亞倫的肩旁，頻頻地使用着她的蠶人的秋波，兜轉在亞倫的身上。沉默，沉默，在無聲的沉默裏，他們在深深地互通着衷曲。

亞倫眼裏的瑪丁娜，今天是特別的漂亮，特別的美麗，特別的狡豔動人，甚至她的一根纖纖的玉指，一根飄飄的髮髮，都覺得那末地惹人憐愛的。

惱人的春色，惹使亞倫勃發了那不可遏止的一縷熱烈的情慾，漸漸地、漸漸地從他的心的深處燃燒起來，像盤鬱在鑪盆裏的火，旺着，旺着，終之於發生了超等的烈焰。

片片的緋紅的落茵，偶而由於春風的吹拂而飄落下來，牠棲上她的鬢曲如浪濤的金髮的上端，亞倫輕輕地將牠取下來，嗅着，瞧着，然後呈獻到她的面前。

「瑪丁娜，容我作個讚美的比喻吧！我的安琪兒，像這花瓣的鮮豔，像這花瓣的芬芳，我以我的聖潔的靈魂讚美牠，也……」他囁囁着，「也便是讚美着你啊！」

「可是，亞倫，我怎能比得上這芬芳豔麗的花朵？」她斜眄着，無限的欣快，在她的眉際轉動，她已知道亞倫對於她的愛是達到了相當成熟的地步了。」

「瑪丁娜，恕我的冒昧，」突然，亞倫站起身，他踉蹌到薛爾芙娜的跟前，緊緊地握住了她的嫩葱蔥的手指，拊着又拊着，激情的過分的衝動，致使他一時竟啞口無言，其實他的這個噙住的款曲，早為薛爾芙娜所洞若觀火的了。可是她用燭然的微笑，睨住他，等待着她的下文的宣洩。

「瑪丁娜，」終於亞倫鼓舞起了倍增的勇氣，他懇摯地說：「我愛你，用我純潔的心，保證我是永遠愛着你。」

薛爾芙娜的心花怒放了，她默然點着頭，她完全全地承受了亞倫的愛的請求了。

「馮丁那，親愛的瑪丁娜，你能够允許我的請求吧？」

「允許你？」

「說一聲我愛你，我愛我的唯一的亞倫！」

「唔，」她的衝動本來是勉強壓止着的，如奔瀉的江流，早已是勃發而不可遏抑的了，她的頭俯下去，俯下去，一道低低的幽流似的話聲，從她的喉管裏吐了出來。

「我的親愛的，亞倫，我愛你！」

他的頭顱緩緩地抬來，雙手熱烈地擁住了薛爾芙娜的肩膀，他吻上了她的絳脣。薛爾芙娜擁着他的蒼蒼的長髮，她陶醉了，深深地陶醉於愛的瀑流裏了。

林蔭裏的金絲雀在發着迎春的歌聲，彷彿在頌禱他倆的愛的久長。

亞倫愉快於自己的達到了愛的目的，他連連地吻了好幾回之後，站起來，蹲坐於薛爾芙娜

的對面，騰着愛的臉門上撒佈了微笑。薛爾芙娜也感覺過分的愉快，她已達到了那個「誘」愛「奪」愛的目的。她只感到了自己的勝利，而一絲也沒有想到瑪丁娜在一旦發覺之下，將要如何的痛楚。

從假山石上款步輕移，漸漸地他們盪漾到那個噴水泉的一旁，遊人們側目而視着他們的親暱的依偎。

「亞倫，你不是說要到一次魯塞大旅館嗎？我想今天我倆一同回去可好嗎？」

「好啊！」這真是亞倫所日夜企求的，原本他很懷疑瑪丁娜爲什麼要婉拒自己的拜謁，現在，他正好趁此機會去一覘他們的景狀。她說父親是一個善良、忠厚的老人家，那正好去拜見這位未來的丈人呢！

市立公園跟魯塞大旅館的距離本來是並不太遠的，然而他們卻雇着汽車疾駛而去了。

爲了不願上樓去打攪了湯墨士先生，亞倫便在會客廳裏坐下了，左手緩緩地搖着那頂握在手中的禮帽，銳利的目光直射於瑩潔的大理石的樓階上，他在專待那上樓去的薛爾芙娜的下來，並且同時希冀她的姊姊跟父親，會尾隨着她走下樓來，跟他作初次的面。

在略嫌不耐煩的期待之下，她下來了，飄然如輕燕似的、雀躍似地跳下來了，她的背後隨着那位素樸的妹子，淡裝素抹，另有一種天真自然的美態。這是真正的瑪丁娜，在白山爬行時爲亞倫所傾心的瑪丁娜。當瑪丁娜的視線正巧和亞倫的銳利的目光交接的時候，兩個人都發生了極大的驚訝，致於幾乎彼此都呆木了。

「這不是亞倫嗎？」她自語着，低低地，幾乎只有自己的耳官所能聽得見的，「怎麼她跟姊姊會認識的呢？吓明白了。」她的靈機一轉，立刻感得痛苦起來，「原來她在引誘着亞倫，唔！天哪！」她想回上去，然而事實上已經不可能了，她已來到了亞倫的目前了。

亞倫此刻已經驚訝得幾乎完全失去了知覺。

「怎麼又是一個瑪丁娜？真怪，我的上帝，我攪昏了。」他喃喃着。

「這位是……」亞倫注視着薛爾芙娜說。

「唔，我來介紹，」薛爾芙娜不大自然的說。「這位是我的妹妹瑪丁娜小姐囉！」

「瑪丁娜？」亞倫幾乎驚叫起來，他簡直淆惑得不知所措了，他正視着薛爾芙娜，「瑪丁娜，怎麼弄出兩個瑪丁娜來呢？我簡直判別不出貴姊姊的差別。」

「告訴你吧，亞倫，我是瑪丁娜的姊姊薛爾芙娜，亞倫，你不會噴怪我吧？」

「唔，不，」亞倫沉吟了一回說，他已經給薛爾芙娜的美姿所迷惑了，可是他漸漸地走近瑪丁娜的跟前，伸出他的粗闊的手掌，瑪丁娜用着非常大的努力，鎮壓着她的心頭的抑鬱，她伸出她的手，跟亞倫緊握起來。當亞倫觀察出她的態度，她的舉動依然是從前的模樣時，他立刻判別清楚了，——這位才是真正的瑪丁娜呀，我上了薛爾芙娜的當了！他自語着。——瑪丁娜是嫺靜的，薛爾芙娜是活潑的，我已經錯向了薛爾芙娜求愛了，上帝，唉……

亞倫向瑪丁娜無頭無緒的寒暄了一回，他坐在那張紫色油木的方檯上，瞧着瑪丁娜，又瞧着薛爾芙娜，他的銳利的目光，今天是特別盡了運動的能力，滾動着，斜眄着，橫來掃去地，差不多沒有一秒鐘的靜止。

薛爾芙娜觀察出亞倫對於她的欺騙，並沒有噴怪的表情，她鬆了口緊繃着的氣，立刻又回復了她的自然活潑的態度。然而亞倫卻正在發生着一種急速的、不可名狀的情緒，他意識到自已受了薛爾芙娜的欺騙，對於天真嫺靜、穩重端莊的瑪丁娜造下了不可恕的罪過。瑪丁娜從來沒有輕浮地對他施用「愛」的誘惑，然而她的內心深處卻已種下了堅貞的情苗，而自己呢，也

早有着這樣的一種感覺，可是現在，他給薛爾芙娜所破壞了，她在他們之間築下了一道隔離的藩籬，他免不了有點納悶起來了。

瑪丁娜一直以沉默的態度，坐在會客廳的一旁，今天她是特別的寡言鮮歡，無窮的怨艾，如洪水似的泛濫開去，差點兒她要逃開會客廳，奔上樓房間去了。

「瑪丁娜，恕我有多時沒有跟你會面了。」亞倫在無言的沉默裏不知怎的找出了這一句話來。意思是要她恕他的爲了涇渭莫辨，以致誤以薛爾芙娜爲她了。

「是的，亞倫先生，」瑪丁娜用着一種客氣的稱謂說。

亞倫感得很是痛楚，隨即改轉換了話頭，「瑪丁娜小姐，要是今天貴姊妹不是在一塊兒的話，我將一輩子永遠判別不出你們的差異了；便是換一個地方，而你們不同我說明，我將也會弄得辨別不清楚的。我曾經接觸過好多的學生弟兄或姊妹，然而像你們兩位這樣的相像，這是破天荒，唔唔，破天荒的一次。」

「是的，唔，亞倫先生！」瑪丁娜勉強笑着回答。

「妹妹，」薛爾芙娜叉着說，「怎麼爸爸還沒有下樓來呢？他應該和我們的貴客見見面

呢！

「一回兒他便會下來的，姊姊！」

說到便到，一個微擊着階石的「禿禿」之聲，從上面響下來了，於是三個人便立刻定神注視着上面下來的老人的步伐，亞倫則更仔細地端詳着這位粗腰闊背蒼髯白髮的老人家的面貌與體態。

——唔！是一位善良的忠懇的士紳哪！他暗暗地嘆咭了一下。

湯墨士先生安詳地從二樓上直降到會客廳中，和善的目光，從他的墨晶眼鏡片裏直射着，亞倫（這位俊偉的青年）的身軀映上他的眼簾的印象是很好，他覺得過去瑪丁娜跟自己所談起的這位新朋友是個沉着、勇敢、忠實的年輕人，現在瞧他的面貌、體態，是一些兒也不差的。薛爾芙娜撒嬌地介紹亞倫跟老父見面，亞倫以一種最恭謹的態度跟湯墨士先生寒暄着，他報告了自己過去的生活，並且說明了將來的旨趣，雖然話語是簡潔得很，可是他已扼要地說明了自己的一切了。

湯墨士先生頻頻地點着頭，當他發見他的瑪丁娜黯然地站立自己的一旁發獸似的沉思，

而薛爾芙娜卻伶俐活潑談笑風生時他早已意識到這內中所起的變化——瑪丁娜的亞倫是給薛爾芙娜所潛奪去了，他非常同情於他的最疼愛的瑪丁娜的不幸，可是他不能露骨地現之於眉宇之間罷了。

臨了，亞倫微笑地問湯墨士先生說：

「老伯，兩位令愛，真是絕世的佳人，可是恕我如果換了一個環境，那真會判別不出她們的差異之處。這個世界上，怕除了老伯以外，將沒有人具有判別的本領的。」

「這個，是的，」湯墨士含笑說，「可是從她倆的『頭路』的左右分披上，你便可以不致犯錯認的過失了。」於是他拉過瑪丁娜，摩着她的髮髮，指示着她的「頭路」是偏左披覆的，同時，他更指着薛爾芙娜的「頭路」是向右披覆的。

「誠實的朋友，現在跟以後，你可以不致於再迷惑了。」湯墨士說。  
亞倫用精密的銳利的目光觀察着。「是的，老伯，我明白了。」他說。

湯墨士先生誠意地邀請亞倫一同在旅館的餐廳裏進膳，可是薛爾芙娜卻說明她跟亞倫已經約定共同在外邊的「維希羅」酒排間宴飲。亞倫也抱歉地說明這個約會是眞的。於是他

向着湯墨士先生行告別式的鞠躬禮，隨後又跟瑪丁娜握着手。「再會！瑪丁娜。」

「再會！」瑪丁娜黯然地說。

薛爾芙娜便挽起了亞倫的臂膊，輕燕似地翩翩而逝了。

瑪丁娜目送着這雙雙的一對驚鴻似的戀人飄忽而逝，鬱悶的秧苗在抽長着，抽長着，頭漸漸地下垂，終於匍在她的老父的懷中而艱難地回上了樓房中去。

「孩子，開懷點吧！這是命運之神所注定的啊！」湯墨士老先生一壁擦着又在作痛作癢的眼，一壁諄諄地慰安着，他知道瑪丁娜對於亞倫是已經十分鍾情的了，可是除了把這個不幸推到運命之神的身上去外，他有什麼辦法呢。

旖旎的某一个春天的晚上，魯塞納飯店的舞廳裏，擁擠了高貴的上層社會的男男女女，在那兒取着通宵的歡樂。淡黃色的、橙綠色的、碧波色的、猩紅色的、葡萄色的燈色不時交互地明滅着，舞池裏浮着一對對陶醉於音樂聲裏的少男少女，以及不減豐韻的半老徐娘，髭鬚琳琅的「不惑之年」的士紳。大家擁着、抱着、吻着、飄舞着，如翩翩的仙神，浮游於雲天的空際。音樂聲繼續地演奏，人們像着了魔似的舞得忘記了腿痠腰酸。

亞倫今天是在做着東道主，他請着他的兩個朋友摩斯和加爾，以及薛爾芙娜瑪丁娜兩姊妹，還有那個年老仁慈的賽甫克太太，一同作通宵的狂舞。湯墨士先生爲了年老眼疾之故，他婉辭了亞倫的邀請。

亞倫幾次想找個機會跟瑪丁娜舞一曲順便可以向她解釋一下自己對於她的抱憾然而這些機會卻全給薛爾芙娜所劫奪去，當每一支舞曲悠揚地奏起來的時候，薛爾芙娜便擁住他

旋風似地跳下舞池去了。

摩斯和加爾在樓着舞女們舞蹈着，不時旋過頭去，密切地注視瑪丁娜的動靜。他們已經從亞倫的報導中知道了薛爾芙娜「李代桃僵」的一幕，摩斯是極端同情於瑪丁娜的，他幾回忠告亞倫，勸他拒絕輕浮的薛爾芙娜，而把純潔的愛來施之於瑪丁娜。可是亞倫卻爲了自己已經向薛爾芙娜求愛過了，而況又沒有發現過她有什麼劣跡（雖然她的舉動是微嫌淫蕩而缺少莊重），那怎麼可以將她棄如敝屣，而傷她的心呢？

當摩斯舞到舞池的一角裏，他瞧見瑪丁娜一個人萬分抑鬱地憩坐在沙發榻上，頭微側着，斜靠在榻背上，深藍的眼仁始終在俯瞰着足跟下的光蠟的地板，顯然的，她是由於無聊而掃興，由掃興而深思，由深思而生起無限的感喟了。偶而她的眼仁瞧着遠處的舞池裏，亞倫跟姊姊舞得那末的狂熱，加以姊姊的俏麗的秋波，永遠兜轉於亞倫的身上，於是她的睫毛緊皺了，她痛苦着：爲什麼自己的視線要接觸到他們的身上去呢？

賽甫克太太（這位善心的姨母）跳了一回兒舞便上樓去瞧他的哥哥了，她跟湯墨士先生酣談着亞倫跟薛爾芙娜的事情，她爲瑪丁娜傷心，甚至眼窩裏都有點溼潤起來，可是湯墨士

只是說「這是運命之神所注定的啦」

樂曲一度停止，人們從舞池裏水樣地湧出來，摩斯，這位有心計的善良朋友，問着加爾說：

「我們去瞧瞧瑪丁娜好嗎？」

「不，」加爾是個樂天的、不大喜歡管閒事的酒鬼，他拒絕了，「摩斯，你一個人去做和事老吧！」

於是摩斯踉蹌地走過去，如溜滑似的，一直逼近瑪丁娜的跟前，打了個微哂的招呼坐下來，閒歇了分把鐘光景。

「瑪丁娜小姐，爲什麼這末樣的不愉快呀？」想到了自己的失戀於女性，而目前的這位姑娘卻失戀於男性，他不期然的生起了同病相憐的情緒，不禁先自黯然起來。

「不，沒有，沒有這回事，摩斯。」她說：「我厭煩喧鬧，覺得靜坐倒比舞蹈好一些。」

「亞倫跟你舞過嗎？」

「他怎麼有時間跟我舞呀？」

「唔，」摩斯早已清楚於她的不愉快的來頭了，他點了一下頭，然後囁囁地說：「要是您不

以爲我是莽撞的，請你跟我舞一曲好嗎？」

瑪丁娜不忍拂了他的誠意，她很了解他的失戀以來的痛楚。

樂聲又從演奏檯上奏了起來，現在空間是完全浸沉於杏黃色的電炬中，摩斯由於瑪丁娜的不加拒絕而興奮了起來，他擁着她，在舞池中旋風似地舞動。他倆一壁舞着，一壁談着話。

「瑪丁娜小姐，停回我叫亞倫跟你舞一下好嗎？他唔，他給你的姊姊迷住了，像喝了迷魂湯。」

「不，你還是別去攪擾他們的與會吧，摩斯，我不願我的姊姊……」

「你真是一位好心好腸的小姐！唔，真是我中心是如何的讚美你！」

突然，一個狂暴的舞客的鞋跟踩到了瑪丁娜的足尖上，這無意的傷害，致使瑪丁娜一陣痛楚，幾乎連步子都跨不開來了。

「抱歉，對不起，萬分的抱歉！」那個狂暴的高個子的舞客認真地打了個招呼。

摩斯怒目虎視着他，他感得自己真是個壞運的人，好容易獲得瑪丁娜的伴舞，可是她卻竟因此而受到了痛苦。

「對不起，爲了我，使你受到了痛苦。」他說。

「不。」

忍住了痛楚，她跳完了這支舞曲，微微地顛躓着退歸到舞池外的休憩間中去了。

摩斯目送着她的背影，「唔，倒害她受了痛苦啦！」於是他急速地奔到亞倫的跟前。

「亞倫，」他拉住了這個好朋友的手，暫時離開了薛爾芙娜，薛爾芙娜以嫉妬的目光瞧着摩斯，卻並不追趕去。「噲，」摩斯跟亞倫走了幾步之後，他說，「你難道讓瑪丁娜獨自寂寞一整宵嗎？你難道全然忘記了她是被你邀請來的嗎？」

「沒有，沒有，我沒有忘記她。」亞倫力自辯解說，他弄着他的衣領，心裏在致着無限的歉意。——對於瑪丁娜的確，他不應該讓她寂寞了許多的時間呀！

「她在那兒？難道她已經離開這兒的舞廳嗎？」亞倫四處矚望了一下，詢問着摩斯。

「在外邊的休憩室裏。」

「那我去瞧她，我去。」

像旋風似的，亞倫溜出舞廳，輕輕地走到休憩間，瑪丁娜正在那兒拊摩着她的足尖。

「唔，對不起，瑪丁娜小姐，我抱歉得很，使你寂寞了多時，原諒我的疏忽吧！」

「亞倫先生，不，你還是去伴我的姊姊吧。我喜歡靜寂的，我不會嫌寂寞。」

「瑪丁娜小姐，我想我們可以趁這短短的時間內，略談一回兒衷曲，我想你不至於會拒絕我的要求吧？同時，我想停一回兒跟你舞一曲，唔，我們今天可以樂一個通宵。」說着，他微微地偎近她的身畔，他觀察出她的確是一位名媛淑女，尤其是今晚的打扮是那樣的幽雅潔淨、端莊靜穆，較之她的姊姊的濃豔妖嬈、浮蕩騷動，是可愛得多了。

「瑪丁娜，」他現在表露出他的無限抱歉的罪過，聲音放得低低的，像蚊蚋的一般。「我想你是會原諒我的判別力的薄弱，致於把令姊誤以為是你的罪戾吧？我，對上帝宣誓，我是沒有忘記過在白山半腰的結交以來的情分的……」

「亞倫，請你別說這個話好嗎？我請求你。」瑪丁娜「索」地站起來，她忍不住他再說下去，她不願回憶過去的情景，因為這樣將更增加自己的痛苦。

「……」他隨着站起身，悲痛在沉默中行進，默默地尾隨着她，一聲也不作的。

「對不起，亞倫先生，」她又使用起那個客氣的稱謂，「今晚我的身子有點兒不大舒服，而

且方才又踩痛了足尖，所以原諒我，不能伴你度這一個歡樂的春宵了。」

她旋轉身，微微地鞠着一個躬，然後強自忍住了滿懷的鬱勃，急匆匆地跨上樓階去了。

亞倫兩手空舉着，睜大了失望的眼睛，如同廣告人似的久久呆望着咫尺間的二層樓上，連動彈也都不動彈的。

——瑪丁娜去了！唔！這是我的罪過。

他一個兒咕嚕說，連連地喟嘆個不住。他企圖她會回心轉意的回下樓梯，跟他談一下，讓他表明一下自己的真心，然而這只是無謂的企望而已，她無論如何今晚是不會再下樓來的了。

「亞倫，呆什麼呀？忘記了你的薛爾芙娜嗎？」

聽着這聲音，亞倫轉過頭去，他瞧見是那個憂鬱的摩斯。

「唔。」

「瑪丁娜呢！那位賢淑的瑪丁娜呢？你怎麼放她走了？」

「他說她太疲乏，而且又在患着足痛。」

「亞倫，你知道她對於你的……」這青年朋友定睛着不把話頭說下去。

「我知道，摩斯，你別再使我難受吧！」亞倫踱來踱去萬分焦灼地說。

「我說你應該……」

「不，這個我怎麼可以對薛爾芙娜呢！我會親自向她求過愛。」

「可是，聽說薛爾芙娜……唔，有人說她在倫敦早有着她的豔侶。」

「喔，摩斯，你不能把這種捕風捉影之談信以為真，她雖然輕狂一點，可是我不信會……」

「好吧，老朋友，我們別談這個吧！回到舞廳裏去吧！」

「唔。」

亞倫便跨着遲滯的步子，溜進了熱鬧的醉人的舞廳中去了。

晚上兩點鐘過後，狂歡的人們壓足了慾望而離開那華麗高貴的最摩登的舞廳，亞倫和他的朋友們回到自己的寓所，薛爾芙娜舞得神經渾渾沌沌的，帶着那具倦透的身子，跑上樓房間去了。

父親已經打着鼾聲睡熟了她不去驚動他，一直跑進了左壁的房間，綠油油的燐光似的電炬之下，她瞧見她的妹子是已經睡熟過去了。其實這是多情的、端莊的瑪丁娜的裝假。一分鐘之

前，她兀自坐在眠榻上幽幽深思，怨艾着自己的運命，從萬籟無聲的甯寂裏，聽見姊姊輕快地跳上樓來，於是她立刻睡下去，緊閉着雙眼，裝作絕端沒有聽見什麼聲息似的熟睡着。薛爾芙娜輕輕地叫喚着瑪丁娜。

「妹妹，妹妹。」

「……………」

——唔，她確乎是睡熟了，呵呵！

她暗語着，睡到榻上去的時候，她想起了方才跟亞倫的歡樂，幾乎噗嗤地笑了起來。原來當她跟亞倫離別的時候，她曾用言語試着這位忠厚的少年，並且暗示他如果真正愛她的話，那最好立刻便實行婚典，亞倫在迷惑中同意了，並且準定在探險西藏之前，他一定會舉行這個關係畢生幸福的婚姻大事的。

——哈哈，瑪丁娜，你別再癡心妄想吧！亞倫是我的亞倫了！

她在無聲的默然之中思量着自己不久將成爲亞倫太太，這是多末愉快的事啊！亞倫的前途是無限的，她將來一定可以生活得更舒服，更愉快的。她的虛榮心勃發起來，想像着亞倫是一

定會得滿足她的慾望的。

隨後她又想到她的另一個在英倫的戀人安特生。她曾經答應他的要求，作為他的永久的伴侶，如果一旦真個自己嫁給了這位少年探險家，將怎樣來應付那個貴族出身的戀人呢……？

這一夜，她簡直由於興奮、深思而攪壞了他的神經，致使早曦直射到米黃色的窗帷上時，她依然沒有涸泳於睡鄉之中。

跟姊姊一般的瑪丁娜也是一整晚沒有闔攏她的眼睛。她想像着萬一姊姊做了亞倫太太，那末，她對於亞倫是無望了，她的身心的歸宿將永為姊姊所竊奪了，她只有伴隨着老父，度那孤淒、單調、寂寞的生活而已！

## 七 婚後探險之行

薛爾芙娜爲了恐怕遷延時日，亞倫也許會對她的過去的行動，以及祕密的穢史有所探悉，而萌起冷淡的鄙視的情感，以致悔婚；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她慫恿亞倫實行婚典。亞倫因爲早給她蠱惑了，便胡亂地答應她的要求。在婚期選定的那一天，這一對有情人的親族朋友，差不多都被邀請來了，湯墨士先生眼疾正在大大的發作，忍着痛楚，眯眨着紅洋洋的眼睛，由着心愛的瑪丁娜，扶着他去參預婚典的宴會，瑪丁娜故意裝飾了滿面的笑容，然而一種愁眉深鎖的幽鬱之態是時不時流露着的。賽甫克太太也參與了婚典。瑪丁娜的痛苦，除了湯墨士先生之外，她是第二個最同情於她的人了。

婚宴席散，踏着滿地散銀似的月光回到魯塞大旅館中，湯墨士少了一個人，覺得不免有點人離物在的悵感，瞧着瑪丁娜和衣倒在沙發上悶悶不樂的景狀，於是薛爾芙娜的離開漆前的那種惆悵之感便消失了，不免油然地發生了對瑪丁娜這好女兒的無限的同情了。

「瑪丁娜，我的孩子，你到瑞士來，不是要遊山玩水，盡情地玩一個暢嗎？明天，爸爸陪你遊魯塞河吧！」

「不，爸爸，你的目疾很厲害，你不能多受風，過天去吧！」她這個話倒是真的，可是湯墨士老先生卻誤以為她因失戀而乏興，才借此拒絕的。

「眼病是老病了，不要緊，孩子，你別因為姊姊跟亞倫的事情而傷壞了心，世界上決不會僅僅只有亞倫一個人配做你的丈夫，放開點，達觀點吧！」

「爸爸，你弄錯了。」她痛苦地說，「我的話是真的，上帝可以證明我。」

於是湯墨士先生默然了，他深味着這孩子的對於老父的愛護，紅洋洋的眼睛盯住了她的帶着愁慘的俏臉，好久好久不肯移動着他的視線。

賽甫克太太每天總來拜訪她的哥哥，並且慰安着她的傷心的甥女，她甚至說她正在物色一個足以使瑪丁娜身心有所歸宿的人物，這個話語，她是用至誠的態度、微晒的臉色、而認真地說着的，可是瑪丁娜卻用搖首來替代自己的回答——她對於誠懇的、爽直的、富有進取心的亞倫，實在是萬難忘情呢！雖然現在他已做了姊姊的丈夫。

亞倫跟薛爾芙娜結婚後不到半個月，他們便先湯墨士而回英倫去了，因為亞倫的朋友最近又有電報來通知他，說不久便得實行往西藏去了，要他立刻回到倫敦，以便共同出發。於是他便決計把新家庭組織到倫敦去，以便薛爾芙娜在故國的首都，可以生活得便利一點。在到魯塞大旅館辭別的那天，薛爾芙娜微帶愁慘的臉色，向着年老的父親告別，她說，亞倫至多在倫敦逗留一星期，便將啓程赴西藏，她馬上便要過着單調的寂寞的獨居生活了，她希望父親和妹妹也能在短時期內回倫敦，這樣，骨肉之間便可以常常互相團聚了。

「孩子，我爲了眼病的麻煩，這次不能暢遊瑞士的全境了。不久，我也將和瑪丁娜同回倫敦，還有你的姨母，也要同時伴我們回故國去一次呢！」

「這好極了，爸爸，在你回家的時候，我一定會來迎接你的。」薛爾芙娜高興地說，「妹妹」她又朝着憂鬱的瑪丁娜說：「我想，我們姊妹兩個，仍可以久聚在一處了。」

「唔，是的，姊姊。」瑪丁娜不大高興地回答。

隨後亞倫跟湯墨士、瑪丁娜說了些告別的話，同時他說明這次到西藏去探險，多則半年，少則幾個月，就會回倫敦的，請求岳父多多地照顧薛爾芙娜才好。隨後，亞倫熱忱地走到瑪丁娜的

浪：跟前他緊緊地握了握這位貞靜的姑娘的手，隱忍着他對她的無限的抱憾，放低了那粗寬的聲

「瑪丁娜要是你可能的話，希望你時常伴着你姊姊，免得她發生寂寞的悲哀。」

「我想，我是會遵從你的吩咐的。」瑪丁娜冷冷地說。

半點鐘過後，彼此露着無限的惜別的表情，終於互相分手了。瑪丁娜目送着這一對新婚的儷影，眼皮垂下來，幾乎情不自禁的倒了下去，當湯墨士的眼睛接觸到她的身上時，她便力靜地忍住了胸頭的悲愴，飄上一縷勉強的笑容。

「爸爸，他們去了，我們幾時動身呢？」

「過一星期吧，我對於這兒的空氣是很捨不得離開牠。」

兩天過後，亞倫跟薛爾美娜重又踏進了祖國的首都，在這多霧的首都裏，他們找到了一間很寬敞、很雅潔的寓宅，作為他們的新的家庭。

亞倫一到倫敦，真是忙得够可以的，一回兒去拜訪他的朋友，一回去接洽飛行的日期，一回兒又到「每日新聞」的報館裏去接洽通訊的事務。總主筆先生「范敦」答應供給他探險的



一切費用，不過他的「遊記」，「考查」不能在別家的報館，再有片紙隻字的發見，的合詞。

「有的。」  
雙方所需遵行

一切的準備完成了，當他在離開倫敦啓程飛行的隔天的晚上，在「聖瓊斯」咖啡店裏跟同行回國的摩斯喝着咖啡的時候，這位憂鬱成性的失戀朋友偷偷地報告了亞倫一個最惡劣的消息。原來摩斯跟安特生的表兄「李翁」是知交朋友，李翁告訴他說薛爾芙娜早和安特生有着多時的愛的歷史，這次亞倫探險西藏，難保多情濫施的薛爾芙娜不重溫舊夢呢？

這消息，摩斯是坦白地、認真地、告白着的，沒有半點掩飾——因為他跟亞倫是有過十年以上的交情了，如果這消息是不可靠的話，那他決不肯冒昧地傷了老朋友的心。

「謝謝你，摩斯，我知道了。」亞倫雖然不能百分之百的信任摩斯的報道，然而他認為這點是可能有的。「請你祕密着，我也有些風聞到這個不名譽的劣跡，等到西藏探險回來的時期，我想只要證據充實，我是會設法解決這件草率的婚事的。」

「唔，亞倫，唔，」這青年朋友只顧傻勁地瞧住亞倫的光光的下頷，終於「唔」不出什麼話來。

抱着極端的苦悶悵惘的情緒從咖啡館中踱出來亞倫逕自回轉了自己的寓所——我是多末懊悔於跟薛爾芙娜結合啊！丟棄瑪丁娜，這位嫺靜莊重的姑娘，這是畢生的天大的憾事！

他痛苦地思索着。然而當她回到薛爾芙娜跟前的時候便又裝做平淡無奇的彷彿沒有那件事梗在心頭的一般。

實行出發探險的那一天，廣大的機場上鑄聚了無數的歡送的人——這裏有熱熱的人，有探險員的親戚朋友，有報館的新聞記者，……人們擁擠着，雜沓着，高聲喧嘩，團團圍住巨型的雙發動機的探險機旁。不少的記者們在配準着他們的照相機，……地響了起來，無數的報紙上得有極可貴的寫真的材料。

探險員們陸續地到達了機場，政府裏所特派的歡送的代表們也先先後送別禮，一股熱烈的氛圍氣在流盪開來，興奮了無數觀衆的神經。

——這是多末偉大的行動呀！多末可羨的冒險！……將對世界……界上——為……的貢獻了呀！

這差不多是每一個觀衆的神經總樞之類的文章，自感費手，趕到了飛行場，在人叢裏  
「這便是爬山名手亞倫嗎？」  
「是的，他剛從瑞士新婚回來呀，她便是他的  
小姐。」

人們在竊竊地私議着。  
薛爾芙娜嬌俏地偎依在亞倫的身側，時不時以多情的目光，

少有點奇怪。——難道他有什麼心事嗎？難道他因為離別而感得不  
他料定這後者的猜測是不會錯的，便低聲柔氣的問亞倫道：

「亞倫，愉快點呀！祝你一路平安，凱旋而歸。可惜爸爸不在倫敦，否則他一定會向  
你致送最好的祝詞的。」

「唔，」亞倫幾乎沒有聽見似地隨便

且依舊在人堆裏挽着她，邁步前進。

一向憂鬱得眉眼不開的摩斯，氣急敗壞地，機場上，從人堆裏東竄西找的好一回，甚至踏髒了人家的才擦得雪亮的鞋尖，受了白眼與吐罵，可是他不能顧到這些，他奔着，竄着，末了，這才找到了他的老朋友的跟前。

「亞倫，你沒有走，還好，還好，我可以送行你了。」

「謝謝你！」

「回來之前，請你先給我一個電報恭祝你這一次探險大功告成！」

「唔，謝謝你的禱祝。」

當探險員們揚起手，鑽進那巨型飛機中去的時候，歡送的呼聲，雷

絹帕在空中揮舞，繁星似的彩色紙屑，飄揚了整個的上空，這龐然的怪物，便乘着，地遠離了大地。

薛爾芙娜高舉着絹綢的手帕，「再會，亞倫。」她嬌聲怪氣的嘶喊，大概所有送對於飛去了的人，總發生着難受的別離的痛苦，可是薛爾芙娜卻並沒有這種感受，一度的跟安特生的幽會，致使她的整個的愛，又轉移了標的。

「亞倫太太，他去了，我送你回去吧！」摩斯走到薛爾芙娜的跟前，裝着殷勤的態度。

大衆

「不，」她拒絕了他的善意，一個人孤單地如離羣的孤雁，蹣跚地走回去了。

摩斯悵惘得什麼似的，望着她的背影，噓了口懊惱的氣息。

——這女人，哼！

爲了亞倫將跟他有一個較長時間的別離他倒生起了對亞倫的繫念之情來了。

當湯墨士先生和瑪丁娜小姐、賽甫克太太回到倫敦時，亞倫已經去了一天了，大家對於亞倫的啓程，不能送行，不免表示了遺憾。尤其是瑪丁娜，因爲不能親送這位大有前程的亞倫出發，探險，簡直不愉了老半天呢！

## 八 安慰病目老父

湯墨士先生的眼上塗着黑色的藥膏，雪白的藥水棉花給細條子的橡皮膠布緊貼着，大概在不久之前曾經動過手術吧？現在他一個人獨坐在這兒「廣濟大醫院」的二十一號的頭等病房裏納悶着，惟一的期望是他的愛女瑪丁娜能够天天到這兒來慰藉他的由於經過割治手術，暫時失明的寂寥。

這病房是非常地潔淨，使你萬難在這兒的任何角落中找出纖屑的塵垢。窗外是一帶籬落，滿園的花卉在競放着嬌豔的花朵，可是湯墨士卻無法消受這融融的春景了。

蒙住痛苦的雙目，微微地踱着步子，時不時踱到那開啓着的窗跟前，吸幾口輸送進來的爽潔的空氣。

——怎麼瑪丁娜還不來呀？昨天這個時辰他不是早已在我的跟前嗎？他乏力地坐下去，上軀懶洋洋地靠在床背上，游思又縷縷地兜上心尖了。

——辭爾美娜簡直不大來瞧瞧年老的父親了，唉，嫁了的女兒，究竟是不同的。不過，我也不希望她常常來，我需要瑪丁娜，她天真、貞靜，她是我的唯一的女兒。

四圍是一片闕靜，除了偶而女護士到這兒來一兩次之外，簡直是清淨得如同修道院似的。本來湯墨士先生是早已近十年的光景在隱居式的生活裏過下來的，所以，便是再甯寂一點，他也決計不會嫌得不耐煩的。

病室的門，微微地稀開了，露出瑪丁娜的臉蛋，她活潑得多了，大概因為亞倫既經被姊姊潛奪了，煩悶也便無所用啦，所以他便心境逐漸開脫起來了。其實這樣的猜測是根本誤解的，——她是因為老父的目疾更增重了一個階段的緣故，這纔強顏為歡的力自鎮壓了她的陰鬱。

她的腋下挾「一包東西，輕移脚步，直趨近父親的跟前。

湯墨士先生聽見室門「吱啞」的輕啓聲，早已料定有人進來了。現在他的聽覺特別靈敏，聽着點在地板上的鞋跟聲，他早已料定這跨進門來的客人是誰了。

「瑪丁娜嗎？」他的蒼老的臉部露出笑容，手在扭動着那稀疏的鬚鬚。

「爸爸！」瑪丁娜蹲到他的膝前，兩個膝盖見跪貼着地板，雙手捧住了湯墨士的腿股。「爸

爸，今天更好一點了吧？」

「好一點，唔，孩子，好一點啦！」他故意裝作毫無痛苦的面色，醫生所警告他的症狀的每況愈下，只有惡化下去的話，他不敢向她說明，怕傷了瑪丁娜的心。

「這，我心裏是多末的寬慰啊！」瑪丁娜弛鬆了她的擔憂的心境，拖過一條皮面的沙發凳，緊貼着慈父的一旁而坐下了。

「爸爸，我有許多的相片給你瞧，可惜你不能看見。」

「不要緊，瞧一下是不要緊的。」

「可是醫生的吩咐是……」

「醫生沒有命令我絕端不能作一分鐘的眼睛的運用呀孩子，你告訴我，是誰的相片？」

「是……」瑪丁娜解開那鄭重包紮的珍貴的紙包，於是一疊新婚的相片顯露出來了。「爸爸，是亞倫跟姊姊的結婚相片。」她鎮靜地說。

湯墨士先生微微地拉開那蒙目的棉絮，稀開了一條半「生的」寬的縫於是各種不同形式的新婚的美術照相，一張張地映上他的眼簾之中了。雖然相片上的人影，在他的目中是糊塗

得很的，然而他還能辨別得出這是亞倫跟薛爾芙娜的雙雙的儼影。

「爸爸，你不要多用目力吧！這是不大合宜的，您的痧眼纔割治得沒有多天呀！」

「是的，孩子。」湯墨士先便緊閉起他的眼睛，把棉絮重復緊貼住了。

瑪丁娜檢着這許多放在父親病榻上的相片，一張張積疊起來，當她的目光移到第三張的相片上時，她呆呆地出神了，注視着，停止了她的動作，心頭微微地起着一種酸化的作用。

這相片是在一個魯塞納的市公園外的林蔭路中所攝的，薛爾芙娜以多的情光在瞧着亞倫，亞倫則以無限的熱情，在回眸凝視，樹葉的黑影遮去了她的髮曲的金髮，她猶如一頭活潑玲瓏的金絲雀。

她想像起自己從前跟亞倫閒步於林蔭路上的情景了，她也曾同他這樣站立過，這樣肩來目去的交流着愛的潮汐，然而，現在這相片裏的情影，不是她，而是自己的同胞的姊妹，於是她怔得幾乎成了根枯木。幸而父親的目光已經隱藏了起來，否則她的這個動作，一定又會掀起父親的同情的惆悵了。

「瑪丁娜，你今天似乎活潑得多了，我很歡喜，你忘記了過去的亞倫吧！」湯墨士說，顯得很

高興的。

「是的，爸爸，我早已竭力在忘卻他，我爲什麼常常會想起他，發無謂的傻勁呢！」瑪丁娜重又活潑起來，收斂了他的悲切。同時，她感到上這兒來是需要給予父親以歡娛，決不能使父親爲了她的悲切而也悲切起來。

「孩子，這些相片是那兒來的？」

「唔，是姊姊從郵局中寄來的，她說她這樣幾天不大舒適，所以不能來望你，過天，她一定會上這兒醫院中來的。」

「隨她吧！要是她懷念我，遲早她會到我這兒來的。」

「爸爸，您老人家這個目疾，不久便會痊愈的，好多人害了痧眼，一經割治，便完全同平常人一樣了。」

「是的，我想我也會這樣吧？不過，我的病根太深了，恐怕……」

「不，不會的。」

「而且我的年紀又大了，孩子我是近六十歲的人了。」

「爸爸你爲什麼要這樣的悲觀哪？」

「不，我一點也不悲觀，不過是這麼說說吧了。」

瑪丁娜重又匍到父親的膝前，包紮好了這包姊姊所贈予的紀念品，站起來，走到窗前的桌上，安置好了，便又走近父親的跟前。

「爸爸，等您的目疾痊愈了，我們再到瑞士去好嗎？那著名的日尼瓦湖，上次我沒有去過，心裏是多末的不愉快啊！我要伴隨爸爸，浮着小艇，在那明媚的湖濱，瞧奇麗瑰偉的太陽映着湖波，反射萬道的金霞，瞧點點的沙鷗揚起白羽，拍擊着泛起漣漪的水面。讓湖水在艇下汨汨的流，奏出瓊瑤鈴似的有着節奏的聲音，讓爽朗的天風吹亂着我們的衣裳，縹緲作聲，這爸爸，將是何等愉快的——一種暢遊呀！」

她說順了口，有如淙淙的泉流，滔滔不絕地順流而下了。

湯墨士頭朝向着瑪丁娜，留神地一字一句靜聽着她的對於湖景的頌讚。

「爸爸會實現你的願望的，孩子。」她摸索着瑪丁娜的頭髮，那鬢曲的，紛披的，梳得很有韻致的頭髮，心裏卻萬分的難受，爲的是醫士先生說他的目疾即使經過割治，不久恐怕更會發生

劇烈的變化的。

瑪丁娜卻愉快地打着計算，她暫時忘記了亞倫的偉影，而那顆幽靜的心早已飛往「日尼瓦湖」去了。

病室裏的岑寂打破了，由於瑪丁娜的興奮於暢遊的遐思，彷彿他們已經跳出了病院，而又置身在天國樂土的瑞士了。

二十一號病室門上起了一個「剝啄」的敲門聲，瑪丁娜跨過去，拉開門，那個胖胖的，無憂無慮，神情舒泰的賽甫克太太進來了，頰上的肥肉一抖一抖地，陷在肉塊裏的藍眼睛，瞥了湯墨士跟瑪丁娜一眼。

「好甥女，你先來了多時啦！」

「是的，」瑪丁娜憶起姊姊的那套結婚照，還沒有給她老人家過目，便從桌上取下來，雙手呈顯到賽甫克太太的手中，「姨母，瞧姊姊的結婚相片，這是倫敦第一流照相館裏的美術作品。」

「唔，好甥女，」她不卽打開來，望着她的哥哥，「哥哥，你的病恙好得多了，可不是嗎？我天天在新禱你的痊愈呀！」

「謝謝你，胞妹。」

她隨即說明她很擔憂他的疾病，要是這兒醫治的技術並不高明的話，那她很希望他移轉到別個醫院去療治，然而湯墨士先生是那樣的具有自知之明的人物，他知道這個疾病要完全復元，是十之七八少有希望了，因此他搖頭嘆息了一下，表示他不預備移住到別個醫院裏去了。賽甫克太太凝神地靜視了湯墨士一回，她深深地體察到哥哥的病情的嚴重，然而既然他那末固執地反對，自己也不好固勸他了。

現在，賽甫克太太打開了她的手中所握着的包裹品，眼皮兒略為皺縮地望着這一疊光線皎潔的相片，從第一張一直翻到末一張，當她在瞧着的時候，她的眼光不時從相片上拉回到甥女的臉上，她在默察着瑪丁娜的表情上的變化。

「好甥女，我說，世界上的事情真是變幻無常的，這相片中的新娘本該是你，可是現在卻成了你的姊姊了！瞧，他跟你多末的一模一樣啊！要是不知道實情的人，總會以為那新娘便是你呢！」她笑了，說得自己都笑了，「哈哈，好甥女，你以為我說得對嗎？」

「也許是的，姨母，請你別再多提這個吧！」

「爲什麼不要提他呢？難道你還在難受嗎？」  
「不，沒有，沒有。」

她立刻把他們的話題，拉到別的目的上，免得心裏更加加倍地難受。

「姨母，爸爸的目疾痊愈之後，我們預備再到瑞士去逛日尼瓦湖，我想您一定願意做我們的嚮導的。」

「當然，那當然。」

湯墨士先生聽着，卻滿懷的鬱勃，他自料即使能够重新踏上瑞士的國土，恐怕總也無福消受那壯偉的湖景了。

瑪丁娜和她的姨母足足交談了老半天，湯墨士先生偶而插幾句無關緊要的話，表示他也在參加她們的談話。

賽甫克太太在談話之中曾經流露出她的對於大甥女薛爾芙娜的不滿的意見，同時還預言這良緣總究會缺少美滿的結果的。瑪丁娜不置可否地聽着，湯墨士先生卻顯出了稍許的慍色。——難道薛爾芙娜竟會壞到出乎父親的意外嗎？他不能深信，雖然他在思想上默示着反對，

可是歸根他沒有出口。

當瑪丁娜跟她的姨母回轉自己的莊宅中一個人跑進自己的空洞的臥室裏去時，橫歌到那條雙座的沙發上，便不禁嗚咽地抽噎了起來。

——主呀！你爲什麼定要使不會有美滿結果的姊姊奪了我的愛人去呢！這難道是一種運命之神的播弄嗎？我應該同惡運奮鬥，應該……

雖然這末想，然而她不够勇氣，她最多僅僅只能作這樣的思維而已！

這黯然神傷的抽噎，繼續了一個鐘點以上，直到她的女僕，跑上她的臥室中這纔停止了她的嚶嚶的潸泣。當賽甫克太太發見她的悲泣的情狀時，她便竭力勸慰她，應該以爸爸的病症爲重，如果這樣地傷心得妨害了健康，那反會更增進父親的病況的。——他的病眼再經不起流淚的了！

於是她決計收住了她的悲切從明天起再不懷念亞倫而只一心一意的慰安病父到他痊愈爲止。

## 九 胞姊無聊招遊

黎明直射到瑪丁娜的臥房的窗格裏，一道白色的早曦上升前的光明驅散房了房內的黑暗，那盞綠色的檯電炬的光線消失了，只賸下幾絲橙黃色的電燄，兀自在努力地與白晝的光明作奮鬥。

瑪丁娜從模糊的夢境中蘇醒轉來軟洋洋地懶得爬起身睫毛微微的翕動了幾下隨又眼臉緊緊着翻了一個身，想重又投入可愛的夢境中，然而那個矮矮的女僕卻推進門來了。蒼白的臉上颯起了一縷笑容，把手指中所夾着的那封荷綠色封套的信件呈到瑪丁娜的榻上。

「小姐，這是大小姐特地送來的信。」

「姊姊的？」她坐了起來，把被褥推過了一旁，露着驚訝的神色。——難道姊姊有什麼重要的事故吧？她想。

「是的，一清早，她便托她的底下人送過來的。」

「唔！」

女僕打着輕步、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

瑪丁娜揉了揉眼，拆開來，那簡短上的幾行薛爾芙娜的親筆辭句，便從鵝黃色的信紙上躍入她的眼簾中了。

親愛的胞妹：

多天的闕隔，無時不在想念我的親愛的妹妹。假使你知道姊姊的寂寞生活的難受，你一定肯來盤桓幾天的！我很想到不列顛尼的海濱去暢遊數日，你是個最愛遊山玩水的人，想來不會拒絕你的姊姊的這個提議吧？父親目疾想已大有起色，姨母諒來定然納健。末了，望你今天能够到我的寓所中來。

你的胞姊薛爾芙娜

把信紙捺過一邊，隨又塞入枕底下去，爬下床鋪，迅速地梳洗了一下，等到鏡中的瑪丁娜妝梳得差不多比平常更楚楚可觀的地步時，她離開了鏡檯，準備先去跟姨母說明一下，然後再到醫院中去徵求慈父的同意。假使他是憊意自己去的話，那末她便準定決然到薛爾芙娜那裏去。——因為對於遊山玩水，她一向是具有特殊的癖好的，既然姊姊發生了遊興，這種由於單調寂

寞之中所發生出來的遊興，那末，這對於她真是一舉兩得的美舉了。一壁她可以算是解解薛爾芙娜的岑寂，一壁又可以滿足自己的對於海的渴望與玩賞了。因了這遊興的刺激了她的神經，致使她興奮得高興起來，於是她的對於亞倫的懷念，對於姊姊的嫉忌，暫時把她潛伏起來了。

賽甫克太太的意見是以婉拒爲是，因爲湯墨士的目疾依然沒有轉好的徵象，她不該隨便離開了慈父。她幽默地罵着她的大甥女：

「一個真正愛着爸爸的女兒，是決不會在爸爸的病中發生遊興來的！」

然而瑪丁娜卻並不贊同姨母的意見，她覺得爲什麼做兒女的人，一定要時時刻刻站在父親的身畔，纔稱是個孝順的小輩呢？姨母的說話雖然是指薛爾芙娜說的，可是也便順帶在訓教着自己，所以她只在心中這末思索，卻並不把這反對的意見，吐露出來。

她辭別了姨母，披起那件菜青的、薄綢的、繡着波斯式的花紋的坎肩，到達了醫院的二十一號病房中去了。

湯墨士很驚訝於瑪丁娜的一清早的到來，而且樸素的裝束轉變得比平常濃豔了一點，這些，他是從路微推開那障蔽光的藥水棉絮中所瞧見的。他的心中不免有點疑惑，然而當他聽

見瑪丁娜所以一清早到這兒來的原委時，他明白了，他的狐疑消散了，頭點呀擺的：

「瑪丁娜，你去好了，你的姊姊的確太寂寞了，而你，又是最喜歡賞鑑湖水佳麗的景色的，去！不要擔憂你的爸爸，爸爸是決不會因爲你一兩天的離開膝前而感覺到寂寞的，爸爸是在靜寂的環境中生活慣的人啦！」他說這些話是絕端地懇切的，他很了解瑪丁娜近來的憂鬱，乘此機會，正好讓她去解解愁悶，讓滔滔的偉大的水景，滌盡她的心中的愁情。

「爸爸，那末，最多兩天我便會回來的，你放心。到不列顛尼只有幾小時的途程呀！」

「要是你感覺海是可愛的，那多玩一兩天儘不妨事，我，你的姨母是會時常來探望我的，放心去吧！」

於是她吻着湯

「爸爸，那

「唔，孩子！」

她輕輕地溜到門旁邊重又向着年老的父親深沉地瞥了一眼，頓了半分鐘光景——要是爸爸不因爲自疚的關係，他不是可以快快活活地陪着他的女兒去嗎？

轉過身，門「咿吱」地一聲響，她溜出了病房，浮雲似地直躍到了馬路上。那乘沿路兜攬生意的四輪馬車，停止在醫院門前，彷彿專誠期待瑪丁娜小姐似的。

瑪丁娜輕盈地跳上去，向車夫說明了路向，「得得」的馬蹄聲立刻響了起來，路旁的高大的建築，熱鬧的商店，攘攘來往的行人，都在她的目前浮過去，浮過去；二十多分鐘之後，她已踏進了那所精潔的亞倫先生的住宅。當那個左頰上有着紫色癬瘡疤的女傭引她上薛爾芙娜臥室裏去的時候，薛爾芙娜正無聊地躺在那張葱綠色的臥榻上，網夾紗織品的寢衣，兀自裹在她的身上，茸茸的鬚髮，繚亂地攪得像個雀窠。榻旁的那張玻璃面的妝檯上，陳設着各種上等的化妝品，那隻高腳的中國瓷瓶裏，插着一束鮮豔的蝶形的花朵，發出幽幽的微香。亞倫跟瑪丁娜的放大的結婚相片，高吊在正對臥榻的乳黃色的壁端，這一對「郎才女貌」的新婚者的僵影，顯得栩栩欲活的。

瑪丁娜纔靠近姊姊的榻前，薛爾芙娜便豎起了半截身子，斜盼着今天特別梳妝得美麗的妹妹，微笑從她的眉梢蜿蜒到嘴角邊。

「妹妹，你沒有使我失望，爸爸的目疾一定好得多了，我懶得去瞧他，真是罪過，爸爸會得原

諒我吧！」

「不，他不會見怪你，姊姊，他說你當了主婦，做了太太，難怪要有家事的纏繞了。」瑪丁娜認真地說，表示這些話，決不是她的杜撰。

「真的嗎？」她燭然地一晒。

「爲什麼我要杜撰給您聽呀？」

「唔，妹妹，」她跨下那張軟溫的床舖，「你瞧，這住宅還不差吧？這是倫敦住宅區的最上等的屋子。」

「是的。」

「要是有比這兒更好一點的寓所，那我還想遷居，不過，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發見呢！」

「姊姊，我以爲這樣的寓所，也便不能算差了。」

「不，」她搖搖頭。

瑪丁娜很知道姊姊的虛榮心是始終曠盛的，她不便固執地反對她，便默然地重複瞧着這臥房中的一切設備。

薛爾芙娜懶得起來梳妝，依舊閒悠地半躺在床上。「妹妹，你今天在這兒住一天，明兒我跟你出發到不列顛尼去。」

「那爲什麼不在今天便出發呢？」

「我想還是明天吧！明天是個吉日，又是禮拜天。」

「那也好。」

於是薛爾芙娜在枕畔抽出了一本司各脫的小說集，隨手翻閱那任何的一章一節。

瑪丁娜走到臥房的兩扇長窗跟前，掛在門前的那幅印着蝴蝶花的綢布的窗帷，不住地發着「霍咯咯」的聲響，帷的下角捲揚着，直兜上人的臉門。風從帷幔裏飛進來，致使她梳整得非常光澤的金髮都散亂了，如長莖的犬狗草那末的飄動，一直掩覆到她的前額上來。

「大風，啊！好大的風。」瑪丁娜喃喃說。

風愈來愈大了，直吹拂得那吊在壁端的相片架搖撼了起來。

「姊姊，發大風了！」

「是嗎？」

「你聽呀！」

「發，便讓他發好啦。」

「那末，明天的遊海不成了，我想還是過天去吧！」瑪丁娜回到薛爾美娜的跟前，憂慮地說。

「不，不，我懷念了好多天了，明天一定去，不見得這大風會繼續到明天。」

「要是明天還是這個樣，或許更加凶猛一點，那……」

「那便只有作吧啦！不過，這不會的，決不會的。」

「不，我從報紙上知道天文臺的報道是：這幾天有颶風到來的。」

「別相信他，妹妹。」

瑪丁娜知道姊姊的脾氣，不便再跟她鬧別扭，她重復走到窗跟前，倚在那白漆的窗櫃上，遙望着這兒臥室的景色，那是一個有着濃蔭的莊園，那迤邐曲折的平坦的園道，一直伸展出去，直通到市街去的大道。

——這真是個很不錯的住宅區哪！可是姊姊卻還感覺得不滿意啊！

「瑪丁娜，把你的坎肩脫下來，坐坐吧！你今天別打算回去了，晚上風一停，明天我們便可以

上不列顛尼去。」薛爾芙娜把燙金書脊的小說集厭煩地丟過一旁，喚着她的妹妹說。

「是的，姊姊！」瑪丁娜把繡花的坎肩卸下來，正在轉身想把牠放到衣櫃裏去的時候，那個有着痲癬疤痕的女傭又跑了進來，一張粉紅色的箋條，呈到她的手中，她警視了一下，似乎面上透起一縷笑容來的，當她想到自己的妹妹是在房間裏的時候，她就將要流洩出來的喜氣收縮住了。

「他呢？」薛爾芙娜的深藍的眸子頗有含蓄的向着女傭睨視了一眼，意思要她回答的說話須得留神一點，別給瑪丁娜窺探了自己的祕密。

「他說他等候你去，說有什麼事情想請你……要是你沒有空閑的話，那末容許他可以上這兒來。」

「唔，不，洛維媛！你立刻去回覆他，說我這幾天太忙了，又有親戚在這兒盤桓，過幾天，唔，過幾天，她會上他那兒去的，用不到他來拜訪，你明白嗎？你會把這些意思好好地傳達給他嗎？」

「我想我是會的，」這女傭老實地回答。

「好，那末你便去吧！」

洛維媛退出房間去，薛爾芙娜隨即把那緋紅的箋紙撕成了幾片，投到一旁的淡青花瓷的痰盂裏去了。

瑪丁娜自始至終留神地注視着主僕倆的動作，諦聽着主僕倆的對話，她莫名其妙得如同墮入了五里霧中。

「姊姊，什麼事呀？你可以讓我與聞這個事件嗎？」

「有什麼不可以，妹妹，你是我的同胞，我幹嗎要瞞你呢？是亞倫的表妹要我去跟她玩逛，可是我已經決定跟你去賞海景，我決不可應召而去，等不列顛尼回來之後，我寫到她那兒，她不會怪我的，她是個純良的姑娘，天真，嫻靜，真跟你一模一樣的。」

瑪丁娜好生疑惑地聽着，辨味着，咀嚼着，她只是「唯唯唔唔」的和着姊姊的調心裏卻意識到這或許是什麼男性的朋友，送了什麼密約來吧？

她目不轉睛地瞧了姊姊好一回——

「姊姊，你還是先到亞倫的表妹那兒去吧！差使她掃興，這是不大美妙的，好在我們以後儘有時間可以去呢。」她試探着，瞧薛爾芙娜究竟會不會露出些蜘蛛馬跡來。

「不，」薛爾芙娜坦然地說，同時那瘦怯怯的身軀便跨下了床鋪，「我已經回絕她了，妹妹，我一心要賞玩一下海景，亞倫說過，玩海是人生第一樂事，不比爬山的興趣差得多遠，我已經決定了，別再三心兩意了。」

「唔，姊姊。」瑪丁娜玩弄着她的衣襟，隨又撩起她的裙角，於是便又走近她的姊姊的跟前，幫着她梳理那紊亂的披散的頭髮，彼此在靜默的動作裏互相默然。薛爾芙娜在擔憂着也許瑪丁娜在懷疑她的文飾的言語吧？而瑪丁娜則在觀察着姊姊是否在注意她的狐疑的臉色。

風在窗外刮得越發瘋狂了，那「呼嚕」的聲響從屋頂上飛馳，彷彿雄獅的怒吼。

明天，高空浮着悠悠的雲層，天是晴了，然而太陽卻不容易露臉。風暴在昨天的午夜之後逐漸地平息的。人們都在懷疑天文臺報告的失於正確——預言的三天暴風，卻僅僅發作了半天而已。

薛爾芙娜跟瑪丁娜已經置身在不列顛尼的海濱了，這一對學生姊妹，今天卻打扮得那樣的別緻，她們的上身穿了一件毛織品的緊袖寬腰的衣衫，貼身襯着件羊毛絨的薄衫，一條大腳管的燈籠褲，腳管塞入長統的毛襪內，服帖、洒脱，是最最宜於運動的一種裝束。

她們的面貌是雷同的，而衣裝又是穿着一模一樣，遊人們沒有一個不用訝異驚愕的態度來注視這一對活潑玲瓏的姊妹倆。

她們漸漸地走近築着碼頭的船塢處去。海在平靜地流盪，浮動，那靜寂的游艇，靠在碼頭上微微的幌動，這是一種無聊的幌動，她彷彿怨艾着幹嗎今天沒有人來顧問牠呢？

每天，這兒的遊人們是絡繹不絕地擁擠着來的，然而今天卻寥落得很，數得清的十多個人，他們都以一種盡測天空的精神在注視着壯闊的、瀾森的海，踱過來又踱過去，不敢跳下那鵝棧他們的游艇，只是憑海而望吧了！

輕裝的水手們，兩臂交叉地打着個無聊的結，兩腿叉開，豐隆的前胸挺凸着，不時彼此吐罵起來。

「惡作劇的老天，難道狂風真個再會來嗎？」

「可是老大卻說今天會有第二次的風暴的。」

薛爾芙娜跟瑪丁娜走到船塢的廠棚後，那個個子肥大的塢主福亨斯敦在多肉的臉上長起滿滿的笑容，陷在臃厚的眼瞼裏的大眼珠，在吐露歡迎的光芒，臂袖捋得高高的，那濃汗毛的臂膊露出一層黃黃的油光。

「噲，船主，我們想租一條游艇，那邊那一條小小的三角帆的游艇。」薛爾芙娜說時，用手向碼頭那邊一指。

「呀，太太！作成我的生意，我是多未地高興，不過，馬上便會有狂風來的，這太危險了，所以我

勸你們還是過一天再暢遊碧海吧！」福亨斯敦誠懇地說。

「你相信天文臺的胡謔嗎？」

「不，不，憑我的經驗，我料定今天會有風，不小的狂風的。」

「可是我卻一定要去遊玩。」薛爾芙娜說。那末固執的，她覺得既然趕到了這兒，難道便悵望一回海波便回去嗎？

「姊姊，還是別游吧！」瑪丁娜胆怯了起來。

「太太，有生意豈有不做的道理，不過……」船塢主喃喃說。

「別不過不過的，船主，你的游艇只要可以租給我，那別管有風無風。」

「姊姊，過天來暢游，不是一樣的嗎？」

「不，別信他，妹妹。」薛爾芙娜說。

「既然太太一定要去，那便請下艇去，早一點出去，早一點回來，那也許不至於……，」福亨斯敦這大個子說是這末說，心中總有點放心不下的。

薛爾芙娜立刻拉起瑪丁娜的手，跳躍着朝向碼頭處去。瑪丁娜雖然懼怯着，擔憂着，然而不

忍拂了姊姊的一團高興，便立即走了過去。水手們詢問她們要不要伴同照顧，瑪丁娜表示同意。她以為萬一不幸而風暴真個起來，那有個經驗豐富的水手在艇上，多少是可以挽救一些不可想像的危險的。然而薛爾芙娜卻斷然地拒絕了，她因為想跟妹妹在游艇上暢談一些衷曲，放着一個油滑的水手在艇上，這將是多末討厭的事情。終於她的主意獲得了勝利，她們不需半個人幫助的，便跳到了那隻小巧靈活的游艇上去了。

游艇緩緩地彙出去，浮出去，跟碼頭的距离愈來愈遠了，岸上的人們驚訝於這一對姊妹的勇氣，大有自嘆不如的感喟！

「真是大胆子的女人！」

「可惜不幸緊跟在她倆的背後。」

「你咀咒她們嗎？」

「老大的話是不會有錯兒的。」

人們三三兩兩的竊議着，同時遙隔着已經遠離海濱的那條小小的載坐一對豐韻翩翩的麗人的游艇。

瑪丁娜現在仰坐在艇尾上，薛爾芙娜卻用力地在拽起那白淨的三角的布帆，微風擊着帆布，發出「悉霍」的聲響，她倚在帆杆上，出神地遙矚那無窮的、碧青的海面，波浪並不大，只是靜靜的起落、滾湧，因此坐在艇上，一點也感覺不到有什麼不安的顛簸。她暢快地笑了，——要是有着臨空的陽光，那這海景一定更會增進他的美妙的景色來的。

瑪丁娜也在欣賞那森森的海波，無盡的海面，壯闊的天空，以及點點飄忽於海空的白色的海鳥，雖然遊興打起了她的情趣，然而想到船塢主人的勸告，瞧着高空的雲層愈來愈多，愈浮愈速的景狀，不免心中老是在擔憂着那個船塢主人的預言，也許會不幸而言中的。

「妹妹，多暢快呀！我們是第一次跟海的母親接近，投入她的懷抱哪！我們今天可以盡情暢遊一天了。」

「唔，姊妹，不過天色不佳，也許不但會發風，而且也會下雨呢！」

「別相信討人厭的大塊頭的胡謔，妹妹，」薛爾芙娜全然不加注意的說，「到了海的懷抱，我深忘了一切，甚至連帶亞倫都可以忘記了，我第一回賞識了海的可愛。」

「……」瑪丁娜沒有回答，她是由於「亞倫」這個名字的提起而打動了她的懷念的心

弦。

「你在想些什麼呀？好妹子，」薛爾芙娜俯瞰着坐在艇尾的瑪丁娜，「你不是最愛玩逛嗎？怎麼投入了海的懷抱裏，倒反而憂鬱起來啦？」

「不，我只是在擔憂也許風暴馬上便會到來，危險馬上，侵害我們的安全。」

「唔，你真還是個孩子，瑪丁娜！」薛爾芙娜笑着說。

當薛爾芙娜正想跟她的妹子傾談衷曲的時候，那布帆上「悉霍」的風聲漸漸地大了起來，帆腹挺凸得高高的，而海面的波浪漸漸地洶湧了起來。原本寸把高的浪頭，現在卻掀得半丈模樣的高度了。積壓在高空的雲層漸低降，而悠盪的速度也頓時加緊起來。遠處，遙遠的遼闊的遠處，排山似的浪濤，倏地湧激，沖盪，海在狂嘯了，這嘯聲在風中揚起高越的聲響。

「噶！姊姊！真的暴風來了。」瑪丁娜驚惶地從艇尾上擡起身，臉上夾着一點蒼白。

「不要緊的，妹妹，勇敢點。」

「不，我看還是回去吧！你看，這海面上沒有第二條的游艇。」

「唔，」薛爾芙娜瞧着風勢迅速地急劇起來，而且那粗大的雨點，立刻隨着風勢瘋狂地撒

播，她也有些心慌意亂了——難道真的風暴又來了！

「姊姊，快回去吧！我們已經離開海岸太遠了！」

「好，回去吧！」

於是薛爾芙娜急急地抽動那重得不可動彈的布帆，她想扯下來，可是狂風驟雨的打擊，致使她完全消失了力氣，她的臉上開始佈起了恐怖、焦急、靈活的眼珠裏透出了一道道吃驚的光芒。

「瑪丁娜，把布帆幫着我扯下來，然後盡我們的力氣把這小艇划回去。」

「唔。」瑪丁娜擡起身，想走到前邊去幫助她的姊姊，然而一個大浪直冒到小艇的頂上，她努力攀住了帆杆，險些兒滾落到海浪中去。

小游艇已經完全失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隨着風浪的簸動，在發狂般的震盪，一回兒牠直隨着狂風被掀到大浪的頂端，一回兒牠差不多直傾側到失去了重心而差點兒翻倒了轉去，在姊妹倆的努力駕駛中，游艇始終不能逃出這危險萬狀的風浪，雖然三角形的白布帆已經被掀下來了，然而狂風卻盡力把游艇朝着反對的方向吹盪過去。



大浪如連綿不絕的山峯，一個緊接一個的洶湧而起，風狂嘯，海也狂嘯，這嘯聲差不多震翻了整個的宇宙。

岸上的游人們都驚散了，水手們躲避着風雨的逼害而鑽到了廠屋裏去，船塢主人福亨斯敦目不轉睛地瞭望着渺小的那條起伏於駭浪中的游艇，爲了目力的不濟，他拿起那具瞭望鏡，注視着薛爾芙娜跟瑪丁娜的動靜。

「唷，怕危險了，唉！我早勸她們別去，偏不聽我，偏，唉！伙計，伙計！」他狂聲地大叫着，雙手高高地拓張起來，彷彿一頭雄獅的吼叫，「趕快把那大汽艇準備好，也許她們馬上便會翻滾下去了。」

薛爾芙娜和瑪丁娜，這時已經完全浸入極度危險的境界之中去了。她們的衣裳完全給浪濤所沖濕了，全身濕淋淋的。那髮絲上的水珠不住地滴下來，幾乎把眼睛都障礙得模糊了。薛爾芙娜用盡她的全身的力氣，抱住那根帆杆，臉上緊繃着死的灰白色。瑪丁娜臥倒了艇尾的下艙裏，同樣地露着絕望的慘白的臉色！

「上帝，我們絕望了。」她戰抖着說。

「我們只有希望船塢老大的搭救了。」薛爾芙娜瑟瑟地說，她簡直再也不能抱住那根處於狂風大浪之中的搖搖欲斷的帆杆之下了。她很想奔到艇尾的下艙處去，可是她不敢，她意識到自己如果一離開那根帆杆，那說不定一個大浪翻打上來，會把自己捲進浪濤中去。

「姊姊，姊姊，倒底我們有救嗎？」

「要是船塢的老大不放棄生船出來，那只有上帝知道了！」

「萬一……那末，年老的爸爸……」

「別，別想這些……好嗎……好妹子……」她簡直要號泣起來了。

排山的浪濤愈來愈猛了，游艇是完全受着波濤的控制，在浸入極度的危險境界中。

風和海濤的聲音交織成萬馬奔騰般的嘶聲，暴雨急驟地亂打着，天空完全給灰暗所籠罩了。

海彷彿要翻起身，吞噬着大地。

突然一個大浪直打上游艇，只聽得「嘩啦」的一聲巨響，這帆杆如同受了破彈的射擊，又如同受了利斧的砍斫，摧斷了，像浮在池裏的一莖草，立刻打了個漩渦，然後飄浮着，隨着浪濤而

高下地轉動了一回，旋即消失了牠的影蹤。

薛爾芙娜受着這極大的震驚，簡直失卻自我主宰的能力了，混身發着一陣酥軟，靈魂已飄飄然的逸出了軀殼。

「唉喲……」

這驚叫正在爲瑪丁娜所注意的時候，一個幾丈高的大浪又打到了她的身上，她根本消失了對於暴風浪奮鬥的力氣，身子翻倒下去，便「噌隆」地掉入海波中去了。可是這極大的危險，立刻逼起了她的最後的僅有的精力，她努力地、機警地、用她的那支戴着結婚戒指的左手，沒命地攀住了游艇的邊沿，頭顱兒探到水面上，大聲地咻叫。

「妹妹，救我，救我！」

瑪丁娜立刻因爲姊姊的危險萬分而忘記了自身的危險，她迅速地爬過去，拉住她的姊姊的左手，她想憑她的一點僅有的勇氣，把姊姊救上艇來。然而這卻反而造成了覆艇的慘劇。本來小艇還可以跟海浪努力掙扎，等候救艇的到來；現在，爲了兩個人的重量偏到了一旁，致使小艇全然失卻了均衡的重心，於是「哄通」地一聲，艇身翻了過去，而瑪丁娜也便遭受了沒頂的慘

劇了。

便在這個時候，那條「拍拍拍」的救生的汽艇，衝破着浪濤而開到了出事的海面上來了。游艇失蹤了，那一對學生的窈窕多姿的姊妹早已不知去向了。

當一個水手發現在不遠的一個矗立於海面的石磴上，有着一個人影的時候，汽艇便立刻衝過去。

「救命哪……」這是瑪丁娜的喚救聲，早已顯得聲嘶力竭了。

兩個最善水性的水手，他們用了甚大的力氣，終於把瑪丁娜救轉了汽艇上，可是她已經暈過去，她的身上有着不少的傷痕，這大約是撞擊於石磴上所受到的。

「這是姊姊還是妹妹呢？攪不清，還有一個呢！」

「找呀！」

水手們在哄然地談論着，可是他們終於再也發見不出薛爾美娜的身軀來了。

「好了，總算救到了一個。」

「回去吧，這樣的風浪是吃不消的。」

於是這救生的汽艇，便重又劃開浪濤而駛向海濱的碼頭處去了。

瑪丁娜早已暈厥得完全失去了知覺，只有奄奄的氣息在微弱地吞吐着。

## 一一 船塢老大的誠實

費律大醫院的第三十號病房裏，那位穿着白衣的女護士，時不時把她的視線在注意着病榻上的病人。

這是一間寬敞的病房，不單單這裏的一切設備都表示着潔淨，而且這裏的空氣也是分外地爽朗，微風不時從氣窗裏悉悉地飄進來，致使那掛在窗口上端的柳條布的帷幔飄呀飄的。

躺在病榻上的病人，露出一張蒼白的，無限沉痛的臉。淡淡的，富有美態的睫毛時不時夾動，那對失了神的俏麗的眼珠，偶而無力地滾動着，在注視這兒病房內的一切情態，有時翻向着上端的瑩白的天花板。可是，這些動作她不能够持續到多久，不到一兩分鐘，便又緊闔起來了。

她的瘦玲玲的軀體是朝天仰臥着的，兩支纖纖的玉手覆在她的胸前，有時乏力地擡起來，又開着手指，梳掠着她的歷亂的鬚髮，每當這一個動作開始的時候，那位白衣的女護士便打着輕步甸到病榻的一旁。

「別動，小姐，你的傷，你的病情很不輕哪！」她用慈祥的目光望着她，於是瑪丁娜便停止了她的動作而又安靜起來了。

她是在昨天的晚上，便被送到這兒醫院中來的，從迷糊中擡進院中，從迷糊中輪上病榻，從迷糊中受着醫師的診療，一切都從迷糊中過來的。現在——今天的早晨——她漸漸地清醒過來了，她回復了清楚的意識，她知道自己並沒有為海浪所吞噬，而依舊活在這個世界裏，然而想到姊姊遭了沒頂的慘劇，不免愴慟起來了。雖然薛爾芙娜的行爲，品性一向不爲自己所滿意，然而她究竟是自己的姊姊，同胞的骨肉，十多年來朝夕同居在一塊兒的，現在卻永遠不能回到這塵世中來了。於是一種骨肉之間的愛的意念便湧湧起來，無論如何她是不能遏止她的悲慟了。

「敬愛的女護士，我，我問你。」瑪丁娜乏力地微啓着眼皮問女護士說。

「吓，小姐，你別說話，你的精力還沒有恢復，醫師說你不能多動多說話！靜靜吧！我的善良的  
小姐，過一天，我跟你多多地談談，靜靜吧！」

瑪丁娜閉闔了眼睛便不作聲了，她不能違抗護士的勸告。

「唔，唔！」她喃喃着。

女護士走開了，打着緩緩的輕步，「啲呀」地開了病房的蘋果綠色的門，走了出去。

病房內靜得死樣的，只有偶而從門外的廊道內傳來的輕幽的步履聲，談話聲。瑪丁娜並不去注意這些聲息，她只運用她的腦筋，在想着她的不幸的姊姊，年老的慈父，善心的姨母。當她想到父親的時候，她的心震盪了——爸爸的目疾究竟怎麼了呢？他聽到姊姊的惡耗將要如何的傷心呢？他會不會因此而更加增進他的病症呢？

思潮如波浪似的起伏着，滾動着，她恨不得立刻離開這所醫院，撲到她的慈父的懷中去，親暱地安慰他一下。

忽然，那個胖胖的大個子船塢主人出見在三十號的病房門口了，他踏着輕微的步子，頭東一張、西一望地旋轉着，似乎在疑問自己別弄錯了病房，以致吃病人的白眼。

漸漸地走近病榻之前約五六步的距離的地方，他停了下來，他看清那位仰臥在病榻上的病人，正是他所需要拜訪的，「呃——哼，呃——哼，」他壓低了喉嚨輕咳了兩聲嗽，瑪丁娜稀開了眼皮，瞧見跑近來的探視者，原來是那位大個子福亨斯敦，不免驚訝了起來。

——他來到這兒幹嗎呀

她掙扎着想坐起來，可是不濟事，頹然地略微動了一下，便側過了身軀，默默地微點着頭。

「亞倫太太，祝望你的傷勢好得多啦！」福亨斯敦老實相的嘻笑說。

瑪丁娜「突」的心頭一大跳，幾乎驚叫了起來，——怎麼他叫我亞倫太太呢？我是沒有出閣過的瑪丁娜呀！

然而一個突來的思想飛旋了起來，她想：他認她為亞倫太太是一定有來頭的，於是她點點頭：

「唔，多謝你。」

「太太，你昨天真危險極啦，你知道嗎？我早關照你別去游海，可是你偏不相信，唉！真可惜，可惜你妹妹……」

「妹妹唔……」她的眼睛裏完全充滿了訝異，駭愕，簡直接不上下文。

「不是嗎？你的美麗的、活潑的妹妹不知漂流到了什麼地方去，唉！海是這末大，這末闊，這末深，怕早已葬身在鱈魚的腹中去了……唔……」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彷彿他是深愛着那位

姑娘似的

「唔……嘍……」

福亨斯敦再走前三四步，他已逼近這病榻的跟前了。他的右手高處地揚起來，在掌握之中似乎有什麼貴重的東西被緊藏着，從指縫裏漏出了黃橙橙的、閃爍的光彩，瑪丁娜瞥見了，起着滿腹的狐疑。

「太太，」他把那緊握着的東西顯露了出來，「這是你的戒指，不是嗎？我知道這是您的結婚的戒指，從這鑄着的名字上，我纔清楚您是亞倫太太，我不願意藏起來作爲自己的所有物，所以特地給你送到這兒來。」

「吓，謝謝你，謝謝你！」瑪丁娜這纔知道福亨斯敦所以叫她亞倫太太的原委了，她呆呆地楞了半頓飯功夫，伸過那疲乏的左手，把那隻姊姊的結婚戒指接到自己的手掌中。

「船主，你怎麼會得到這個戒指的？」

「吓，這，您難道忘記了嗎？這戒指是從您的手心中所得來的呀！當您被救到汽艇上的時候，您就暈厥得把牠丟落了，這也難怪，是的，當時您簡直連知覺都失去了。」

立刻，昨天遇難的一幕，兜上了瑪丁娜的腦殼中來了。她記起她會用力拉過薛爾美娜的手，這戒指一定是當時被勒到自己的手心中的，否則這戒指怎麼會飛到自己的掌中來呢？

「唔……」她把那個回想撇除了，重復用勁地瞧着船塢老大的顏臉，「你真是個誠實的，老大，我想不出用怎樣誠懇的心意來感謝你的正直善良的心腸！」於是她伸手到自己的袴腰裏，想掏出些錢來答謝他的厚意，然而這些帶在身邊的錢鈔，早已在狂風暴雨、駭浪沖激之中消失了，「對不起得很，老大，我出院之後一定會報答你的厚意。」

「不，不，我又並不是爲了希望獲得酬報纔來的，太太，您好好兒的靜養吧！上帝保佑你，早日離開這靜寂的醫院。」

那位穿着白衣的女護士，早就回到了病房的一角，而聽清楚了她們談話的底蘊，依着她的職守，她是有阻止瑪丁娜談話的權力的，然而爲了要瞧清楚這一幕的緣故，便故意延遲了片刻。等到他們的談話告一段落的時候，她便迅速地輕步走到福亨斯敦的跟前——

「對不起，客人，請你收住你的話頭吧！留些等到下次來的時候訴述也是一樣的。醫師囑咐病人不能夠多費力，多耗精神。」

「是的，是的，」福亨斯敦服從地點着頭，大腦袋又擺了擺，便打起後退的步子，「再會」的招呼還沒有打完，人便離開了病房門了。他是自自然然地走的，足見他並非專為要得豐厚的酬報而纔趕來的。

覷着船塢主人的背影已經全部離開了這兒的病房，女護士趕到了病榻的邊旁，她翻起那對深藏於睫毛中的下沿眼，這眼線裏鬱着抱憾的光彩，一種低微的決不會震驚脆弱的病人的神經的聲音抒發出來了。

「亞倫太太，請你原諒我的無知，我在過去一向以為你是個小姐呢！」

聽着這，瑪丁娜簡直不知如何回答纔好。——她過去倒並沒有纏誤，可是現在卻反而攪錯了，天哪！跟她辨證呢？還是不……頓了一會兒，她終於默不出聲地默認了她並非是一個未曾出閣的閨女，而是正如船塢老所叫喚的「太太」。

「靜養吧，太太！再過一禮拜，你是可以出院的，你的令尊大人已經來了電報，要你出院之後，便回到倫敦去。」

「唔！」

瑪丁娜的滿腹心思早離開了她的年老的父親，而轉移到自己的身份的確定問題上去了。究竟自己索性將錯就錯，充作薛爾芙娜的替身而成爲亞倫太太呢？還是立刻辨證自己只是瑪丁娜小姐？她想到過去薛爾芙娜曾經奪去了自己的戀人，使自己感受了無涯的痛楚；現在，姊姊已經逝世了，難道自己不好去充當一下嗎？何況亞倫對於自己的情苗並未夭折，愛的火燄依舊並未完全熄滅，那充當一下，豈非是一件再美不過的事嗎？這樣，使得遠征西藏險境的亞倫聽他的妻子依然尚在人世，一定可以減卻他的悲慟。再則，自己的身段、體態、面貌，除了「頭路」上的差別以外，便是年老的爸爸也一時難以判別誰是長幼，至於外界的人們，自然更難判別出來了。這樣，儘管庖代了亞倫太太，是決不會露出破綻來的！

她的心緒，此刻簡直攪亂得如柴把上的亂繭絲。

——究竟充當亞倫太太而讓未死的瑪丁娜作爲姊姊的替死鬼呢？還是證明死的只是薛爾芙娜呢？

她苦苦地思索了好一回。一種堅決的神色浮上她的臉門。

——爲了亞倫，爲了自己的深深地摯愛他，我決計犧牲一切，承認自己是亞倫的太太。

本來，地方法庭裏曾經在今天的一清早派人來通知瑪丁娜，要她出院之後，去證明一下她的真姓名以及她的身份，同時還要她證明失蹤的屍首究竟是怎樣的一位人物，以便在戶口冊上加上一個詳細的注明。瑪丁娜原是預備使死者的真姓名，憑實地報告上去的，此刻，她變了這個主意，她決計讓自己去替代那個死了的姊姊！

她閉目深思了好一回之後，重復睜開眼臉旋視的時光，那位女護士仍然在病房的裏面，她在收拾着藥品預備請瑪丁娜飲用。當她走近病榻前來時，她把藥品放在一旁的柳木桌上，輕聲輕氣說：

「亞倫太太，用藥的時間已經到了，唔……」她忽然若有所思地說：「今天報上登載了你們遇險的新聞，不過訪事員們沒有弄清楚你們的名字籍貫，你最好托人去聲明一下。」

「唔，是的，明天好一點起來時，我寫個條子去通知他們。」

「這樣很好，亞倫太太，對於自己的新聞，我們是不能隨便憑無聊的記者去捏造的。」

「嗯！」

談話立刻停止了，她用了藥，便軟洋洋地重又閉目養神了。

一一一 爲了愛不惜鑄錯

傷愈的那天，瑪丁娜穿了一身潔淨的玄色的素服，過去活潑的性情現在一變而爲憂鬱與惶惑了。她現在在靜靜的、並不十分喧囂的市街上慢步踱着，身軀飄飄然地像浮泳在靜靜的河流裏，這是傷愈後缺少動彈的應有的現象。

她的臉色，蒼白裏夾帶些微黃，眉頭緊鎖着，兩排濃濃的睫毛時時睜眨，彷彿她要在這安步當車的行程中決定一種什麼意志似的。

湯墨士先生在昨天便來了電報，要意是：姨母賽甫克太太因家中有了事故回瑞士去了，但她很希望她（薛爾芙娜）能够早日回家。——如果傷勢已經完全痊癒的話——因爲家裏的一切任務，很需要她回去主持一切，同時還可以使老父早些知道瑪丁娜是怎麼會遭到沒頂的慘劇的？

原來這位慈祥和靄的老人家跟別人一樣，以爲遭難的是瑪丁娜，對於瑪丁娜，他是有着超

度的親子似的疼愛的，他一定爲着瑪丁娜的淹死，而致於悲悲淒淒地流淚不止呢！

當瑪丁娜看到這份電報的時候，她好生難受，她覺得她的報端的聲明，是騙了一切認識的親友，騙了年老的目疾沉重的老父了。然而爲了愛，爲了她的唯一的亞倫，她便不能不忍心地讓她的老父跟姨母暫時多苦痛些時了。

爲了要到地方的法庭中去證明自己的身份，以及姊姊的死亡的實情，她不能不於轉回倫敦之前，先去履行這個必要的任務。

思潮在心頭磅礴着，幾天來的決定，使她「義無反顧」地決計鑄下庖代的大錯，讓自己成爲薛爾芙娜的替身。所以她今天的裝扮，全然是脫去了少女的派頭，而成爲一切已經行過婚姻大典的少婦了。

當她置身在法庭的公事房中的時候，她舉目四矚這壯嚴闐靜的房間，在短時間的等待之中，她想到玩弄刑法是一件滔天的大罪過，更何況是一個出身智識階級的女性，尤其應該遵守國定的憲法，而絲毫不容任意玩忽的。這樣一想，她幾至完全推翻了過去幾天內的決定，幾至把那戴上了好多天的姊姊的結婚戒指都拉了下來，把她潛藏於祕密的地方，以便留作日後的紀

念。然而這些恐懼的思潮終於敵不過愛的威力，一切的恐怖，終於爲愛的暴力所鎮住了，她又堅持起自己的主張。

——我決計遵照我預定的計劃幹。

她隨又想到：亞倫是愛我的，我知道，即使一旦水落石出，他會得提出嚴厲的控訴嗎？不會的。只要他愛我，只要他承認我是他的妻子，那便決不會是一種犯罪的行爲了！

穿着黑色制服的，滿面刻着尊嚴之色的推事員進來了，他帶着一個瘦弱的書記員，坐定下來，翻了一下堆在桌上的文件，於是那對鋒利的眼睛便緩緩地移到瑪丁娜的面上，這彷彿是一道電流，直透進瑪丁娜的胸腔，她立刻正襟危坐等待着這推事員的訊問了。

推事員以鄭重的態度詢問她的遇險的經過，以及死者的生前的情形，那位書記員握着筆桿在記載着她的報告，並且翻出那戶口冊籍，以便作詳細的注明。

瑪丁娜從容不迫地詳細地說明了自己的出生家況，以及遇險的經過，同時她深深埋怨自己當時不該不聽塢主「福亨斯敦」的勸告，以致胞妹遭受了淹斃的慘劇，她的報告是完全站在薛爾芙娜的地位上說的，甚至微微地沁着淚液，以示她的無限的內疚。

「密昔司薛爾芙娜，據船塢主人的報告，您跟胞妹是非常相像的，可不是嗎？」推事員疑慮地問。

「是的，先生。」她鎮靜地回答。

「那末，淹死的，的確是你的胞妹。」

「唔。」她鄭重地點點頭，心中起了一陣痙攣，隨即「勃」的一跳，然而她的臉上卻絲毫沒有些微的震恐的表情。

「這是真確的？」

「爲什麼我要造謠呢？先生。」

「請你原諒，爲了鄭重計，爲了注消死者的戶口起見，政府裏是不能不鄭重將事，施以調查的。」

「我明白，我並不見怪你，先生。我知道這是你的職責。」瑪丁娜說時，她緩緩地抬起了她的右手，那枝黃橙橙的金光閃亮的戒指呈露到推事員的目前了。一壁她再報告她跟亞倫結婚的日期、地點，以及回轉倫敦的時日，她報告得非常地清楚，致使這推事員瞧着、聽着，絲毫也沒有疑

竇可以產生。

末了，他站起來，瞧瞧那位自始至終不開口，而揮毫捷書的書記員已經記錄得差不多了，於是他推了推擱在鼻上的近視眼鏡，冷靜地說：

「現在，沒有事了。要是你妹妹的屍首發見時，我們會來通知你的。」

「是。」

瑪丁娜站起身，跟方才見面時一樣的深深地鞠了個躬，目不斜視地，跨着穩重的步子，便離開了那所莊重的法院。

——我們政府的辦事，真是再精密慎重沒有了。幸虧方才沒有露出馬腳，否則能有面目回轉倫敦去嗎？

她自語着。

回到倫敦去的車輛要有兩個點鐘才啓行，於是她雇了乘車子，迅速地趕奔到那出事的海濱的船塢處去。

她效學着薛爾芙娜的全部氣派，雖然那種浮盪的表情她是學不像，然而這個誰不能判

別得出呢！

大個子的「福亨斯敦」撲開了粗大的手臂，面上浮起一個又一個的「哈哈」，她想亞倫太太真是誠實的主婦，她沒有欺騙他，她一定是致送豐厚的酬報來的。

「亞倫太太，善良的亞倫太太，今天的天氣多好呵！逛海，包你不會有風險，哈哈！」

瑪丁娜瞧着海，她便有點心頭「勃突」了，胞姊已經葬身在無情的碧海，她無論如何不能夠輕易犧牲，高堂的年老髮白的父親，只賸得她一個兒來慰藉他的晚境了啊！

「不！」她淒咽地說。

她掏出了十個金鎊的鈔幣，懇摯地塞到福亨斯敦的手裏。

「船主，這不是什麼酬禮，這是請那天冒險的水手們喝盃咖啡的。」

「不，不，不。」福亨斯敦一迭連的「不」，他覺得有錢人的太太們真是手闊量闊的，一出手便是十金鎊，倒不免難乎其為情的收受不起來了。

「我知道，這喝咖啡是不夠的，你的水手是不在少數的。」瑪丁娜立刻又揭開那支貴重的皮篋，這裏，塞滿了湯墨士先生匯來的錢鈔。

「不，不」福亨斯敦又是接一連二的「不」，他知道她誤會了自己的意思了。

「太太，要是你一定要賞賜的話，那留着充作慈善的捐款吧！我們是不需這末過分多的賜子的。」

瑪丁娜呆了呆，便縮住了她的手，她感得這船塢主人真是位典型的英吉利人。

辭別了善良的船塢主人，辭別了浩瀚的碧海，她便立刻準備回倫敦去了。

年老的慈父，在她的腦際盪漾、湧現，她似乎瞧見閉着患有目疾的眼睛的父親，在遙望着她。

……

亞倫寓宅的那座精美的住宅，也在她的腦際盪漾、湧現。而那個有着紫紅癩疤的女傭，那頭長鬚毛的獅子狗（這是姊姊所常常疼愛着的），彷彿在迎迓着她的回歸。那種底下人的歡躍的面色，以及具有靈性的動物的搖尾慰貼的景狀，有如在她的身旁舞躍了起來。不過，這倒使得她有點自譴，她終究是蒙蔽了別人，利用了自己跟薛爾芙娜無差別的體貌，遂行了自己的欺騙的過失了。

短短的、幾個鐘點的旅程，她全部消耗於這樣的想像的境界裏。

## 一三三 盲目老父的勸阻

震雷似的愛女瑪丁娜的死亡的消息傳播到倫敦，使湯墨士老先生的刺激受得太重大了，在目疾沉重的時候，經不起幾天的老淚縱橫，他的眼的健康便每況愈下地惡化下去，終於成了個雙目失明的晚境奚堪的瞽人了。現在，他雖然依舊戴上那付墨晶片的黑眼鏡，然而潛藏於晶片後的眼珠是完全停止了視覺的活動了。

這是人世間最堪悲憫的病痛，失去了光明，失去了一切色彩的感受與賞鑑，生活永遠在無底的深淵中，無止境的黑獄裏！幸而湯墨士的年齡已高，而且又好靜成性，所以他還能在那份能耐挨受這無望的、直到死亡爲止的苦刑。

從昨天起，他便從醫院中回歸到自己的莊宅中了。預計他的薛爾芙娜將於今天的午後轉回倫敦，所以從用過午餐以後，他便呆住在那個小小的精雅的坐憩室中。他抽着雪茄，白色的煙霧，一圈又一圈地擴大、幌漾，一直冒出那玻璃窗外，然而他再沒有那份閑情逸致來瞧着他消失

於窗外的甯寂的太空了。

坐了一回，身軀不耐煩地又從沙發上抬起來，向左向右地踱了一回，重又無聊地坐下去。立刻又抬起來，踱着，踱着，之後，又把他的身軀頹然地倒了下去。

湯墨士先生心中惟一的煩惱是：怎麼薛爾芙娜還沒有來呢？難道她的傷勢，還不許可她離開醫院嗎？瑪丁娜的屍首究竟有無下落呢？她太可憐了，沒有結過婚，沒有享受人世間的一種真正的幸福，便這樣地了卻了她的夢似的人生，唉……

湯墨士的良心上的願望是：既然他的運命之中，必須為罪惡的神祇攫奪他的一個孩子，那末，他甯願薛爾芙娜長離他的膝下的。然而，從不列顛尼傳來的真實的消息，死亡的是他的幼女，這，唉！真是罪惡的命運太跟他反對，跟他鬧別扭了。

其實，命運之神，實在並沒有跟他鬧別扭，只是訛誤的事態的變化，致使他多增添些悲愴而已。

他踱着又坐着，好一回之後，隨即高聲叫：

「雅莉，雅莉！」那個年輕的、誠實的、絕端不愛打扮的女傭，出見在他的面前了。當湯墨士先

生聽見室門的輕啓聲，他便斷定雅莉已經在他的跟前。

「什麼時候了？」他問。

「唔，三點零七分，我的主人。」她準確地回答。「從不列顛尼回倫敦的車子快要到了，薛爾芙娜大小姐，也許已經在回家的路程上了。」

「唔。可是雅莉，你從此再也瞧不見你的善良溫靜的二小姐了！」湯墨士憂鬱地說，皺起了他的眼臉，空洞地望着雅莉。

「是的，我非常傷心，可是上帝命定的惡運，這有什麼辦法呀？」

「上帝……」他自語着，「真有上帝嗎？難道上帝倒不喜歡一個貞靜賢淑的人嗎？」

瞧着年老的主人，沒有第二個的詢問或吩咐，雅莉這女傭便悄悄地退出去，讓湯墨士先生去考量那上帝的問題了。

十分鐘過後，室門「啞呀」地一聲響，瑪了娜的全套素服的身軀已經奔到湯墨士的跟前了，從一瞬之中，他瞥清老父的雙目已經失明，她呆了極短的一個時辰，立即飛身撲到父親的懷裏。

「誰」湯墨士的問話還沒有完全終了，他覺得已經有人撲到他的身上來了。

「吓，爸爸，親愛的爸爸，我，你的薛爾芙娜！」她把那髮髮茸茸的頭伏在湯墨士的懷中，彷彿迷途的羔羊，重又投入牠的母親的乳下。好一回之後，她才吻着他的手，他的額骨，他的多髯的臉頰。

「孩子，我的好孩子！」湯墨士不勝欵欵地捧着她的頭顱。

「爸爸，你難道真的失明了？都是我，你的不肖的女兒，害了她的妹子，同時又害了年老的爸爸，唉……」她不覺淒愴得流下淚來。

「孩子，我的薛爾芙娜，瑪丁娜究竟怎麼會淹斃的？你告訴我，爲什麼你們要在暴風雨裏去逛海呢？」

於是瑪丁娜便把那天的詳細的情形，完全如實地報告給她的父親，所微有失真的地方，那便是她成了薛爾芙娜，亞倫的太太，而真正的瑪丁娜卻反而使她長辭人生世了。

湯墨士老先生聽着，聽着，雙手漸漸地掩住了自己的盲目，他沉溺於無限的愴痛裏了。

瑪丁娜很了然於慈父的愴痛的原委，他一定是爲了瑪丁娜的死亡而悲不可抑，她很想立

刻揭穿真相，說明自己是真正的瑪丁娜，然而爲着自己已經做了薛爾芙娜的替身，已經改變了主婦的服裝，而雅莉也早認定她是這鬼的大小姐，萬一說明了而給雅莉窺聽了去，這將是怎麼樣的一種麻煩呢？她不是將因此而觸犯了國家的刑法嗎？

她只有忍耐着，讓老父委曲了一下再說。

「薛爾芙娜，你預備回自己的家中去嗎？」良久，湯墨士握住她的手說。

「是的，爸爸！」

「難道你不能在父親的家裏居留幾天嗎？家裏是亂糟極了，我又爲了失明的緣故，有許多事情不能料理，難道你不能分父親的一分心力嗎？孩子。」

「可以，可以，爸爸，我要多住幾天，我一定要把家務料理清楚之後，那才回去。」

「你不騙你的盲父嗎？」

「不，爸爸，你不要以爲薛爾芙娜是永久專愛交際不會管理家務的。」

「唔！孩子，唔！孩子。」

湯墨士先生覺得薛爾芙娜是變了，當了亞倫太太，完全不像從前的愛玩，愛奢華，愛交際的

脾氣了，不覺原本七分的疼愛心，現在至少增加出一份來了。

瑪丁娜離開了她的父親，她跨着穩重的步子，身軀富有風姿地搖動着，完全學成了她的姊姊的那一副氣派，當離開那扇白漆光亮的室門的時候，她屢屢地回眸凝視着她的盲目的老父。

——啊！我欺騙了爸爸，應該嗎？爲什麼要欺騙他呢？

她想回進去，然而蛾眉一皺，眼仁打了一個骨落，便又毅然地走到了自己的房間裏去了。不疾不徐的「得得」的脚步聲，使湯墨士老先生留神地憑着那銳敏的耳朵，注意了他的大女兒的舉止行動跟以前判若兩人了。——從前薛爾芙娜是永遠打着急促匆遽的脚步的，這是他十多年來所不經意地留神着的，現在瞎了眼，聽覺顯得特別的靈敏，自然更容易判別得清清楚楚了。

對於偽充的薛爾芙娜，湯墨士的心裏雖然生起了幾分歡喜，然而因爲薛爾芙娜的存在，卻更增加了對於瑪丁娜的哀憫。

——上帝是無情的，爲什麼定要劫奪我的瑪丁娜呢？

想到瑪丁娜平日的一言一動，一顰一笑，這些宛在的音容立刻浮上他的腦海。

「唉……」他長長地吁了口氣。

晚上，湯墨士先生摸索着跑上自己的樓房，覺得時間太早，於是便摸索到薛爾芙娜的臥房中，那支綠油油的檯燈，擴着海樣的藍色的光燄，致使整間的房間，宛如沉澱於滄海的深底。這房間，湯墨士是摸索得非常正確的，他決不會撞到了柱上，也不會顛蹶到壁上去，他窺近那張臥榻的一旁，抬着盲目的頭，幽聲地叫喚着：

「薛爾芙娜！薛爾芙娜！我的孩子。」

瑪丁娜根本沒有睡熟，然而她不則聲，只裝作沒有聽見似的，把繡花的被褥緊緊地蒙住了她的頭。

「薛爾芙娜！」湯墨士的喚聲更低了，這聲息宛比從長頸的瓦甕裏悠盪出來的大概他怕聲浪太放得高亢，會使她在睡夢中受了過分的戟刺。

他轉過身，摸索着回到自己房間去的 roadway。

「唉！我的永久再不能會面的瑪丁娜呀！」

這帶哭的嗓音立刻利箭似的貫穿了瑪丁娜的胸膛；她一陣痙攣，混身發了陣鷄皮疙瘩，她

的嬌軀從床榻上直彈了起來，拉過一件法蘭絨的坎肩，把自己的上身披覆了。

——我應當馬上向爸爸去說明，我不應該欺騙我的爸爸！我不能爲了防止爸爸的斥責，而使他過分傷心於虛假的瑪丁娜的死亡！

於是他站起來，倒跛着那雙白緞面的拖鞋，急速地溜了出去。

湯墨士坐在自己的房間中的那張大圍椅裏，正在納悶的當兒，瑪丁娜突然衝到他的膝前，拊摸着他的長長的蒼髯。

「爸爸，爸爸！」

「薛爾芙娜，你嗎？」他緊握着她的白皙的手臂。

「爸爸，你以爲你的女兒真是薛爾芙娜嗎？」

「什麼？」

「爸爸，你原諒我我欺騙了地方政府欺騙了爸爸，欺騙了一切親友，我是沒有死亡的瑪丁娜。」

「不，你知道我在渴念着瑪丁娜而才用欺騙來慰安我，孩子，你何苦如此呢！」

「不，爸爸，我請你……」

瑪丁娜抬起了湯墨士的有着皺癩的手，將他放到自己的頭上，讓他仔仔細細地捫着那左披的頭路。

「啊，孩子，」湯墨士驚訝了起來，「難道死亡的真是你的姊姊？」

「是的，爸爸！」她歉疚地說。

「那爲什麼你要冒充亞倫太太呢？」

「爸爸，你應當知道我，對於亞倫……」

「你愛着亞倫，我知道，可是你不該違犯了大英帝國的刑法！孩子。」

「我知道，爸爸，我很知道，不過事實上，是姊姊奪了我的亞倫，而我現在冒認爲亞倫太太，雖然觸犯了刑章，可是我的良心卻並未犯罪。何況跟姊姊本不會有冒充的破綻給！人判別呢！所以我大膽地這末做了。」

「這些且別去說他，孩子，萬一亞倫回國而發見你的作弊呢……」

「不，不會的，假使那，那我會向他陳明我的苦心，他一定會原諒我。」

「這總是不妥當的辦法，孩子，我們不能犯法，你愛亞倫，那等他回來再跟他結婚有什麼不可以呢？現在你這末做，萬一亞倫回國，因了你使用欺騙的卑劣手段，而拒絕你，那不是鑄成了終身的大錯嗎？」

「唔，」他軟化了下去，她想老父的勸阻是並非沒有理由的，然而大錯已經鑄定了，她怎麼再能更變呢？

「爸爸，可是這大錯已經……，我想只有等亞倫回國再作道理了。」

「唉，孩子，總之，你不該貿然做這樣的行動。」

「我想亞倫是不會那樣的。」

「年青的人誰又能夠斷得定呢？」

頓了頓，湯墨士擲着瑪丁娜的鬚髮，吻了她一下，「瑪丁娜，」他慎重地說：「我勸你馬上去自首，證明你是瑪丁娜，你是亞倫太太的妹妹，淹死的是亞倫太太而不是瑪丁娜。」

「不，爸爸，」瑪丁娜痛苦地說：「我不能夠，當可亞倫負我，我不願意有負亞倫。」

「孩子，你太癡情了！」

「……………」

夜漸漸地深了，壁上的那掛時鐘已經指着十一時過後了，四壁是那末靜，從微啓的窗縫裏所洩進的風是益發涼飄飄了。這一對依偎着的父女倆感到應該立刻去睡覺，於是瑪丁娜便扶持了父親到那張敞寬的嵌着大理石的榻上。

「爸爸，睡吧！睡吧！」

湯墨士軟軟地躺下去，柔軟的被褥，覆上他的胸口，他搔着鬚髯，睜大了茫茫的瞳孔。

「瑪丁娜，你一定回到亞倫的家裏去？」

「是的。」她的喉管壓得彷彿只有一根筆桿粗，那嗓音是全然啞嘶的。

「噫……」湯墨士不再說話了，閉着無光的眼睛，全身便躺了下去。

瑪丁娜小心翼翼地給他蓋好了被褥，打起絕無聲息的腳步，一步一回頭地瞟着又瞟着她的慈父。

——親愛的，多麼疼愛孩子的慈父呀！

於是她回到了自己的臥房中。

一整夜沒有闔眼，時間在不甯的心緒裏過去，因為她不久將跨進那陌生的家庭，（雖然曾經去過一二回）而去學習做主婦的門徑了。

## 一四 回返姊姊的家中

一星期之後，瑪丁娜依依不捨地辭別了盲目的慈父，遷赴亞倫的寓宅中去了。

臨別的時候，她跪在湯墨士老先生的膝前，滿面堆上難受的憂鬱，淚滴在她的眼瞳裏晶瑩着，盪漾着，湯墨士雖然不能夠瞧見瑪丁娜的那副痛苦的淚容，然而從女兒的戰顫的、悲愴的聲音裏，她體認了她的惜別的全部的情態。

「爸爸，暫時我離開你幾天，你別傷心，有空我馬上會回來拜見你老人家的。」

「是的，馬……」他突然縮住了口，因為他知道那雅莉的女傭是一旁陪侍着瑪丁娜。「辭爾芙娜，你去吧，你應該去料理你自己的家務，因為你已有多天沒有回去了，我一點也不悲傷，其實他的悲切的聲浪是非常充分地表見着的，「只要你能够時常來瞧瞧你的爸爸，你的孤獨的爸爸。」

「一定的，唔，爸爸，一定的！」

於是她便離開了自己的莊宅，忍心地跨上那輛預先雇好的車輛。雅莉直陪送她跨出大門，這才搓搓手，失望地回到裏邊去做她每天所不變的工作。

瑪丁娜今天所穿的服裝是有生以來最豔麗的一套，爲了要使自己的裝扮吻合於薛爾芙娜的個性，就不能不違心地這樣裝束了。那件銀光閃閃的、嵌着水鑽片的坎肩，益發增加了她的嫵媚的姿態，而那件閃光的咖啡色的腰裙，跟着她的淡灰色的上裝，顏色是調和得再惹人悅目沒有了。她故意把那份憂鬱的愁態，讓歡暢的愉悅之色來洗滌乾淨，可是總究有點困難——愉悅之中，無論如何抹不了那份愁情。

車輛在揀着較爲冷僻的街道上行駛，思潮跟着車輛的顛簸一般也在一上一下地忐忑個不住。

——會露出馬腳來嗎？會給那個有着紫色癬疤的女僕瞧出破綻來嗎？亞倫回來，會得因窺破自己的「李代桃僵」而至於決裂嗎？

——究竟自己能够裝得成一個主婦的模樣嗎？……

她懷疑了起來，由於這一個轉變的思潮而有點把不穩定起來。

——隨他吧到那裏，是那裏，生米煮成了熟飯，愁牠有什麼用呢！

車輛停在亞倫的寓宅前的門外時，在電鈴聲掀動之後三分鐘，那個臉帶紅鮮疤的女傭便開出門來了，一瞧見是薛爾芙娜，於是她歡躍地尖聲叫道：

「太太，太太，您回來了。」

「是的！」瑪丁娜沉靜地說。

「吓，聽得人家說您太太在不列顛尼受了大難，我真替太太急得魂靈都出竅呢！」

「謝謝你！」瑪丁娜放心了，她已瞞過了這個女傭的眼睛。

「瑪丁娜小姐真可憐，唉！」她歎歎了一下，「她真是跟你太太一樣好心的人，可是海的魔鬼，卻把她搶去了。」

「你別再提她吧！」瑪丁娜不勝悽其地，「一提起她，我更加難過死了。」

「是的，是的，太太。」

於是瑪丁娜便隨着她跨進那個精潔的屋宇，當她行近那個樓梯跟前的時候，年老的老媽子撲向她的身邊來。

「太太，您回來了？吓，我們想得您好生難過呢！」  
「謝謝你的好意！」

然而那頭高背矮腳的鬃毛獅子狗卻從樓上狂嘯地飛奔而下，牠兜住了瑪丁娜的周圍，那高聲的「汪汪——」的狂吠，使得瑪丁娜的心頭，不住地「勃突——勃突——」的急跳着，她料不到她的庖代的破綻，倒會瞞不過這頭畜性的銳眼。

她摸着牠的頭，拍着牠的高聳的項背，溫柔地不住的摸着牠的烏油滴滑的毛，裹飯的老婆子睜着眼呼斥着牠，她想這小東西太作怪了，難道幾天不見主人的面，便認爲太太是個生客了嗎？

「沒有記性的哈利走！」

瑪丁娜拍着「哈利」叫牠陪伴自己上姊姊的臥室裏去。

觸景生情，是人的常情，瑪丁娜置身在這曾經居留過一晚的臥室裏，不免深深地嗟訝了起來，那靜悄悄的、華麗潔淨的「席夢思」的臥榻，那堆滿了化裝品的玻璃妝檯，那整潔的大門窗的衣櫥，那近屋後庭苑的窗帷，那懸掛在榻對面的乳黃色壁端上的結婚照片……一切都沒有

變更，所愴然若失的是楊上卻缺少了一個同胞的姊姊，她永遠不會再回到這兒的藏嬌的金屋中來了。

她呆了，呆得如同枯槁似的，當女傭送上臉水來時，她兀自在木木然的癡立着。

「你出去吧，我會料理這兒的。」她冷靜地說。

「是，太太。」女傭放下了臉水，便嫻嫻地走了。

她艱難地移步到長窗跟前，撩起那幅綢質的窗帷，於是她望見前天在這兒所望見的一切，所不同的是：今天沒有了風，於是一切的景色呈現到她的目前的，是悄然的靜止。

退回來，她望着，仰起了多髮的梳得潔淨的頭顱，細矚那立在相片裏的人影。

——哦，姊姊，你會料到這相片裏的你，如今變作了你的妹妹嗎？你原諒我吧！在天堂裏原諒我吧！亞倫本來是我的，「姊姊」她用祈禱的默念，對着窈窕輕佻的薛爾芙娜的情影說述着。

哈利在東嗅西嗅的跳盪着，由於瑪丁娜對牠的溫存，牠已停止了對牠的仇視，而時不時跳過來兜繞於她的足下。

她卸下那件坎肩，丟到那潔淨的榻上，於是略略地洗滌一下她的手、臂和臉部。

明天，三春的豔陽闖到這兒的臥房的窗前時，微風在長窗格上窺吻着，發出幽微的綽綽聲，臨在前窗跟前的那株槎枒的老樹，在不住地微微的擺動，瑪丁娜揉着朦朧的惺忪的眼睛，輕啓着，牆壁上的時計，已經指着八點零六分，然而爲了懶得起身，便重又緊闔了眼皮，把思潮投到亞倫的身上去了。她覺得她應該多寫幾封信給亞倫，慰安他，解除他探險的行程中的寂寥。不過，這些信將如何措辭呢？這倒是頗費斟酌的。她應該寫得親切、動人，而又露出一種做妻子的應有的愛的宣洩，以拴索丈夫的心，使他能够永遠繫念着他的妻子。同時，她必需絕端地摩擬着薛爾芙娜的字跡，使他不起絲毫的懷疑。這樣，他即使深愛着姊姊，那回來的時候只要自己不漏出破綻，是決計沒有什麼妨害的。

門輕啓了一條縫，窺進房間裏來的女傭，手中緊握了一束鮮花，皎豔的、芬芳的、吐着陣陣的香氣，每一朵紅色的、紫色的花卉，彷彿展着一縷笑容，在探望着瑪丁娜。這位紫癩疤的女傭，他活潑地用着蹣跚的方式跳到瑪丁娜的床榻之前，抬着手，慎重地呈到瑪丁娜的面前。

一個意識立刻飛到瑪丁娜的腦際，她注視着女傭的笑靨。

——這大概是摩斯送來的吧？

她知道摩斯跟亞倫是至交契友，無疑的，這定然是摩斯的禮物——大概他因為自己安然出險，才送禮物來的吧？

接過那束鮮豔的花枝，上身從被窩裏霍地坐了起來，瞧着，嗅着她的笑顰露開了，暫時拋撇了方才的起落的思潮。

「誰送來的？洛維媛！」她抬頭向女傭說：「是摩斯先生的禮物吧？」

「不，」她笑了，深有含意的，彷彿在奇怪太太怎麼會想不起贈送這禮物的人呢？「太太，你瞧束在這花叢裏的卡片吧！」

瑪丁娜經這一提醒，便立刻發見在那朵血紅色的玫瑰的花朵下，繫着一張象牙色鈔卡片，字跡是那末的端正、恭敬，一毫也不帶潦草的筆觸。

我的薛爾芙娜：

祝頌您的復活，誠意地、深深地，由我的心的深處頌禱您。希望您無論什麼時候留一個容我親近會見您的時間。至盼至盼！

你的安特生即刻

瑪丁娜幾乎呆得跳了起來，幸而洛維媛這女傭已經離開了臥房，否則這陡然吃驚的表情，

一定會促起她的疑慮來的。

她呆對着這束鮮花，出神了好一頓飯功夫，混身發着一陣酥軟，那緊握於掌中的花束，不覺「撲簌」地掉到了被舖上了。

她明白了，這一定是姊姊的情人，他跟姊姊的關係當然是藕斷絲連般的沒有斷絕。現在姊姊雖說去世了，可是自己卻成爲姊姊的替身，又不能向安特生去辨明亞倫太太是已經另易他人了。

——這多末的麻煩呵！唉！我的上帝，早知道姊姊是這末地不能專一於亞倫，那我很懊悔於自己的作事太魯莽了。

關於安特生這位青年，她是很有些知道他的：他是這兒倫敦的略具大名的地主，有着不少的田地，在倫敦的郊外。過去，薛爾美娜在姑娘的時代中，曾經跟他發生過相當密切的友誼——也許是超乎友誼之上的情愛，但自從她跟亞倫結婚以後，瑪丁娜便以爲他們之間至多是殘留些友誼而已！可是，現在憑這短短的簡簡中的言語，便足以證明他們之間，依舊沒有減弱分毫的情愛呢！……這，這怎麼辦呢？……上帝！

她簡直弄得不知所措了，她想不出用什麼方法來使安特生斷絕了他的癡念，而使自己免得蒙受那不白的恥辱。

她披着那件厚絨的睡衣，跳着足，跛着拖鞋來回地踱着。忽然，她高聲地叫道：

「洛維媛，洛維媛！」

樓梯上一陣的聲響，洛維媛便出見在瑪丁娜的跟前了。

「早膳預備好了，太太馬上要！」

「不，」她搖着頭，「洛維媛，是不是這東西安特生親自送來的？」

「當然呀！他爲了太太還沒有起身，所以連下那張卡片呢！」

「他說今天還要上這兒來嗎？」

「沒有，大概不會不來的吧？太太，他過去不是每天總要來一次嗎？甚至深夜也會來的？」

「唔！」瑪丁娜默然了。停了好一回，她說：「你去吧！我明白。」

「是，太太。」洛維媛走了，臨了還回頭瞥了瑪丁娜一眼，她有點怪，爲什麼今天太太瞧見了他的禮物跟卡片，變得這般冷淡呀？

## 一五 安特生的施寤

第二天的早上，瑪丁娜起身特別早，因為她感覺到身子略嫌不大舒快，想在屋後的園內取一點新鮮空氣，藉以振奮振奮精神，她帶了那頭哈利，從密林的曲徑裏蹣跚地踱着，不時微仰着頭，行着深呼吸運動，高高的胸部略略地漲縮着。

哈利對於她，已經完全消失了陌生的感覺，牠用一種親膩的態度如對待舊主人薛爾芙娜一般的，纏繞在她的跟前；有時偶而跑開去，但不久又回歸到她的膝前來了。牠用牠的長垂的毛兒擦着她的腿膀，用牠的栩栩的目光，向她時不時注視着；高興起來的時候，便伸出那條漫長的舌頭舐着她的手心，手背，手腕的上部，一種涼沁沁的感覺流遍了瑪丁娜的全軀，她摸着她的毛茸茸的頭，拎着牠的豎得筆直的長耳朵。

「乖巧的哈利！她喃喃着。

哈利是那末機靈的，體感到女主人的對牠的歡愛，於是更如同孩子似地，益發依偎貼服於

她的身旁了。

瑪丁娜穿過了幾條曲折的羊腸小徑，悠悠地欣賞了一回開在枝頭的，以及點綴在花檯內的色彩繽紛的花朵，那紫色的地丁，那濃豔的玫瑰，那緋紅色的木桃……賞着、玩着、漸漸地感得心曠神怡起來了。

寂寞的玩賞，往往會勾引起人們的遐思來的。她把現實的目前的良辰麗景的消受逐漸地消退去，一縷的思緒飛向亞倫的身邊去了。她想像着——亞倫現在已經在爬上那萬重的雪山吧？在探尋着從無人跡到達的山嶺吧？在發見那永未被人發見的奇蹟異境吧……昨天晚上自己寫給他的航空信，要幾天能夠到達他的目前吧？他瞧見這封信扎在他的心房中，將要如何地湧現出一種感情的衝動呢？他將從怎樣的一種充滿了美妙的辭句的覆信回答她呢？這些辭句，將有沙福克里斯樣的精美的修辭，以深深地勾動自己的幽微的情弦吧……這樣想呀想的，一縷微笑梗掛上她的嘴角上來了。

我們與其說她現在是在慢步，還不如說她是在浮盪的貼切，因為她的步履簡直是浮滑着而並不是蹣跚着的。

當她穿過那排野冬青的邊旁，直向一株梧桐的濃蔭下過去的時候，一頭知更雀正打從她的頂梁上嘎然掠過，她仰首遙矚，出神地讓視線追蹤着這小動物的去向，瞧着這小動物的飛逝，她想像着亞倫的天空的航行，她想：要是有一天自己也能御長風，展翅萬里，遨遊壯闊的天空，那遊興的熱度，是一定會超越於遊水玩山之上的。

她的遐思還沒有達到滿足的境界，可是一個突然的變動到來了。

一個年青的、風度翩翩的、近三十歲的青年男子，忽地躍到了她的背後，他以出其無備的突擊的手腕，攔住了瑪丁娜的纖腰，一轉身，他的臉便貼到她的頭上，於是狂亂的親吻，便如雨點似地落到她的頸上、頰上、口上來了。

這一種狂暴的舉動，幾乎使瑪丁娜駭得混身麻木了，對於這種驟然的狂暴的蒞臨，她不能不採取嚴峻的手段來施以報復。她的俏眼睛裏充滿了忿怒的光芒，「啪——啪——」兩個鬆脆響亮的巴掌，早已擊到了他的頰上了。

這個魯莽的青年立刻放了手，他捫着他的被打得緋紅的臉頰，滿面怒容，咬牙切齒地仇視着她說：

「好，你薛爾芙娜！」

「啊！」她聽着這，立刻明白這一幕惡劇的由來了。他是安特生，他一定以為自己是薛爾芙娜了。她懊悔起來，她不該不問皂白以這樣激烈的行動來對付他。她想說明自己的真名，然而她不敢，她意思得到一旦說明出來，將會使自己遭受不可想像的不幸呢！

「薛爾芙娜，你以這樣忍心的手段對付我！難道你完全忘卻了在泰晤士河上的說話嗎？」

「……」瑪丁娜回答不出來，雖然現在她是亞倫太太，可是真正的亞倫太太的祕密她如何能夠知道呢？她只有睜大了失望的眼珠，呆望着對方的一法了。

「昨天寫給你短簡，你不答復我，晚上又老早便睡了，哼！我知道了！」

「原諒我，安特生先生，原諒我。」

「原諒你？……女人，我最懂得女人的心，告訴你，你知道亞倫探險快要成功，所以你……你想背棄你的信誓了！」

「安特生，請你原諒我，從今天起，我們只存在着友誼吧！我求求你，我，我是……」她想，她無論如何不能說出她是瑪丁娜。

「好！你想跟我絕交吧？薛爾芙娜，你這蕩婦，你一個月之前，還答應我亞倫回來，立刻跟他離婚，而現在……」安特生漸漸地由憤怒而感得傷心了。

「你，安特生，原諒我。」

「原諒？你方才爲什麼那樣對待我？」

「……………」

「說呀！」

「……………」

「究竟你還是答應跟亞倫離婚呢？還是跟我斷絕了幾年來的恩情？」

瑪丁娜痛苦之極了，她覺得再也不能替已死的姊姊來擔受這份罪孽了，她的雙目茫然，幾乎掛下淚珠來了。

「吓，安特生，請你別提這個話吧！」她的聲音發着抖，「我愛着亞倫，我怎麼能够跟他離婚哪？」

「那末，你爲什麼要欺騙我？」他貼近她的身軀，擁住她的兩臂，可是給瑪丁娜掙脫了，她跳

過一旁心頭不住地「勃突」

「過去的事實算牠死了吧！安特生。」

「算牠死去好，你聰敏，你當我是個娃娃，你這蕩婦！」

「你說話莊重一點，安特生，你罵了我不止一回了。」

「罵你，比這更利害的罵語我還沒有出口呢……」

「你是上流的人士，你不應該。」

「對待一個忘情無義的蕩婦，我不能够罵？」

「……」

「好啦，薛爾芙娜。」安特生有點回心轉意了，他重復貼近瑪丁娜的跟前，手垂着，再不願伸展過來。「究竟你再愛我嗎？你說。」

「……………」

「說，只要說一個字，愛，或者不。」

「你原諒我，你忘記了過去吧！你應該知道我是個有夫之婦。」

「有夫之婦哼！」安特生癡笑了一下，「這兒我們不便多談，薛爾芙娜，我需要你到我的家中來一次，不管這是末一次還是……我有許多的話要問你。」

「不！」

「你不答應？忍心的、無情的女人，你不！」

「來便來吧！安特生，」她忍痛地說：「不過這是末一次了。」

「……………」

「你原諒我吧！」

「這樣，今天午後兩點鐘，我候在這花園後的臨近大道的別墅內，你不能失約！」

「是的！」

於是這青年的地主，抱着無限的嫉憤而走了。他猜想她也許來溫最後一次的舊夢吧？否則她怎麼肯答應到別墅中去呢？

望着安特生離去的背影，瑪丁娜躊躇得不知所以的——究竟去呢？還是……？既經答應了，她便覺得不能失信於這位熱戀着姊姊的情郎。她很有些知道安特生的爲人，他是一個擁有大

量地土的大莊主他最喜歡是跟少婦少女們廝混爲了愛他是可以犧牲任何巨大的代價的，但他並不是個專誠一意的癡情男子，當他發現另一個值得愛的人，他便會捨此而逐彼了，倫敦有不少的女人給他染污了，但立刻又被他像敝屣似的一腳踢開了，所以她想：即是她並不是薛爾芙娜的假冒者，而跟他割斷了愛的柔絲，也將不成爲一種可以給良心譴責的罪過的。

現在，她再也無心於遊賞散步了，醉人的春色，打不起她的興會，她轉過身，招呼着她的「哈利。」

「哈利！哈利！」

這小東西立刻竄到她的跟前，嗅着、纏着、高高的尾巴，不住地甩呀甩的，跨着滯鈍的步子，她同「哈利」回到自己的寓宅中去了。

## 一六 忍辱往見安特生

午後的兩點鐘模樣，瑪丁娜穿了一套薄薄的春裝，金絲的鬚髮梳得一點也不光潔的，連帶那一星絳色的脣膏也全不抹上，可是雖然她打扮得這樣的素淨，然而在這素淨的本色之中，卻依舊不減她的豐韻，那脈脈的動人的秋波，只要微微地一眇，就不期然地會流露出她的俏麗來的。可是這種播弄秋波的本能，她是始終不會施展出來的，因為她是一向那末的端莊賢淑，並不以嬌情來逗引任何男子的。

她的「勃突」的心房，永遠在急速地跳躍，她的步履永遠是忒忒的，踐蹀着、躑躅着，從離開自己的寓宅朝向安特生的別墅走去的時候，她三轉四回頭地向後望着，大概是提防她的女傭洛維媛，別給她瞧見了而流散出什麼難聽的謠言。

抱着全盤的鬼胎，踏過了那座春意融融的花園，便一直朝向那迤邐的曲徑中過去，這曲徑是從她的樓窗口可以矚望得清清楚楚的。她後顧着這自己的臥室的窗口是那末的闐寂，連洛

維媛的鬼影都瞧不見半點影蹤，這才略略地寬放了那「勃突」的驚慌。

——這真是姊姊的造孽！我真懊悔那次的魯莽，不該貿然地便庖代了亞倫太太。

然而這樣的懊喪有什麼用呢？

她已經到了那所富麗的，華貴的別墅跟前了，階石旁的罌粟科的紫黃鑲邊的花朵招展着笑靨。豔麗的秀色，似乎將滴瀝下來似的。她沒有心神留意這種惹目的花卉，她專心一意地在思量着怎樣去應付這末次的會面，怎樣使安特生斷絕了他的慾念……

將微顫的手在門上輕敲了一回之後，門開了，安特生以舒泰的神色迎迓她的蒞臨，露着笑。可是這笑多少是裝做出來的，失去了自然，失去了往日那末地充滿了情熱。

「進來呀！亞倫太太！」他故意叫喚着。上午，便在今日的上午，他還是用薛爾芙娜來稱呼她的，可是現在卻改口了。

瑪丁娜畏怯地蹣跚到這別墅的大門之下，轉過一條迴廊，她停留於那個半弧形的牆洞的跟前，身軀半倚着，滿目失去了靈活的光彩，只是呆瞶着安特生——這位最愛獵豔的地主。

「亞倫太太，我只要求你答覆我一個問題。」

「說吧！安特生，我的朋友。」她顫動地說。

「到底你沒有忘記泰晤士河畔的諾言嗎？」

「請您忘記了牠吧！過去的譬如牠死亡了，再也不會復活的！」

「好一個忍心的女人！也吧！既然你不念舊情，那便請你答應我這末次的跟你的親暱吧！」安特生本來是個色情狂的傢伙，他跟女人們的愛情，最大的目標便是求得肉體上的享受與愉快，所謂真正的，純潔高尚的情愛，他是不懂得，也從來沒有鑽研過。他用這句話語表明了他上午所要請她作最後一會的目的，便在於此之後，便用迅速的撲擁的姿態向瑪丁娜的跟前衝過去，這「衝」是狂躁的、急激的，幾乎一下子便可以把瑪丁娜擁到自己的懷中，先來一個姿情恣意的狂吻，然後再……

「啊，不！」瑪丁娜幾乎如同山兔遇見了狼犬似地驚得差點兒發瘋的樣子，牠憑着她素具運動的天才，立刻跳開了那個半弧形的牆洞，而用颯風疾雨式的步式奔離了這所別墅的大門。

從驚魂失魄的狀態中，她回轉了自己的寓所，彷彿爲惡魔所追趕似地，奔得那末的急速，胸

部急劇地起落着，喉頭發出了咻喘的微響，汗漬從額上直透到了她的衣上。當一陣「急磴磴」的步聲停息的時候，他已倒在她的溫柔的床榻上了。臉蒼白着，完全變成了一種病的顏色了。

洛維媛這女傭正在料理家中雜務的時候，瞧見太太驚慌萬狀的回到梯房上，她立刻丟了她的工作，惘惑地趕奔了上去。

「太太，太太，什麼一回事呀！」

「哇！我……我碰到了……一個危險。」瑪丁娜瑟瑟地說。

「危險？」她簡直想不出是什麼樣的危險，在加於她的身上。「難道你遇見了盜賊。」

「是的，也許是的。」瑪丁娜驚魂稍定說。

「在倫敦難道會有……」她不大信任這個話，她遲疑了。

「你去吧！洛維媛，現在我已經出險了，你不要替我擔憂。」

「是的，太太！」

她走了，疑惑得莫明其妙的惘惘地走了。她決不相信瑪丁娜這個話是真的，然而她也猜不出究竟太太遭到了什麼災禍。

三分鐘之後洛維媛卻又出現在瑪丁娜的臥房中了，那塊紫色癬疤似乎顯得更紫了一點的。

「太太，安特生先生在下面，他請你去。」

「吓，你說我不好過，不能請他上來。」

「爲什麼？太太，爲什麼你拒絕他呀？」

「別管這些，你照我的說話去回覆他就是。洛維媛，你不要讓他上來，這是最要緊的。」

「唔！」這女傭簡直墮入五里霧中去了，她想太太從不顛列尼回來之後是變了，大變，變得那末地快，她不敢違抗太太的意志，於是便急匆匆地重又回了下去。

過了好多分鐘之後，還沒有洛維媛上樓的步聲，於是瑪丁娜的心才略略地寬弛了。

——無賴，不要臉的上流人，大地主，便是真的姊姊跟他會面，他也不該施用這樣的猖狂的舉動呀！

她暗暗地罵着於是她更深切地探悉了姊姊的過去的私生活是怎樣地墮落啊！

——下次，無論如何，我再不願意遇見這瘋子！

從榻上慢慢地坐起來，踱了幾步，始終不敢走到那貼近宅外花園的長窗跟前去，因為他怕望見那個白色墜壁的別墅，因為這裏是居留着那個跟禽獸一般的青年地主。

——讓死神拘走他的靈魂吧！

晚上，當瑪丁娜下樓下去用晚膳的時光，洛維媛告訴她方才安特生先生臨去時發了一大泡的罵聲，末了她說：

「這真是一個下流的流氓所開得出口來的一點也不像個地主的身份。」

「本來，愈是資產階級的人物，愈是最會幹下流的事情的。」瑪丁娜嘆息說：「究竟他罵了些什麼呢？」

「這，」洛維媛吞吞吐吐地始終不敢啓口，「太太，別管他吧！聽了反而會使你難受的，太太，你以後可以別再跟他來往了！」

「唔！她不敢，也不願多問下去，省得自己更多增幾分委曲的悲哀。」

胡亂地吃了一點麵包豬排和烤鷄之後，她便懼怕誰似的，回到樓上去了。

## 一七 影院中的喜鵲

日子過得真快，眨眨眼之中，便飛走了一大段。瑪丁娜非常慶幸於安特生的不再來糾纏她的平靜的生活。——因為從那天起，鮮花不再從安特生的手裏呈獻過來，這位地主的身影也不再映上她的眼簾了。

——但願他一輩子不再上這兒來！

這是她的馨香禱祝的祈求。

消耗寂寞的光陰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可是瑪丁娜卻並不因春色的惱人而感得煩惱。每天她在料理一回家務之後，便回轉她的娘家去省視一下年老的慈父。

失明了的湯墨士先生，現在顯得精神萎靡得多，花白的頂髮較前褪脫得更起勁了，額上的皺紋，彷彿更刻劃得深湛了一些，從這裏，你不難瞧出這位老人家的暮年的蒼涼的境遇，遠非早年轟轟烈烈有所作為的時代所可比了。每當瑪丁娜輕裝打扮回家省候的時光，湯墨士先生總

把着她的臂膀，摸着，摸着，親親暱暱地直捫到她的頭頂，而從手指上感覺到這左披「頭路」的愛女的確又來到自己的懷中時，便笑了笑，吐出那不變的問話：

「孩子，亞倫有信回來嗎？他什麼時候準備回倫敦呢？」

「沒有，他連信都不給我一個，大概給重大的探險事業盤住了。」

「不過，」老年人是另有一種周密的思考的，這老人家疑慮地說：「難道他連寫一封覆信的時間都會沒有嗎？」

「爸爸，他會不會……」瑪丁娜想到了安特生的那回事情，她抖瑟瑟地說：「知道姊姊是個……」她說不下去了。

「是個……瑪丁娜，你姊姊過去的確是有着不少的交友的，可是她不至於……」

「是的，爸爸。」她不願意傷老父的心，因此，可以作為姊姊的罪惡之一端的證據的那回事情（關於安特生的那回事），決不來搬給老父聽了。

半個多月過去了，亞倫是如此的吝嗇，竟沒有幾行的覆信飛回故國，瑪丁娜由盼望、禱求而轉入納悶的境界了。

——是繁忙逼使他不能回信嗎？是庖代的筆扎叫他窺出了破綻嗎？是他已別有戀人而忘懷了自己的妻孥嗎？

猜不透，這是一個謎。

於是她憤然悽惶了，她不該一念之錯，鑄下了這個孽障。

春末夏初的一個早上，「嗡嗡」的蜜蜂在樓外倏忽着，曬上窗格裏來的陽光發着煖烘烘的熱力。洛維媛送上當天的日報來，一條觸目的新聞拉住了她的視線。

### 遠征西藏探險隊功成而歸

「啊！」她驚躍了起來，這新聞勾起了她的熱情——亞倫的消息將由此而透露了。

新聞的大意是：探險西藏的人馬不久便將功成而返。此番他們在西藏高原發見了不少珍貴的材料，回國以後，對於地理學上將有不可意想的偉大貢獻。這新聞的末了還拖上這樣的一條尾巴：遠征西藏的新聞影片，將於當天晚上，在倫敦大戲院放映。

——我一定得去參觀，我一定得去會見亞倫的探險中的真面目。

不再猶豫，不再費半點的思考，她決定在今天的晚上到倫敦大戲院去跑一次，讓渴念已久的亞倫，能把他的面目顯映於自己的目前。

她換上了那套已故姊姊所常穿的銀白色的華麗的服裝；在彎彎的梳形的明月之下，攜帶了滿團的高興，驅着車輛，讓宏偉的影院吞噬了她的整個的身軀。

倫敦大戲院，一切還是過去三個月的那付景狀，沒有變，連一支小小的嵌在壁端上的電炬的地位都沒有更動；然而瑪丁娜的感覺上卻似乎有異樣的感受。——她似乎整整三年頭暈，達了這座戲院，一切現得生疎，異樣，尤其是流進這兒來的觀衆都似乎是前一個世紀裏的人物，沒有一個熟人認識她，她呢，她也簡直找不到一個熟稔的儔侶。

在電炬通明之下，她坐到了那賣價最高的座位上，態度安閒地，向周圍的觀衆投予一個微笑的瞬視，然後取下那根墨綠的，間隔着月白色條子的絲圍巾，摺疊得那末平整服貼，才平鋪在自己的膝蓋上。

當銀幕後的樂聲響徹四壁時，電炬逐漸消失了牠的光芒，而那逗起數千觀衆注意的新聞影片，便立刻透映到幕上來了。瑪丁娜用神地注視着，那一對俏麗的眼仁，始終盯住那銀幕上的

動態。她忘情於自己是在這兒的大戲院中，忘情於自己是爲座上的觀衆的一員，那顆嬌弱的靈魂早已飛躍到亞倫的身上了。

在白雪漫遍的峯頂上，亞倫的碩健的身軀出見了，似乎容顏蒼瘦了一點，可是精神卻比在瑞士的時候，更顯得飽滿的樣子，鏡頭裏顯出了無數的險惡的山巔、山脊、峭壁、危崖，亞倫的身軀不時在鏡頭裏出見、消滅。每一個鏡頭放映的時候，觀衆都以高度的興緻、熱烈地鼓掌讚美，瑪丁娜也不期然地鼓掌着，她的這種鼓掌是較之他人更爲熱烈的，因爲著名的探險隊員之一的亞倫，是她的關係最深的戀人哪！

新聞片告終的時候，瑪丁娜便離座退走了，服務員們以訝異的目光望着她。

——這女人難道專爲了新聞片而上這兒來的嗎？

瑪丁娜無視於這個訝異的眼色，她退出了戲場，向着場外的廊道裏走去，滿心充滿了喜悅。

——亞倫成功了，沒有徒勞往返這一場！

她自語着。

突然，一個從背後陡發的喚聲把他叫住了，她的心臟中如同浸着一股涼水，微顫了一下，致

於驚呆得如同木鷄的。

「薛爾芙娜，薛爾芙娜！」

她已瞧清楚了這到來的人是誰了，心如亂弦似的跳動。

「唔，安特生先生。」

「請您停一步，讓我們談兩三句最後的話好嗎？」

「唔！」無論如何她想不出這位青年地主將對她披露些什麼意見。

「我方才瞧見你真是高興極了！薛爾芙娜，你的確沒有一點點記起吾們過去的情愛了好吧！從今天起，你永遠做你的亞倫太太吧！我決不再來纏擾你！」

「……」瑪丁娜感激地點點頭，因為這是她所極端祈禱着的。

「不過……」忽然安特生轉變了話題，「你沒有權力可以干涉我不向亞倫宣布我們過去去的歷史！」

「啊！」她幾乎驚得暈了過去，「安特生先生，您……您……」

然而這位蘊蓄了無限嫉恨、無窮惱怒的青年卻如迅鳥似地早已離開了戲院的大門，昂藏

地得意地溜了出去。

瑪丁娜欲哭無淚地急奔出院門外她怕人們會注意她的變態——那條地變得灰白的顏臉——如同逃避偵騎的目光，而消逝於熱鬧的市街上了。

——這怎麼辦呢？那個流氓的地主，他會……難道他真會……亞倫會相信他嗎？……亞倫會真的憑他的一言半語而幡然悔婚嗎……

她又猜測起亞倫所以始終沒有回信的原委來了。

——也許他寫過信給亞倫嗎？大概亞倫已憑着他的片紙隻字而沖涼了對於妻子的熱情吧？……

轉念一想她卻又覺得這些顧慮是大可不必的，只要自己利用機會證明自己是薛爾芙娜的妹子，一個冒充的太太，那一切的魔障、疑慮、忘測，便不難冰消瓦解了。

慌慌亂亂地回轉了自己的寓所，簡直連自己也莫名其妙地怎麼會得回家來的。

——這流氓，他究會……他……施用這種喪盡天良的手段，看吧！公正無私的上帝決不會饒恕了他的！

她喃喃着，一直跨進自己的寓所。洛維媛這女傭卻迎面打斷了她的沉思。

「太太，摩斯先生來瞧了你兩回了！」

「摩斯嗎？他在那兒？」

「他走了，但是他說十點過後他會再來找你的。」

「唔！」她若有所悉地點着頭，便一個人逕自步上樓房間中去了。

哈利用牠的紅紅的舌尖舐着她的手背，依依戀戀地繞着牠的身軀。她沒有情興來逗引牠作爲消遣，坐到靠近窗跟前的沙發上，便呆呆地墮入深思的境域中去了。

新聞電影片裏的亞倫浮現到她的意識界中來了，倫敦大戲院中安特生的捧笑的面目也浮現到她的意識界中來了。她想這個流氓地主的辣手，也許竟會在她跟亞倫之間築起一道魔障來吧？

當樓梯上響着步履聲的時候，瑪丁娜仰起頭，注視那下着門帷的房門口，一個瘦腦瓜探了進來，永遠憂鬱、悽愴、煩悶的臉上，點綴上了一層的笑容。他用着急速的步子跳進來，一眼瞥見瑪丁娜凝神靜思地坐憩着，便興奮地說道：

「哈囉，亞倫太太，今天沒有上倫敦大戲院去瞧亞倫的探險片嗎？」  
「唔，已經看過了，摩斯先生。」

「這很好，這很好，亞倫太太，亞倫不久便將回國了。」

「你知道？」瑪丁娜立刻全神傾注了起來，「什麼時候回來呢？」

「據他寫給每日新聞編者的信上看來，大概不久便將奏凱回國。」

「那我的心裏是怎樣的歡喜啊！」

「難道他沒有通知你過嗎？難道他多時忘記了給你音訊嗎？」

「是的，我想一定是爲了忙緣故吧？」

「是的，不過，他不該不報告一個回來的音訊給他的太太。」

「可是我一點也不怪他。」

「那你真是一位賢德的太太了！」摩斯笑了笑，他想薛爾芙娜現在變了，她怎麼會一下子變得這末賢淑呢？當他想到過去他所祕告亞倫關於她的消息時，他又想回轉來了。

——無疑的，這是她因爲另外有了安慰岑寂生活的戀人而才如此的！否則她怎能够忍

受得了亞倫如此地對待她呀

想到這，摩斯便譏嘲地說：

「亞倫太太，探險隊回來的時候，你有興會到機場上去迎接亞倫嗎？」

「那我一定要去的！」

「這很好。」

摩斯本來是個貪杯的人，他爲了談話之故，把那盞由瑪丁娜倒給他的威士忌忘記了，現在談話告了個段落，於是他便端起那隻高腳的玻璃杯子，把滿杯的酒液，一擁腦兒地都倒了下去。啞一啞溼潤的嘴唇皮。「再會，亞倫太太！」他說：「到那一天我們在機場上再見吧！」

「難道你事情忙得那樣的不能再上這兒來嗎？摩斯先生。」

「不，不是的事情吧，說忙，不見得忙，說不忙，卻也似乎很忙。總之，我們再會的日期是不遠的。」他把他的那頂黑色的禮帽垂到了膝蓋下，躬着細長的身軀，然後退到下面去了。

——但願亞倫早一天回來吧！我可以早一天剖白我的衷曲。

瑪丁娜默默地祈禱着。

## 一八 飛行場上的歡迎

倫敦郊外的飛行場上，人頭攢動着，假使你憑高下瞰，簡直如萬千頭的螞蟻，在蠕動、擁擠、奔跑，人聲喧鬧得如同隆隆的雷鳴。

「什麼時候了？」

「九點多。」

「那馬上便要到達了？」

「對呀！」

掛着證章的新聞記者們在竊竊喳喳的私議着。他們所期待的是謠傳已久的探險隊的榮旋故國，明天的大英吉利的各地報紙上將有絕好的新聞資料，昭示於大眾的目前了。

瑪丁娜今天以最興奮的情緒，雇着那最時式的摩托卡趕到機場上來的。昨天的晚上，她接到亞倫的簡單的電報，知道他將於今天的上午十時，從世界的高原，挾着種種新奇的材料，轉回

祖國。她接獲這個電報時心理上的愉悅之情，真是難以言喻的。

——究竟亞倫是愛他的太太的，否則他怎麼會打電報回來呢？

想着這，她便微笑着直到天明。

這時候，她雜在人叢堆裏如一般歡迎的人們似地引頸高盼着她今天的全副精神都灌注到她的耳鼓上去了，希望那個「嗡嗡汪汪」的聲響會馬上出現在倫敦的上空。

這目前的情景，正等於歡送探險隊出發時的一般，那時是初春的佳節，風和日暖，融融的春意陶醉得人們可以醺醉似的，然而現在卻不同了，炎熱的仲夏的空氣，蒸發着人們的汗珠，這些汗液淌滿了他們的項頸、脊樑。高大的常禮帽，成了蒲扇似的，揮着、搖着，藉此稍解他們的悶熱。

前次這機場上歡送着遠征的隊員之中，是有着真正的亞倫太太的，然而目前這同樣打扮的亞倫太太，卻已變作了薛爾芙娜的替身了。這個替身是那末的嫻靜、穩重，甚至連她的步伐也都是跨得那末慎重的。當新聞記者們圍繞她略微詢問一下亞倫的近況時，他們發現她不同於從前的她了，她缺少活潑，尤其缺少那盪人的秋波的運動。然而敏慧的新聞記者們並不因此而滋生了他們的疑竇，僅有的感覺是：「善於交際的亞倫太太是變了！」

她避開了記者們的嘈囂後盡力找尋摩斯的蹤跡他說過今天是跟她再會的日子然而存留在這機場上的萬千觀衆之中卻偏偏遺失了這位青年朋友的影蹤。

——一定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盤住了他吧？

她猜測着，便在這個狐疑的時光，那東南角上的「嗡嗡汪汪」之聲陡然侵襲到人們的耳鼓裏來，一個黑點在天空裏衝破雲霄而顯現着，終於這巨大的怪物現身於倫敦的上空了。

「來了，來了！」

觀衆以熱烈的掌聲，歡迎着祖國英雄的回返首都。

攝影師們忙亂着寫真的工作，記者們首先衝往了停機站的處所。

瑪丁娜站在較遠的地方遙望着，

——亞倫回來了，回到我的懷抱中來了！

心在狂鳴了起來。

當這座巨型的怪物停下來之後，她清清楚楚地瞧見那首先下來的是個大個子的凹臉孔傢伙，其次是一個較矮的堆足了喜容的年輕人，而第三，那個穿着灰色航空衣服，戴着乳黃色飛

機帽的高身材的人物，正是亞倫的個子，她想立刻衝上去，然而覺得未便造次，於是留神地注視着，等到他的衣帽膝下來的時候，顯出了他的真正的面貌時，她驚喚了起來：

「亞倫，真是亞倫！」

於是她便衝了過去，由於步伐的過於急促，以致碰撞了幾個觀衆，她來不及說一聲道歉的話，便直衝到了亞倫的面前。

「亞倫，親愛的，你回來了！」

她立刻擁住了他的身軀，像一個孺子抱住他的父母般的由於歡忻的過度幾乎吊下了熱淚。

「唔！薛爾芙娜，你候了好久了！」亞倫雙手捧住她的肩膀，靜靜地注視了頓把飯功夫，他覺得她今天打扮得蠻精緻，蠻豔麗的，薄薄的脂粉，卻不如過去般的濃得那末妖豔，以致失卻了自然的美態。

「我候了您至少一個鐘點了亞倫。」

「謝謝您，你記着你的亞倫。」他這末說，雖然面上盪漾着熱情，然而骨子裏卻充滿了冷淡。

漸漸地他吻上了她的嘴巴，這吻，似乎是一種不可缺的例行公事，而並不是由於內心的衝動才如此行動的。

瑪丁娜頗訝異於他的這個動作，然而當她想到亞倫在這征塵才洗的時光，難免有這種情態的表見，於是心中便毫不感到難受，而依然牢牢地擁住了他的身軀。

「摩斯沒有來嗎？」

「沒有，不過他說他是一定到的。」

「大概他爲着事務的不能分身吧！」

「我也這末想。」

他們立刻從蜂擁的人叢堆裏退出去，認識的親友們以微笑，以點頭，表示他們的崇敬的歡迎的善意，亞倫避開了新聞記者們的絮絮不休的談話，挽着瑪丁娜的手，遠離了停車站。

他們雇了輛汽車，兩個人敏捷地坐了進去，瑪丁娜簡直不肯讓自己的視線離開了亞倫身上的任何部分，她覺得他雖然顯得勞頓一點，然而精神卻益發飽和了。酷寒的大自然，並沒有破壞了他的健康，反而壯健了他的體魄。

亞倫沉默地不開口，只望着車窗的街道。瑪丁娜無論如何忍不下這個啞口的場面，她拉住亞倫的手。

「亞倫，您不會忘記了你的薛爾芙娜吧？」

「也許你，在這較長的時間中，忘記了你的亞倫吧？」

「不，亞倫，你不該說這個話，對於一個熱愛丈夫的妻子。」

「是的，這不過是我隨便的猜測。」

「隨便？」

「唔！」

「……」

她的心中，此刻着實難受起來了，她感到方才在機場上的時候，亞倫的那副冷淡的態度，並不是沒有來頭的。

——難道真的他已經知道姊姊的祕密嗎？那自己不是將成爲一個無辜的代受罪的人嗎？想到盲目的慈父告訴她的話語，她深深地悔恨了。然而生米煮成了熟飯，她將怎麼辦呢？

汽車以飛快的速度，馳駛着無數的寬大的街道，終於側入冷僻的地段，而達到了他們的寓所。紫癩疤的洛維媛，以無比的熱忱，笑迎着主人的回歸，瞧着這一對伉儷的面上，都夾帶了冷淡的氣色，於是一大泡的早已準備好了的歡迎的言辭，便立刻飛走到半霄雲外去了。

煮膳的老媽子卻並沒有洛維媛那末的善識風雲氣色，她喃喃地嘮叨着一堆的話，彎着身軀，嘎嘶着乾燥的嗓音，結果卻只博得了亞倫的淡淡的點頭，連半個話語也不發的，匆匆地直上樓房中去了。

瑪丁娜抱着無窮的悵鬱，隨後趕了上去。

## 一九 冷淡和譏諷

寂寞的房間裏，坐着這一對寡寂的夫婦，雅雀無聲地，誰也不打算向誰說話。

他們是取着一個對坐的姿式的，亞倫坐在那張圓桌的邊旁，而瑪丁娜則坐在那張正對着亞倫的沙發上。

房間內的一切都引起不起這位主人的注意，只有掛在那乳黃色油壁上的結婚相片確引起了他的注目，而付以無限的遐思。

瑪丁娜不耐於這樣的緘默靜坐，她挑釁般地開口了。

「亞倫，我寫過不少的信，難道你一封都沒有收到嗎？她努力笑着說。

「收到的，你的每一封信都充滿了愛，而且一封比一封的更熱烈起來。」

「唔！她不免有點羞澀了。」

「我說得不錯吧？我的記憶裏，永遠不會把她忘記的。」

「那你爲什麼不給我一個回信呢？」

「原恕我探險的事情太忙了。」

「吓，忙得簡直連提筆都沒有時間嗎？」

「我想你應該相信我。」

「唔！」

她再也忍不住亞倫的這種冷淡的回答，她站起身，在房間裏踱了一個來回，滿心想探問他是不是什麼人給予了他虛妄的消息，然而這又怎麼能啓齒呢？

「亞倫，你變了！」瑪丁娜踱到亞倫的跟前，痛苦地說：「你不像探險前的亞倫了！難道你忘記了過去我們在瑞士的熱情嗎？」

「我，我一點也沒有忘記，只要你也時時刻刻別讓牠忘記了。」

瑪丁娜的心裏是充滿了說不出的苦痛，其實此刻亞倫的心中怕比她更充滿了難言的苦惱。他憎厭這個目前的薛爾芙娜，他非常痛恨胡塗的上帝，會在不列顛尼的海浪中捲去了可愛的、貞靜的瑪丁娜！他簡直想咀咒他一下；想到他所接到安特生的電報時，他簡直要不客氣地大

聲吐罵起來了。忍住這暫時不便宣洩的痛苦，他只是把他的視線逃避了瑪丁娜的注視，而不離左右地老是望着那幀結婚的相片。

——爲什麼我會貿然跟她結婚呀？我受了她的騙我……！

「亞倫，你爲什麼老是望着我們的結婚相片呀？」

「唔！我覺得非常可惜！」

「可惜？」

「……」

「說呀！」

他終於打起了勇氣，「可惜我們結婚得太早了！」

「爲什麼？」瑪丁娜驚訝萬狀的說。

「要是遲些時的話，那你不是可以跟比我更有地位、更有財勢的人結婚，而做他的高貴的

太太嗎？」

「……」

瑪丁娜像突然遭受了一個痛徹心骨的尖刺，直透進她的心房。她倒伏到那張咖啡色的沙發上，身子倒蹶着，高圓的肩胛不住地抽動，熱淚從她的眼腔內洶湧地滾下來，她用盡全力在壓低她的啜泣的聲音，只嗚嗚咽咽地不住的抽噎着。

她完全明白了亞倫的態度，所以如此冷淡，言語中如此地挾帶了譏誚無疑的這定然是安特生這流氓地主的造謠破壞。不過當她想到姊姊過去的確跟安特生發生了曖昧，那也未便深怪他，這個最正當的譴責，還是應該放到已故的姊姊身上去，纔是最最公正的！

——可恨的姊姊！可憎的薛爾芙娜！她抽噎之中，暗暗地罵了。

瞧着自己的言語刺中了妻的心，亞倫覺得好過了不少，他非但一點也不憐憫於她的啜泣，反而覺得這是妻的故意的做作，他暗暗地罵了——

「裝她的腔！我深悔自己不該魯莽結婚，我深憐瑪丁娜竟會遭了沒頂的惡運！」

「好吧！薛爾芙娜，我不愛瞧你的哭泣，因為你的哭泣沒有施之於正當的用途。起來，我們談一談，我想我們還是開誠布公的談一談，免得彼此罩沒了眼睛演笑劇吧！」

聽着這，瑪丁娜漸漸地擡起她的身子，晶瑩的淚水，淌滿了她的整個的面頰，致於那件最近

纔裁就的夏裝上也攪上了淚痕，乏力地失神地她斜欹到那扇長窗的窗櫃上無限委曲的目光光是注視着亞倫的動靜。

亞倫抽出了一支煙，她用力地擦着火，飽和地吸滿了一口，然後又全盤噴了出來，於是暫時他的面部沒入白色的煙霧中去了。

吸上第二口紙煙的時候，亞倫慢慢地走到瑪丁娜的面前，手指縫裏高高地夾起那根白色紙煙，滿臉嚴肅的表情，呼吸比平時略略地加速起來。

「薛爾芙娜，我想痛苦的結合是世間最最痛苦的事情！」

他彷彿像個老成的演說家似地，頓了一大頓，把下文的演說辭想得妥帖周密之後，然後又繼續下去。

「你呢，也不必假惺惺，早已預備等我回倫敦之後便跟我提起離婚的問題的！」

「啊，亞倫！」瑪丁娜幾乎要顛蹶下去了。

「聽我說，薛爾芙娜，鎮靜點，理知一點，聽我說。」

大顆的淚珠，從瑪丁娜的眼眶內「簌落落」地滾下來了，她簡直受不住。

「一切我都明白，開着天窗說亮話，你愛安特生，我不反對，離婚，我更不反對，免得爲了婚約而致使你的心上感受到了憂戚。」

「亞倫，你纏錯了！」她絕望地苦苦地叫了起來。

「纏錯嗎？」亞倫微晒着，帶了無限的含蓄的意味。

「是的，看上帝的面上，你不能使我受委曲。」

——還說是受委曲，哼！

亞倫幾乎要罵起來了，自己受了她的騙，卻還說自己委曲了她，於是他恨得再也受不住了。

「薛爾芙娜，我們別再躲在幕後演滑稽劇吧！各人走自己所喜歡的路，這是最最爽快的辦法。」

「亞倫，」她鼓起了勇氣說，而且愈來愈挪近亞倫的身邊，「算是薛爾芙娜……你的妻子真正有過錯誤，你能够原諒她，容她改過自新吧？」

「嘿，」亞倫呆呆地注視了她的表情上的變化，覺得她總於再也不能隱藏她的過失了，「自新，這個太官冕的字眼，我想是不需要用的！」

「你難道全盤相信安特生的胡謔？」

「說實話，在沒有到達西藏之前，我便有數了！」

「啊！亞倫。」她驚愕得不知所措地說。

「是的，我並不在你面前撒半句謊。」

「那你決不能夠饒恕你的妻子了？」

「我要求你，讓我解除了內心的痛苦吧！」

洛維媛這女傭的紫癬疤在門口一現，便又縮了出去，亞倫注意到她的行動，然而並不喚住，讓她蹣跚手蹣跚的重復下樓去了。洛維媛到樓上來是有理由的，她打算問他們今天預備弄些什麼可口的晚膳，以便讓太太可以好好地給丈夫洗一次塵，然而當她發現這一對夫婦，在如此地鬧着無言的別扭，於是便知趣地退下去了。

「亞倫。」瑪丁娜漸漸地後退下去，差點兒將要退到那長窗格的涼臺外去了，她斜敬着，滿腹中說不盡的冤屈，「您，你難道一定要跟你的薛爾芙娜……？」

「過去譬如沒有那回的結合。」

「您放下了您的決心？」

「這是你逼着我放下的。」

現在瑪丁娜覺到非把自己的真相顯示不可了；要是自己永遠充當薛爾芙娜，永遠蒙受那個屈辱，那便是對於自己的良心，也將對不起了！她這時深悔不該魯莽行事，不該不聽老父的忠告，以致鑄下這個錯誤。她簡直想痛哭流涕，以抒盡她的心頭的苦痛……最後他覺得再也顧不得一切了，她壯大了斗胆，變更了那憂鬱的聲調說：

「亞倫，你認爲我是您的太太嗎？」

「唔，」亞倫不覺驚疑地說：「要是瑪丁娜不遭受那個悲慘的不幸那也許……可是，現在你不必佈下什麼疑陣，亞倫不會受您的第二次的欺騙的。」

「你以爲我一定是薛爾芙娜？」

「……」

「你以爲不幸的瑪丁娜，真會那末的不幸到底嗎？」

「……」

「亞倫你以為不幸的瑪丁娜不會復活的嗎？」

這位青年的探險家他一直沉默着，現在他有點驚奇起來了，他聚精會神地注視他的妻子，那銳敏的目光，卻無論如何發見不出她有什麼異樣的破綻。當一個意識浮上他的心尖，而想利用牠來作為最好的判別的法寶時，瑪丁娜早已探去了她的那頂直到現在還沒有取下的帽子，她用手掠着那長而鬆曲的金髮。那兩顆圓圓的深藍色的眼仁，固定不動地直望着亞倫的顏臉，一絲微笑掛上她的倩麗的臉門，意思是：

——瞧吧！聰明的亞倫！

這一個真相的顯露，使得我們的年青的亞倫幾乎如同受了雷震似的混身顫動起來了。

——是瑪丁娜嗎？

他的心頭驚叫了起來，他由於震驚的過度而致於似乎喪魂失魄地呆了起來，他注視着瑪丁娜的動作，他的雙手撲開着，如同在顫備撲取一頭飛走了的蝴蝶似的。……在這簡單的動作，一瞬間的思索裏，他已明白了在不列顛尼薛爾芙娜跟瑪丁娜所發生的悲劇了，死的是薛爾芙娜，而瑪丁娜卻庖代了這兒的主婦，怪不得自從得到那個惡耗後，太太所寄來的信是那末地

充滿着愛的熱情。

——我錯怪她了，這是罪過，應該請她饒恕的罪過。

瑪丁娜期望着亞倫將以怎樣的熱情來表見於自己的目前，然而亞倫卻還是那末呆立不動。

——難道他會責怪我的違法的行動嗎？

正在這末思索的時候，那個長年患着失戀病的摩斯，卻跳上二樓的房間中來了。

這無異突破了他們的一場好夢，——因為亞倫正在想跪到瑪丁娜的跟前去求得她的饒恕，可是這末地來了個不速之客，他便只得收斂起他的將發未發的激情的行動了。

## 二〇 摩斯的招宴

摩斯闖進這兒的房間裏來，是帶着一種極高度的愉快趕來的，他來不及留神這一對夫婦正在發生着激越的、陡轉的變化，當他用急速的脚步跨到亞倫跟瑪丁娜的中間時，使用無限的關懷的神態，一本正經的眼色，注視着亞倫的臉膛，身軀劇烈地搖動，那支瘦長的右手幾乎觸及亞倫的胸膛。

「亞倫，亞倫，原恕我，我遲到了機場，以致你的影蹤都沒有迎接到。」

「爲什麼你一定要迎候到我纔算是够友情呢……」

「是的，不差，亞倫，這個話我中聽，最中聽！」

「你一定有緊要的事情纔上這兒來吧？」

「那，那不一定爲了緊要的事情纔來；不過，不過今天倒確乎是有點緊要的事情，這全是對於你的。哈哈！」他旋過頭，向瑪丁娜瞥了一眼，「薛爾芙娜，不，亞倫太太，我使你失望了，我上次虛

約了你」

瑪丁娜只搖着頭，卻並不回答；她的心中的急劇的思潮，並不因為摩斯的駕臨而致於放棄了。

「什麼一回事呀？亞倫，」摩斯憂鬱地問着亞倫，「你跟你的太太？」

亞倫的闊大的嘴巴睜着，動着，他想報告他以目前這位太太的真相，然而轉念一想，卻便立刻緘口了，他低沉了頭，只是翻起了眼仁在瞞視瑪丁娜。

「啞，亞倫，我暫且不能管別的，」摩斯不耐於期待他的答覆，他注意到了跑上這兒的真正任務，「我報告你，我是負着重大的使命來的。」

「使命？重大的使命？」亞倫立刻握住他的瘦得青筋飽綻的手腕

「一點也不差呀！亞倫，今天午餐的時候，市立的各公共機關，聯合請你們探險的勇士去赴宴，你一定去，我是邀請的代表，瞧！請帖便在我的身旁。」他從袋子裏摸出那張硬質的、粉紅色的請簡，雙手遞呈到亞倫的跟前。「瞧，瞧呀！亞倫！」

「我知道了！」亞倫遲緩地、低聲地說。

「去嗎？」

他搖了搖頭。

「不去？亞倫，你爲什麼不去？你難道不願意接受許多團體的熱忱的歡宴嗎？唉！你怎麼變得這樣的不近人情呀！」

「不，我心裏非常地難受，摩斯，你應該了解我。」

「一定得去，無論如何一定去，我不能讓別人笑我邀請不力，何況你是我的最知交的朋友呀！」

這個話摩斯是用充沛的高度的熱情說的，他的前軀俯偃下去，更俯偃下去，差不多在行着最虔誠的大禮。

突然，那擱在窗口前的桌上的電話機叫起了催人的「鈴鈴」之聲，摩斯緊張地抽着亞倫的衣袖。

「電話，這一定是市政廳打來的。」他急速地捲起窄狹的袖口，瞥了那支銀白色的手錶一眼，「快十二點了，一定是的。」

「……」

「亞倫，電話，你沒有聽見嗎？！噯！倒底你在攪些什麼心事？」隨即他斜睨了瑪丁娜一眼：——這壞女人！他吐了些微的痰粒子，一定她跟他鬧翻了吧？

「……」亞倫依然以沉默對待他的老友。

鈴聲又「叮鈴鈴」地響得較前忿怒了。

摩斯便自告奮勇地躍了過去，取下耳機，像爛膏藥似地緊貼到自己的左耳上。

「吓，是……是的是的……我……噯，不差……曉得了，馬上就來……呢呢，最多十分鐘……十分鐘！」這末了的三個字，他特別提得高，顯然他是有着雙關的用意：他要來電的人聽得明白，同時，也要亞倫跟瑪丁娜聽一個清楚。

「噯」的把耳機退還了原處，他顯得那末的活潑，彷彿輕了十年年紀，這是他從失戀以來所少有的劃破紀錄的一種興高采烈的情態，他跳到亞倫的跟前。

「亞倫，正是來邀請你的電話！」

於是他急急地戴上那頂擦在桌上的，灰塵磨集的禮帽，提起那根蒼老得剝蝕了綉漆的細

手杖用着蠻大的力氣，邊拖邊叫地：

「亞倫，走，走呀！」

亞倫身不由主地，消失了抗力似地隨着他跨出了自己的房門。突然又使勁地旋轉身來，向瑪丁娜點了點，意思是：

——一切我都明白了，我不會辜負你的善意。回來，我會請你饒恕我方纔粗率的冒失的！

目送這一對青年朋友遠颺了，瑪丁娜纔漸漸地活動起來，她嗚嗚咽咽地思索着，頭枕到了那個天鵝絨的枕頭上，半個身軀橫欹在床榻的邊沿，思潮如「音琴」般的開動起來。

——亞倫現在總已明白了我是瑪丁娜，可是，可是他卻明明認清了而並不表示他的對於我的原恕與熱愛，那……

她想到了另一條路子上去了。

——那，那一定是他鄙夷我的行爲，認爲我觸犯了國家的刑法，而幹出了非法的行動……  
唉，啣自己的一片苦心，爲了愛的苦心，卻並沒有被亞倫所諒解，這……

她並不埋怨亞倫，她覺得他即使有那樣的心腸，也不能算他是不合，因爲他是大英帝國的

公民，他應該遵守大英帝國的律令，她所沉痛地埋怨的只是自己。

——爲什麼我要那末地癡情呢？爲什麼？

她再三自詰，再三自譴。

——我現在懊悔無及了，我不聽爸爸的話，纔弄到這樣的一天，我只責怪自己太年青，太魯莽……我不應該再在這兒當太太，一種無限可羞的太太，而應該立刻拯救我自己。

她覺得既然亞倫已經明瞭她的底蘊，那她突然失蹤，是決不會至於對自己的良心有什麼不安的。

這樣的決定，是非常地迅速的，她的意志一經放下，便立即如實地執行了。

——再不能躊躇了，我得馬上執行，說不定亞倫是會很快地便轉回家中的，因爲我瞧出他的無限的憂鬱，他決不會如往常般地盡興終席的。

於是她卸下了那件爲姊姊所常披的銀色的坎肩，站起身，奔到了寫字桌旁，以抖瑟的筆尖，寫下了那張辭別的短簡。

瑩瑩的，漾着淚液的瞳仁中所反映的辭句，再三閱讀得並無舛訛，這纔摺疊成了一小方塊，

把牠壓在那隻藍色的墨水缸下。之後，她換上了那雙由自己家中所帶來的灰色的皮鞋，便「急蹬蹬」地奔下樓去。

「太太，往那兒去？」洛維媛正在拿起拖帚預備上樓去洗滌光蠟的地板，瞧着太太的臉色，如同大病初愈後的晦暗，呆了呆，便趕緊奔到瑪丁娜的跟前問。

「洛維媛，別管這，你太太自己也不知預備到那兒去。」

「怪，真怪，太太。」

「一點也不奇怪，洛維媛你別多詢問我，我請求你！」

「太太……」洛維媛的臉上一陣白，她早已料到這位太太的出走，多半——甚至十之八九——是爲了「東窗事發」的原由。

「……」

「太太！太太！」她追趕在瑪丁娜的背後，一直跟她離開了這所僻靜的寓宅，那根長尾巴的拖帚，兀自倒拖着沒有鬆手。

「太太，請你留下一個地址。」

「傻女人」瑪丁娜無情地轉過頭去說「回去吧家裏的事情你得照常料理」

「太太」

可是瑪丁娜卻頭也不回地迅步而消逝了。她茫茫地奔着她的前程，她的萬端的思潮洶湧了上來：

——回到慈父處呢？奔向隱居的僻地逃避這塵世呢？還是立刻出發到瑞士，去消磨自己的青春於碧水綠山之間呢？

爲了提防也許亞倫會追蹤到自己的老家，她捨棄了第一個意念。逃避人世，這不是一種積極的人生，她便割棄了這第二個意念。贖下這末了的一個，她覺得是最宜於實行的，不過當她想到這件自鑄的錯失應當有一個由衷的懺悔時，他便決意先到威斯敏斯寺去懺悔一下，纔可以使純潔的心，恢復她的過去的純潔。這樣，她便雇了一輛汽車，如風馳電掣般的馳去了。

——對於盲目的爸爸，我是太殘忍了，但是，他會原諒他的女兒的苦心的。不過總有一天，我會得仍然匍匐到爸爸的膝前去的！

在半晌裏，她只是盤旋着這個意念。

回頭我們注意一下那個紅癬疤的洛維媛吧。她悵悵無似地拖着拖帚進寓所裏洗滌的工作早已忘記到半霄雲外，一壁附着那頭失去了女主人倒豎着粗尾巴的哈利，一壁高聲地放寬了喉官咻叫道：

「佩荔！佩荔！露齒。」

僵僵前軀的煮飯婆子來不及脫下那套當爐的白色胸圍布，昏花了眼睛，奔馳到洛維媛的跟前，幾乎同她撞了個滿懷。」

「什，什麼囉？洛維媛，你駭得我幾乎把菜都煮生了。難道家裏發生了天大的禍事嗎？」

「太太走了，一面孔的難過，我怕……也許……」

「那末，我們的主人呢？你說呀，別氣急敗壞的。」

「他給摩斯先生拖去赴宴了。」

「等他回來，告訴也不遲呀！」

「不，不來不及，也許太太會……」她不知怎麼地竟會意測到她也許去挑選一條最可駭的路子走。

「天哪！我真是一點也不明白你的意思，纏了這麼多的時候。」

「你沒有明白你真是老胡塗！老佩荔。」

洛維媛便告訴她太太跟主人鬧別扭了，同時還告訴她大概太太一定經受不起主人的過分地刺激她，說不定她會走上一條可怕的，不能想像的道路。

「那，洛維媛，你應該馬上去找我們的主人。」這年老的女傭愁容鑲滿了眉梢，不住地皺動她的皺褶縱橫的額紋說。

「找他？」

「是的，你應該找他，不是去宴會的嗎？」

「不差，可是我不認那個地點，你知道，我是從鄉下出來的姑娘。」

「那你不會打一個電話嗎？」

「天哪！我知道那一個電話的號碼會恰巧打得不錯。」

「哎完啦！佩荔這老婆子絕望地叫了。」

「……」

吧！

兩對眼睛彼此絕望地互射着，她們爲慌張的氛圍所緊包了。

彼此頹然地坐下來，唯一的期望是她們的主人能够鬼使神差地促引他早一刻回來。

我們的注意力不能老停留在這兒的寓宅裏，讓我來瞧一瞧正在熱烈的歡宴席上的亞倫

## 一一一 在歡宴席上

肅穆的市議廳裏，充滿了熱熱的歡暢的氣氛，鋪着潔白的綢質布墊的大餐桌，長長地，整齊地橫列在廳屋的中央。淡紅色的高脚玻璃花瓶裏插着名貴的鮮花，銀質的，發着閃光的刀叉杯盤之類安置得那樣地有條不紊，顯出侍役們的熟練的手法。綠色的座墊彷彿新從洗衣作裏取出似的一塵不染，雅潔之至。

掛着各色各樣不同型的證章的人們正襟正坐地露出滿面的歡迎的神色。白色的餐布平鋪在他們的膝上，宴會是正在準備開始進行了。

滿藏了喜氣的，被邀請參加這個榮譽的宴會的探險隊員們都一起坐在準對那邀請者的行列的前面，微笑展露在他們的眉宇之間，因為這榮譽的宴請，對於他們是一種無上的光榮。然而這些被邀的英雄之中，青年的亞倫卻始終愁眉苦臉地坐着發歎，全然失去了在西藏時的那種活躍，高興的神態。他很想效學別人的自然的笑容，自然的活潑的態度，可是總於無效。他的身

驅雖然安置在這兒餐宴的席上，可是他的心，那顆不安的心，早飛躍到瑪丁娜的身上了。

——她怎麼了呢？爲什麼她顯露了真相之後，我卻報之以一個沉默呢？她會怪我嗎？會因我的木然的發傻，而誤解我的衷曲嗎？

「亞倫，什麼，你在發軟病嗎？」坐在一旁的那個胖塊子顧斯德（便是約亞倫往西藏探險的朋友）低聲地向亞倫說：

「不，」他眼也不朝他警視的回答。

「那幹嗎你想不盡心事的？」

「吓，朋友，你別管我。」

「停回兒你得做報告者的代表，你的口才可是刮刮叫的。」這胖子一點也不放鬆地說。

「啊！顧斯德，你原諒我，我今天不大好過，你幫幫我的忙，我不會忘記了感謝的。」亞倫現在注視了他的胖友的厚肉臉，他想他不應該這末的捉弄自己，——明明知道自己有難言的心事，卻偏生強人以難事，真不够朋友！

「原諒您？哈哈，有着演講天才的您，不去發展您的天才，真是……哈哈！」他又來了一個

「哈哈。」「這你不是辱沒了自己，而是叫我們來辱沒你了，不是嗎？年青的亞倫，我是你的老哥，你不會怪我吧？」

亞倫不再開口，只苦苦地瞧着他。

摩斯在遠處的座位上，望着亞倫的臉色，掀起了滿腹的狐疑：

——亞倫真沒有決斷，這樣的太太，他還不肯對於她一個不客氣……

他想走過去跟他談幾句，並且加上一點有力的意見，來打動他的心，可是爲了不願破壞了這兒的嚴肅的秩序，總於沒有使自己離開了那個很舒服的座位。

掛着襟花，態度安祥的那位宴會主席代表佛魯德先生慢慢地站起來了，他說明了這個宴會的主旨，是在略表各團體的一點歡迎的本旨，因爲探險員們冒了重大的危險，獲取了豐富的資料，對於將來的地理學上，將有無限的貢獻。現在爲了表示起碼的敬意起見，所以使用一點不足以饗貴賓的菜餚，略示敬愛的微衷而已！

這位佛魯德先生的聲調是非常宏亮的，每一個音波都不讓牠逸出於在席的人們的耳鼓之外。他說得那末老練，那末動聽，可以使我們見得他的這篇演說是至少預備了若干時日了。

末了他說：

「我們很想以先聽爲決，所以各位在座的英勇的探險員們發表珍貴的記錄牠之前要請各位先生報告一點探險的經過，以及珍奇的見聞。本席想……唔本席可以代表在座歡迎的各位，一定是會同意我的請求的！」

一陣鼓掌鼓聲在佛魯德先生的致辭之後爆發了。立刻，人們的目光，都報射到探險員的行列中來了。

作爲探險隊隊長的大胖子，一團和氣地笑開了嘴巴，他早已知道今天是逃不過這個難關的，於是他輕輕地抽了抽亞倫的衣角，意思是：你總究逃不過的。

大胖子顧斯德站了起來，含着笑，睜開了闊板大的牙齒。

「我們敬推亞倫先生爲代表。」

立刻，一陣震耳欲聾的鼓掌聲起來了。

「歡迎！」

「竭誠地歡迎。」

「歡迎亞倫先生的報告！」

亞倫恨恨地瞟了大胖子一眼，他再也不能逃避衆人的擁愛，於是便只得點點頭，恍恍惚惚地站了起來。

他的話聲是顯得低而暗的，辭句的組織也一點不加以選擇，本來有這樣好的探險資料是大可以盡量發揮，——那怕消去一二個的鐘點也不會嫌得太長。便是聽衆也決不會嫌得枯燥乏味，然而今天他卻無論如何做不到，他猶各一個勉強登臺的演說家，胡亂地消耗了一些時間，便算終了了她的任務。

「怎麼的呀？這位會說會講的亞倫」

「難道他變了？給西藏的冰凍凍壞了神經嗎？」

別人雖然在這末地疑惑着，可是摩斯卻非常清楚，這一定是亞倫遇到了重大的刺激了。當亞倫終了他的演辭，鞠着躬退回到原席上的時候，鼓掌聲又喧鬧了起來，他感得非常地慚愧，——他只覺得這是嘲笑的鼓聲，一種倒采的正確的表見而已！

他羞慚得什麼似的，同時，想到那位受盡冤屈的瑪丁娜現在將發生不知怎樣的一種行動

呢！他再也沒有那份能耐可以在這兒多坐一分鐘，倏地站起身，他向佛魯德先生低聲地說：

「對不起，主席，兄弟有負在座各位的盛意，要先行離席了！」

「爲什麼？爲什麼？亞倫先生。」佛魯德握住了他的手，熱忱地說。

……頓了頓，他總於撒了個謊，「因爲我的一位親戚約我在午後非去不可，而現在已是近三點鐘了。」

他取起了那頂黑色的禮帽，似乎有誰在追逐他似的，便急急地離席而走了。

「幹嗎？」

「真奇怪！」

「活潑的亞倫會變得這末煩悶的。」

人們三三兩兩的竊談着。

好事的摩斯卻說了句半吞半吐的話。

「還不是爲了女人！」

「女人？吓，你爲了失戀，便對無論那一個女人沒有好感了！」

「不，你們不會知道！」

讓人們不着痛癢的談着，讓別個探險同志，去繼續亞倫作詳細的報告吧。我們所深切注意的亞倫，此刻已經離開了市政廳，胡亂地跳上了沿街兜攬生意的汽車。

「先生，那兒去？」

「哦，你不知道？」

「你沒有說呀。」

唔，他立刻意識到自己的魯莽了。「凱洛個街八十六弄。」

他的心早已飛出了胸膛，他的手錶忽地擡上自己的眼簾。

——呀，我已經離了她三點鐘了。她依舊在那兒守着我回去嗎？

他深怪這汽車的速率太慢了，他恨不得立刻跳到瑪丁娜的身旁。想到過去在瑞士的交情，爲了薛爾芙娜的奪愛而致使她痛苦了好些時，現在，她爲了愛，不惜犧牲了她的名譽，充當亞倫太太，而自己卻報之以一個幽默，這應該嗎？這真是良心上的——一個極大的過失呀！非譴責不可！非懺悔於堅貞淑靜的瑪丁娜之前不可！本來，自己是預備一回來便跟薛爾芙娜離婚的，現在，既然

她已經葬身魚腹那末同瑪丁娜結合正是再配合沒有的了！

這些思潮，一直盤捷到達到了自己寓宅的街道之上。當他發見車輛已經超過了自家的犬門前十多碼時，他吼叫了起來。

「車夫，你發瘋嗎？醉了嗎？」

「噢！先生，你別跟我搗蛋呀！」車夫萬分惱恨地說。

「搗蛋？我跟你搗蛋，你自己開過了頭。」

「這你自己爲什麼不招呼，我幾時認識過你的公館的號數？」

亞倫給他這末一來，覺得理由是自己欠缺的，他不該因爲自己的胡塗（爲了深思過度的胡塗）而錯怪了別人。

他跳下車子，付了車資，便匆匆地奔到了自己的寓所。

「他纔是個醉鬼哪！」

車夫喃喃地罵着。

## 二二二 瑪丁娜的失蹤

懷着一大包惶急之情，亞倫出見在自家的客坐間裏了。陽光打着斜斜的角度，黃橙橙地照射到屋裏，然而亞倫的視覺上只感到昏沉的黯淡。洛維媛和佩荔彷彿兩座雕像，以默然的對坐，呆得幾乎走了知覺樣的。當她們發現主人以匆遽的姿態跨入屋裏來的時候，立刻全軀如同通過了一道電流似的，洛維媛從那支矮凳上直彈了起來。

「洛維媛，太太呢？在樓上嗎？她沒有下樓來嗎？她……」

「太太」她說這個字的時候，顯得特別的費力，音波發着顫抖。

「是的，你說呀！為什麼呆得這末的？佩荔，老佩荔，你說。」他轉問了那個僵僵的煮飯婆子說。

「我們正想打電話給你，主人，我的好主人，好主人。」

「難道太太已經走了？」亞倫的雙手亂搓着，這樣着急的表情，是為佩荔跟洛維媛所初次發見的。

「早走了！」洛維媛長長地吁了口氣息，由於這個回答的泄洩，她似乎釋了一付重壓的擔子。

「她上那兒去爲什麼你們都不阻止她？」

「可是太太要走，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洛維媛喃喃說。

「毀了……毀了……真罪過！」

他立刻衝向了大門口，正在想推出門去做盲目的追找時，突然一個念頭飛上了他的腦際，於是那條已經跨出去腳便縮了回來，取着勇武的爬山的姿式，他蹣跚着，直望那樓梯上奔跳了上去。

這一對純良的女傭露出極度驚訝的目光呆瞪着樓梯，動也不動的停止了她們的眼球的活動。

亞倫已經奔馳到那自己的臥房中，一切都沒有變動連自己方纔所坐過的那張沙發也沒有移動過絲毫的地位，然而這兒的情調卻顯得那末的淒清、慘澹、憂鬱，一切都沉落於悽涼的氛圍中，「物在人杳」，亞倫雖然具有鐵的意志的青年，可是這情景的呈顯，卻搥軟了他的心，他

幾乎要忍受不下去了。

——這是我的罪過，不可恕的罪過！

他高度地譴責着自己，他幾於「撲簌簌」地吊下了他的不經容易掉落的淚滴。

——她上那兒去呢？我非追回她不可！我不能對不起她，以及她的年老的湯墨士老先生！

他在這精潔的臥室內如同飛蠅似的急旋了好幾回，他搜索那床鋪、枕衣、抽斗……企圖發見她的片紙隻字，可是這些全都失望了，他頹然地倒下去，埋着頭，銳利的目光只幽幽地射住了那光潔無塵的樓板。前軀俯下去，頭顱幾乎磕到了膝蓋上。

——真的她悄悄地出走，不留一個地址給予我嗎？

忽然他的視線由地板上漸漸地移動到那張寫字桌上，那隻藍墨水的缸底下隱約地透露了一角白色的紙片，身軀便馬上直立起來，用劫奪似的手法，他迅速地抽了出來。

這是墨跡纔乾的一幅短簡，是方纔瑪丁娜所臨行時親筆繕就的。當亞倫展露於桌面上時，他的手指的運動是那末的劇烈。

我的亞倫：

恕我到今天還用這個稱謂。過去我的魯莽行為自知是錯誤了然而這都爲了您而致於因太癡情而謬誤了！我不願你爲了我的犯罪而痛苦，所以毅然地走了。我決不像一切的女人自尋短見，放心吧，亞倫。

如果你想到過去，那不久的過去，在瑞士的邂逅以後的短短的時期中的情誼，那你在空寂的時候不妨回想一下瑪丁娜，因爲她從那時起直到現在，依然以純潔的靈魂在看他的亞倫的。

行矣，亞倫！願你永遠健康、活躍，爲祖國珍重，爲您的前途珍重。

你的不幸的瑪丁娜手泐

這充斥着悲悽的情調的短簡，擊得亞倫的心片片地碎裂了。她沒有留下一個去處，到那兒去找到這位真情真義，以純潔的靈魂愛着自己的瑪丁娜呢？

如同檢拾，瓊寶似地，他珍重萬分地摺疊了那幅短簡，一直把牠藏納到襯衣的袋裏。

——無論如何，天涯海角，我非追回她不可！

他堅毅地放下了他的決心，正當他想退出房門的時候，那位瘦弱的摩斯忽地趕奔到他的

跟前，酒精已經灌得他七分泥醉了，兩圈紅紅的眼眶裏，浮動着那對醜醉的橙黃的眼仁，腮像瘋癱樣的左右蹶跛着，致使那瘦怯的軀幹東倒西歪地擺不穩牠的重心。

「亞倫，亞……亞倫，你幹嗎幹嗎逃席，你害得我沒有喝一個暢。」

「摩斯，你爲什麼要在這個時間內趕來呀？你應該終席纔是。」亞倫拉住了他的身子，提防他別倒栽了下去。

「亞倫，你難道不能忘情你的那位過分賢德的太太嗎……」說到這裏，這醉漢的紅消消的眼睛裏，忽然意識到薛爾芙娜的影蹤消失了，於是他着急地問：

「亞倫，太太呢？薛爾芙娜呢？難道你爲了她去幽會安特生而煩惱嗎？而苦悶嗎？而發傻地戀想毀滅自己嗎？呵呵朋友！一切你全勇敢，可是對於女人，哈哈！你跟我同病相憐！不是嗎？亞倫，你啞了嗎？你難道瘋了嗎？你是國家的有用的人才哪！一個頂刮刮的運動員，一個大有殊勳的探險人才，你要是爲了女人而毀了你自己，那你瞧着女人的價值大過世界了。忘了她，亞倫。理知點，我已經在失戀的苦悶的泥淖中自拔了，你也應該自拔自救，人生是偉大的，能够爲了一個女人的事情而毀了自己嗎？」

摩斯「咕哩咕吧」地不住的嚙嚙着，如同開了閘的水流，滔滔不絕地流注下來，這些話語是一點也沒有組織的，說了第二句時他第模糊了第一句，直到這些話語吐完的時候，他便有點莫明其妙於自己到底貢獻了些什麼重要的意見，給他的好友。

亞倫靜聆着他的傾瀉而下的無頭無尾的話語，屏息靜氣地只「唔唔——嗯嗯」的噤咕着，當他發見摩斯的話頭已經告竭了的時候，於是他緊緊地握了握摩斯的手掌，另一支手拍拍他的肩胛，銳利的目光箭似地射住了對方的臉門。

「摩斯，一切全成了廢話，你還沒有知道。」

「廢話？我說了大半天的廢話，真是，亞倫，難道我倒醉了嗎？」

「不，摩斯，我告訴你。」他鄭重地，幾於一字一頓地說：「你全盤攪錯了，你以為我的太太是薛爾芙娜嗎？」

「啊！難道不是她？」

「一點也不錯，摩斯，她是瑪丁娜。」

「瑪丁娜？」摩斯「歇斯的里」地尖叫了起來，「她不是淹沒在不列顛尼的海濱？」

「不，那是薛爾芙娜，我的可憎的女人。」

「啊！這位半醉的朋友，那作祟將他醺醺然的魔鬼全然嚇退了！那現在她到那兒去了？」

亞倫……」

「她走了，爲了我的誤會，那太愚蠢的誤會，逼得她走了！」

「噫，……這，……亞倫……」他說不出什麼話，只是頓腳地說。

「我非找回她不可，摩斯，瑪丁娜是可愛的，是嫻靜的，是淑慧的，我，我不讓她離了我，而且我不能讓我的盲目的岳父，增加不可想像的苦痛！」

「那你能到那兒去找她呢？」

「踏遍天下，我也要找到我的瑪丁娜。」

「這，……」摩斯搖着頭。

「再會，朋友！」

「哇，慢，」摩斯搶過去，拉住他的袖管，「每日新聞的主編要你發表一篇探險的心得，亞倫，你不能攔下去，人家等着要去排印呢。」

「不，除非我找到了瑪丁娜。」

亞倫用力地將袖管灑脫，摩斯因為精力的燃燒得過於疲憊，險些兒倒栽了個筋斗。他一直退到那條沙發凳上，張大了失神的眼仁，如同兩顆龍眼。

「亞倫，亞倫！」

然而亞倫卻早已飛奔下樓去了。

當這位酒醉了的瘦弱朋友，從沙發旁掙扎起立的時候，他好容易找着了那支丟在桌角邊的禮履，搖搖幌幌地急奔着，想追下樓梯的時候，一個發沙的喉音從下面響了上來，單憑這叫聲便可以判別得出一個年邁的老人家，他一壁叫喊着，一壁帶着嘶啞的音波。

「瑪丁娜，吓，不，亞倫，薛爾芙娜！」他的身軀漸漸地現出在門口了，當門帘撩起來時，便有一個乾瘦的大腦瓜伸進來，禿頂標，稀疏的七零八落的頭髮，他是湯墨士先生，瞎了雙眼的老人家，他的背後由一個留着短髭的人扶持着，那無疑的，是湯墨士家裏的帳席先生了。

摩斯尷尬地退立在靠近門旁的地方，無論如何他不能相信這位老丈是存在於他的記憶之中的，因此，便木立着不稍動彈地瞧着對方的行動。

「對不起，先生，」那位帳席先生開口了，他是替代着湯墨士先生而發言的。「足下便是摩斯嗎？據樓下的女傭說，這兒還留着您。」

「是的！」

「唔，摩斯先生，」湯墨士苦痛地發言了，「我來得太不巧了，正好亞倫離開這兒的寓宅。我想請問你，亞倫上那兒去了？還有我的女兒？」他不便說瑪丁娜，但也不能說薛爾芙娜，於是便採取了這個雙關的稱謂，好在薛爾芙娜跟瑪丁娜都是他的女兒。

摩斯聽着這，便立刻意識到這位魁梧而頹唐相的老丈，定然是亞倫的岳父了，便恭敬之至地行了個尊敬的禮，（並不因為對方的盲目，而忽略了這個儀節。）

「老先生，天知道他們上那兒去，不過，您放心，他們遲早會回到您的膝前的。」

「會嗎？……」

「上帝可以保證我的說話。」

湯墨士盲目地擊打着他的藉以代目的粗手杖，在這陌生的，破天荒首次到達的房間內踱了一個來回，纔呼喚着他的帳席先生。

「走吧，威遜，我不願意多登在這沒有了我的女兒的屋子裏，」他歎歎得差點兒滾下了床，默默地，頭顱低沉沉地，骨碌着失明的眼珠，這眼珠是顯得可憐而又可怕的。

「這是上帝所派定的嗎？」他嗚咽了。

本來，湯墨士老先生爲了瑪丁娜好幾天沒有回家很想跑上這兒來瞧瞧她的，忽然，在半點鐘之前他接到了女兒的電話，他知道她已出了大大的岔子，便立刻夾着帳席先生驅車上這兒來，滿以爲亞倫一定尙在這兒的，可是，事實上他因爲遲到了幾分鐘而錯過了跟女婿的會面機會了。

「唔，回去吧，別憂急，東翁，」那位叫做威遜的，缺少表情的帳席先生說。「慢慢兒你的小姐一定會回來的！」

「回來？！她的……沒有了，而她，又……！」

摩斯說不出話，不能走，又不能停下來，只焦燥地乾着急。

終於，這位盲目的，悲愴的老人家回下樓去了，臨走的時候，他誠懇地說：

「摩斯先生，請你一有消息，便通知我，我是不會忘掉感激你的。」

「是，老伯。」

摩斯立刻便隨在他們的背後而下去了。

## 三三 追尋瑪丁娜

亞倫茫茫地已經離了他的寓所，身軀覺得特別地滯重的，有似挾帶了無限的重載，步履是顯得那末的艱難。車水馬龍的街道上充滿了鬧攘的行人，潮樣的，流過來又湧過去，然而亞倫卻似乎孤零零流浪在荒島上，他瞧不見一個人，你如同置身在茫茫的曠野，他所要找尋的人曾經爲了他而犧牲了名譽的瑪丁娜。流湧着的人雖然是這末地多，可是這裏卻找不出瑪丁娜的一絲影蹤。

時間是不過下午的三點過後，然而輝燦的電炬已經在各個店家發出強烈的光芒，亞倫在熱鬧的街衢上穿梭地行進，那流線型的漆得晶亮的汽車在引惑着他，兜攬生意的汽車夫在詢問着亞倫願意不願意作成他的生意，然而亞倫卻拒絕了，他的追尋多少是盲目的，坐着汽車，那將益發難於找尋他的失蹤的愛人了。

——瑪丁娜一定不會停留在這鬧市中的！

他認為這個意識是一點也不會錯誤的，於是決計離開這熱鬧的市中心區，而向着郊外急速地前進。

漸漸地喧囂的市區被丟在他的背後，這可愛的鬧市，本來一向爲他所愛好，所熱戀，然而今天卻使他發生了仇恨，——他恨一切的雄偉的建築，一切的無暇拓展開去的街肆，因爲牠們遮斷了他的視線，致使他難於找尋瑪丁娜的芳蹤。

——她不會已經離開倫敦嗎？她也許會看破一切去當女修道士嗎？要是自己找不到她的蹤跡那將怎麼辦呢？

這些思潮忽起忽落地縈迴於他的腦門中，爲了她而犧牲自己的一生的前程呢？還是……這樣的一種衝突的思慮尖銳地對立起來，他決定不下：——爲了愛，爲了前程，究竟應該怎樣纔是妥當的辦法。

——唉！要是她早幾分鐘顯示她的真相，那不是再好沒有嗎？而她偏偏在摩斯到來的時間裏，以致自己錯過了表明心跡的那個機會。唉！這不是命定的嗎？要不是命定，怎會安排得這末巧呢？

一旁這末思索着，一旁他信步所之地只顧奔馳着他的行程，他的目光，不時炯炯地注視着四圍，地於林蔭，他是特別地予以注意，因為他知道瑪丁娜的個性，她愛靜，她最喜歡在這樣的處所裏慢步，因為在瑞士的魯塞納，她時常是約着他去散步的。一想到瑞士，魯塞納，白山，薛爾芙娜，他便越覺苦痛起來，——這全是薛爾芙娜的罪過！

他的注意力漸漸地又搬到了來往的車輛上，他意識到瑪丁娜既然決心出走那決不至於會閑散地用漫步的姿式行動的，可是在每一輛車中的高貴的婦女們中，他始終見不出瑪丁娜的相貌，或者相同於瑪丁娜的那副俏麗的顏臉。

——她會到瑞士去嗎？今上賽甫克太太那兒去嗎？

這樣的預測飛上心尖，他便認為可能性是非常充分的。

——一定，不會差，我何苦要在倫敦的市郊發這樣的傻勁呢？

他的脚步漸漸地滯鈍了起來，雖然他已經接近那座宏偉的威斯敏斯寺，可是他卻不預備前進了。

——上瑞士去吧，今天還有車子呢！

他目光泛射着，正當停步後退的時光，那一道瘦長的黑影突然出現於那個寺前的石階上。亞倫用銳利的目光注射過去，他幾乎驚喜得雀躍三百的，因為憑他的那雙炯炯的目光，早已辨認了這輕盈地步下蒼階來的人是誰了。

奔馳，突躍，帶着瘋狂樣的神色，他已逼近這人影的跟前了，因為驚喜的情緒太亢奮了的緣故，因此滿腹的所要傾吐的衷曲，倒一時無從措施了。

「瑪丁娜，親愛的瑪丁娜！他吻上了她的手背。恕我，恕我，你必得恕宥我！然後他站在蒼階的下面微仰着頭，像面對着慈祥的聖母，努力注意着瑪丁娜的臉部的變化。

瑪丁娜驚訝地警視這位跟蹤而來的青年的臉孔，滿面沉鬱，一言也不發的；她的原本充滿了十足的憂悶苦痛的心，微微寬鬆了。由於亞倫的熱忱的求恕，於是她的黑暗的生之前途中，透出了一線曦光。

她把那長垂及地的黑色的腰裙輕輕地移過一點，身子略略地偏轉過去，讓自己的側臉，正對着亞倫。

「瑪丁娜，我的親愛的，方纔是我的過失，我不應該發見了您的真相而報你以沉默。瞧慈善

的上帝的臉，你寬宥我！」他重復吻上了瑪丁娜的手腕，覺到她並沒有絲毫的抗拒，於是知道她的斷然的行動，決不會是無可挽救的。他便深深地一而再再而三的吻個不住。

「瑪丁娜，您難道不能寬恕一個犯過失的人嗎？……」他的頭斜過去，使她的臉頰完全展開於自己的目前，這樣的祈禱似的一種姿態的展開，瑪丁娜全然爲他所激動了。

——究竟這不能說是她全盤的過失。

她寬恕了他。

「亞倫，當然我不會見怪你。」她無限悵鬱地說：「可是我是個犯了刑章的人了，讓我用懺悔來洗滌我的罪過吧！您容我走我的懺悔的路吧！」

「哇，不，不，」亞倫突然緊張起來，「瑪丁娜，你不能算是犯了刑法，相反的是你的罪惡的姊姊。」

「姊姊，你錯了，她跟你是合理地結婚的，而我，我卻是冒犯了刑章而犯下了罪過的人。」

「說，你不妨這末說，瑪丁娜，親愛的，刑章有的時候只是一種無謂的具文，就譬如薛爾芙娜，她實在倒是犯了國家的刑章，他奪了她的妹妹的愛情，她欺騙了我，欺騙了證婚的牧師，更欺騙

了大衆，所以，犯罪的實在是你的姊姊而不是你。」

「那末，亞倫，你會不宣布我是瑪丁娜嗎？」

「親愛的，我想我們是應該憑實宣布，再重新舉行神聖的結合的。」

「你的確是愛着不幸的瑪丁娜嗎？」

「不是這，爲什麼我要茫無所之地向天涯海角去找尋我的瑪丁娜呢？親愛的，我們回去吧！」

「不，」瑪丁娜很覺得有點進退兩難的，她既然決心跑了，怎麼又能轉回去呢？」

「爲什麼不瑪丁娜，我跟你神聖的愛，永遠爲神聖的愛所交澆着的；答應我，瑪丁娜！」他的腿膀漸漸地彎下一支去，最懇切的表情露在他的臉上。

「……」

「答應我，瑪丁娜！」

「……」

「你允許了。你不再怪你的亞倫了！」

「……」

他瞧着瑪丁娜已經完全失去了抗拒的意志，於是他的茸茸的頭顱仰上去，仰上去，像擁抱起一尊天使似的，無限熱忱在心頭流盪，他的嘴唇貼上了她的櫻唇。一股沸熱沸熱的情慾，立刻彼此融融地燃燒起來了。

瑪丁娜全然饒恕了亞倫方纔在臥房裏的那種不熱不冷的表示，她知道亞倫的確沒有忘記他們的過去的情愛。陰鬱從他的臉部飛走了，一縷微笑棲上她的笑渦。

「瑪丁娜，回去，我們雇一輛車子。」

「……」

「告訴你的亞倫，說呀！」

「……」

他毅然地不願意開口，亞倫知道她的內心的用意，便在附近雇了一輛汽車，洋溢着滿充滿的喜氣，便駛向市區中去了。

在平穩的汽車中，瑪丁娜感到早上由汽車中回家的一幕了，雖然還沒有隔得一天，然而他

們卻演了一場風雲陡變的戲文了，總算她的苦衷獲得了亞倫的諒解，她笑了，斜斜地倚在亞倫的懷中。汽車的行進，迅速得騰雲駕霧似地彷彿把這一對青年男女，直送上融融的天國樂園之中。

「瑪丁娜，我的……」亞倫摟住她的項頸，蜜蜜地吻了一下。

「亞倫！」她親親地回答說。

「明天，我們上瑞士。」

「上瑞士？」她驚訝地瞧着亞倫。

「是呀！我們應該有一次旅行，蜜月的旅行！瑪丁娜，這旅行是不可少的。」  
她讓她的點頭替代了回答。

「順便我們還可以去拜訪賽甫克太太。」

「啞，」瑪丁娜驚醒似地說，「到今天，她老人家還以為我是薛爾芙娜呢。」

「那你一定害得她傷心到現在！」

「是的，我立刻便要打一個電報給她。」

「這是必須的，瑪丁娜！」

亞倫比了跟薛爾芙娜新婚時更親暱地摟着他的心愛的瑪丁娜，他希望這汽車的速度不妨遲緩一點，這樣，可以讓他在這踟躕的小天地中，多多地依偎着瑪丁娜的可愛的嬌軀。

汽車不久已經駛進熱鬧的市中心區了，他們決定先回到湯墨士老先生的莊宅，去慰安這位老人家的心。

## 二四 蜜月旅行

湯墨士先生俯着頭，兩脚老游移在房間內的地板上，摸到東又摸到西，滿腹的苦痛，找不到一個發洩的對象。衝起雪茄，噴了幾口濃濃的煙霧，隨又丟過一旁。

這兒是他的臥室，雅潔的陳設，不減過去的模樣，雖然他瞎得明暗不辨，然而那個年輕的伶俐的女僕卻並不因為主人家的失明而偷懶了她的工作。

玻璃窗上纖屑的塵埃都沒有半絲的遺留，蠟光的地板上顯得明淨整潔，如同方纔拖抹過的一般。

電炬從那盞橙綠色的燈泡裏透出一點也不刺人眼睛的光芒。

晚風從窗檻外踏進來，使得湯墨士先生自然地感覺到夜是早已又光臨到這世界上來了。時鐘正指着六鐘十八分，「的塔」聲在幽微地響着不變的單調的聲響。

靜，真是一個靜得道院似的房間哪！過去，這兒已經，是孤寂的了，然而現在更增添了孤寂的

氛圍。

從亞倫家中回來後，湯墨士老先生，一經坐在這兒的房間內，帳席先生，女傭們的安慰，他都嫌得勞叨，一點也不能減卻心頭的哀慟。他吩咐他們還是以離開房間爲妙，因爲這樣反而可以差使他安靜一點，理知一點。

——瑪丁娜是永遠不會回到這兒來的了，唉！這究竟是誰的過錯呢？他的心中只汎騰着這兩個問題。

漸漸地他摸索到他的閨靜的，瑪丁娜的房間裏去了，路經是熟悉得本來可以閉目而行，所以他一點也沒有碰撞到什麼阻礙。他的目的是到她的房間內去搜索她在過去所攝的相片，——那是瑪丁娜在沒有庖代亞倫太太之前所攝就的，她曾經告訴過父親，而且告訴這幀相片裏藏納在自己的衣櫃的抽斗中的。

——讓牠作爲留給我的一個紀念吧。她說這相片是夾在那本「伊爾文」的著作中的。

——唉！究竟是瞎了，不濟事。

並不因爲難於搜險而妥了他的勇氣，他依舊在翻箱倒篋地摸索，搜檢。於是他把牠檢到了

自己的手中來了。

湯墨士老先生靜靜地擎着這相片，雖然不能夠在這幀相片上獲得一點點的視覺上的印象，然而憑着過去的經驗，他知道這相片裏的瑪丁娜是現身在一叢的野百合花的中間，以微笑的眼，遠矚着晴空的宇宙，百合花朵點綴在她的身軀的四圍，益顯得她天真，年輕，伶俐，嫺淑。這時候，她曾經向她的慈父說明自己將來的志趣：她願意做個賢德的主婦，她願意遊覽名勝，廣收各地的見聞，來充實她的生活，她期望她的幼穉的記錄，能夠對祖大衆有一點用處。這些言語有如昨天所說的一般，然而天真的瑪丁娜現在卻成爲嘗盡人世間苦味的不幸者了。她難道會爲了這個癡情而鑄就的錯，而就看破了這個世界，丟棄了她年老盲的慈父，逃出這個濁世嗎？

他想得幾乎達於暈厥的地步，惟一的期望是：她不會如他所想像的那末走到了消極的路上，亞倫是愛着她的，他決不會爲了她的犯罪而熄滅他的對她的愛火。

捧着那張靠背椅的坐墊，他坐下去，慈愛萬分地吻着那張相片，圓大的失明的眼珠，老是停留在這略微退光的相片的面上，由於孤寂的過分傷了這位老年人的心，他因爲疼愛瑪丁娜的達於過分的境域，便不覺對於另一個已死的女兒加深了他的憎惡。

——都是她，她把痛苦留給了瑪丁娜！

這樣地在寂寞裏所滋生出來的苦思痛想他足足持續了一個長長的時間時不時在心裏掀起了「也許瑪丁娜會回來吧」的希望的心理。

終於他沒有落空了這個希望，那急速的「鞦韆」的足音現在正打從扶梯之下直送到樓面上來了。他陡然地懷起了那張相片，尖起了耳朵，以凝神靜聽的態度在猜想這上樓來的人——她回來了嗎？我的孩子，親愛的孩子。

他捫索到這臥室由門口，探着頭，那支闊大的右耳直衝向着門外。

「我的善心的主人，來了，他們回來了。」這是雅莉的聲音，一聽而知這語聲之中是滿充了無限的喜悅，要是湯墨士老先生的兩眼還健在的話，準可以透徹到她的所包藏的滿懷的喜悅。「誰來了誰啊？」他的回話早已夾着發抖的音波了，他的心劇烈地跳着，與其說他是歡喜還不如說他是由於大大地震驚於這個喜歡而纔如此的。

「是亞倫先生跟太太回來了。」

「啊，他們？真的他們？唔，唔，感謝上帝，你把我更生了，你叫瑪丁娜復活了！」於是他虔誠地

指在胸跟前劃了個十字。

便在這個時候，亞倫跟瑪丁娜已經打着雀躍的步子，躍至二樓上來了，他們的手臂相互挽住着，這情景，當他們在魯塞納初交的時候，是曾經這樣不止一回地挽行着的。瑪丁娜的臉上罩起一層薄薄的桃色的紅暈，因為毅然地出走，而又不忍拂了亞倫的厚愛而回來，總覺得不免略微有點羞澀澀的。

現在她衝到了湯墨士先生的懷前，她撲開了雙手，把她的慈父擁抱住了，她知道他聽到自己出亡的消息時，一定難受得如同萬箭鑽心，她不能不盡力地安慰他，使荏弱的老年人的心，又溫煦起來。

「爸爸親愛的你的女兒回來了。」

「瑪丁娜，我的瑪丁娜！湯墨士一壁捫他女兒的髮曲的金髮，一壁吻着她的前額，一種親子的熱情，使得亞倫感激得幾乎吊下熱淚來了。」

——要是她不給自己追趕回來，那末這位年老的岳父，將傷心到如何的地步呢？  
他默默地自語着。

「是的，爸爸！我知道，我這回又做得魯莽了。」

湯墨士老先生的面容上完全洋溢了笑意。方纔的愁鬱全然隱走了，彷彿那是前一個世紀裏的事情了。

亞倫走前去跟湯墨士先生打了個招呼，瞧這盲目的老人家如此地熱愛着他的女兒，便想——要是他不遭受失明的慘遇，那末，他將更會高興一點，因為他可以瞧見瑪丁娜跟自己的重新結合後的一種由衷所發的愉悅之色。

「亞倫，你不預備離開倫敦嗎？」

亞倫還沒有回答，可是瑪丁娜卻搶着說了。

「爸爸，亞倫說還要繼續他的探險事業，他願意在下次出發的時候到南極洲去。」

「很好，我贊成！一個男子應該有他的神聖的事業，像安特生那樣的青年，那只是一輩子落而已！」

瑪丁娜跟亞倫立刻彼此睨了一

——難道他老人家也分毫猜測，爾芙娜跟安特生的曖昧勾當嗎？

他們的心中，不期然地發生了這疑問，然而他們不願追問湯墨士先生，因為薛爾士完了，再提起她的生前的污點，是一種殘酷的行爲。

「是的，爸爸。」瑪丁娜結果回答了這簡單的一句，隨即地改變了話頭，「爸爸，我們不久將作第二次的瑞士之遊，這是亞倫的意思，同時也是我的意思，因為……」她躊躇了一下，終於說：「我們該有一回蜜月的旅行。」

「好呀！這再好沒有呀！我也覺得你們不應該少了這一次的旅行。」

「可是，爸爸，你得同去，一同到瑞士，姨母會熱烈地歡迎我們的，她如果知道我跟亞倫成爲夫婦的話，那她將歡喜到怎樣的地步呢！」

「是的，孩子，可是我不能去，我預祝你們這兒旅行的愉快。」

「爲什麼你不願意去呢？爸爸！」

「吓，我太不便，而且風景對於我是完全失卻力量了！」他淒咽地說，他感覺到明媚的風光是再沒有他欣賞的分見了。

他們談了好多時的話，他們的晚膳進得很遲，直到晚上九點過後纔填飽了他們的枱腹。亞倫跟瑪丁娜回去的時候，已經過十一點光景了。這是最甜蜜的一晚，較之任何的新婚夫婦們更甜蜜的一晚——因為他們是經過了一場險惡的風波而重復結合起來的一對賢伉儷。洛維媛和佩荔老婆子已經知道一點兒主人跟太太的事變的輪廓，這是喜歡管閒事的摩斯所告知她們的。

「老佩荔，到今天我纔知道我們的太太是……唔，是那位沒有出嫁的瑪丁娜小姐呢！」洛維媛想到那天瑪丁娜跟安特生絕交的景況，她豁然了，「怪不得那天她那末冷淡地對付着安特生。」

「她跟安特生斷絕是對的，老佩荔輕輕地說：「這樣的男子，只有以前的太太會喜歡他。」

「不是嗎？便是我也不願意愛上這樣的一個流氓。」

「唔，」老佩荔的稀落的牙齒裏迸出這個首肯的回答。

明天的午後，亞倫跟瑪丁娜乘車赴站的時候，他們在汽車裏緊緊地彼此……

他們折入……鬧的市街上去的時候，他們遭受了……

87  
406073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世界影劇名片說部叢刊

姊妹花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運費



主編 譯述 發行 總經  
北電 吉雷 慧空 協  
書 書 書 印  
國 印 風

用 良 斐

書 店 書 店

地點 上海五馬路四上麟四七弄六號  
電話 九三二八八號

